

彭家煌 著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Xian Dai Ming Jia Jing Dian

现代名家经典

（第四辑）

赠　品　　叶圣陶 著
吹箫人　　冯　至 著
画梦录　　何其芳 著
都市的忧郁　　艾　芜 著
上海的狐步舞　　穆时英 著
童年的悲哀　　鲁　彦 著
节　妇　　彭家煌 著
凤凰涅槃　　郭沫若 著

名誉主编：

冰　心　　萧　乾

主　　编：

傅光明





彭家煌著



名誉主编：冰　心　萧　乾
主　　编：傅光明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第四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4印张 1,300,000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405—1645—3/I·185
定价(全八册):76.80元

编　者　的　话

《现代名家经典》已是第四辑了。

第一、二、三辑出版以来，无论其编选内容，还是其印刷、装帧质量，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得到了一些入选而又健在的文学前辈的嘉许，以及一些入选作家家属的称道。这令我们甚感欣慰，也给了我们继续选编的勇气。

依照前例，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是指 1919—1949 年之间。本辑选取的郭沫若、叶圣陶、冯至、何其芳、鲁彦、艾芜、穆时英、彭家煌等八位作家，有的是五四文学的大家、骁将，有的是五四文学培育出来的卓有建树的著名作家。最末两位作家对一些读者而言可能稍觉陌生，但当年他们作品的影响颇大，由于各种原因后来才被人们淡漠。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史家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他们的创作成就，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得到

了应有的重视。应该说，这是历史老人的公正。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八个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 18 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经典”，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我们所选的现代名家的作品，是人们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目　录



小　说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前　言



现代文学史上，常常有一些成就卓著的作家，由于各种原因，被命运捉弄，不能在当时得到公正的评价。非得过了几十年，因某种历史的契机得以重见天日，享受早该享受的赞誉。沈从文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沈从文的老乡，早就被他称之为“有成就的小说家”的彭家煌，也是类似的命运。

彭家煌，1898 年出身于湖南湘阴。其舅杨昌济先生，是近代湖南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1919 年彭家煌从湖南一师毕业后，经杨昌济先生引荐，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补习学校任职，并拟赴法勤工俭学。因杨昌济先生不久

后病逝，彭家煌去国留学未果。1924年考入上海中华书局工作，一年后转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6年开始发表小说。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怂恿》、《茶杯里的风波》、《平淡的事》、《在潮神庙》、《喜讯》、《出路》和中篇小说《皮克的情书》。1931年，彭家煌加入左联。不久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两个多月后虽经营救出狱，但从此病魔缠身，两年后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彭家煌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小说家。他最初的小说创作，主要源于鲁迅先生的影响。他的短篇小说《怂恿》、《活鬼》、《美的戏剧》等都是乡土小说的优秀作品。茅盾早在1935年就高度评价了彭家煌的农村题材作品，称他“用了更繁杂的人物和动作把农村生活的另一面给我们看”，“彭家煌的独特的作风在《怂恿》里就已经很圆熟”。

的确，彭家煌描写湘北洞庭湖滨农民生活的作品，不仅在当时的文坛已属上乘，即使放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现今来看，也应称成功之作。对此，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概括得很清楚：“他的乡土小说，比许杰的要活泼风趣，比许钦文的要深刻成熟。尽管他的乡土作品不算很多，在乡土作品中，他却是一个佼佼者”。

彭家煌最叫人称道的是他既能写乡土气息浓郁的农村小说，也擅长描写反映市民和知识分子生活的都市小说。他的作品富于喜剧色彩，但喜剧的背后，又潜隐着他对不合理社会的否定和对人生丑恶的嘲弄。他是一个极真诚的人，他那颗真诚的心始终迫使他正视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龌龊。但他又异常宽厚，他总喜欢在一个制高点笑着俯

瞰、审视众生。故他的乡土小说，诙谐中蕴藏悲悯，他的市民小说，冷静中流露同情，他的知识分子小说，则嘲讽中寓含反思。三十年代的小说家中，题材领域如此宽广，小说技法如此圆熟的，恐怕不多矣。

彭家煌的小说非常好读，无论是人物性格的刻画，情节的演进、抑或作品的语言运用，都甚少某些现代作家的流弊而显得丰富多彩，十分地道。

总之，彭家煌被遗忘了几十年，现在重新被专家和广大读者所肯定和喜爱。相信读者读完他的这部分作品，会有自己独到的评判。

风　头

冬至的晚上，已经九点多钟了，海三爹办完公回来，坐在客堂里的火炉边的围椅上，炉边仅有几个孙男恋恋的不曾睡，他觉得很无聊，就将酒壶灌了一大壶酒煨着，预备慢慢的喝着来熬夜。本来他老人家一年难得办一两回公，偶然办一回公也不觉着累，这里的所谓公就是家庙里开祭，开祭有酒喝，可惜一年只一回，难过瘾，所以回家还得喝，那末除了家庙开祭以外他便没有旁的公可办吗？那也不见得的，如果科举不废的话，虽则当年第一次秀才落了第，他老人家是能够二次三次考下去，尽有赶考的工作干的，如今革命党已把清朝革成了民国，那就不好怪他

没有什么可干的，况且不干什么也尽有的吃，有的喝，儿子都大了，很孝敬长辈，孙子也成了群，虽则进的是洋学堂，不见得有出息，然而在他这年纪也该抹抹糊糊享一点清福的，眼睛一霎就快六十啦!

这时，酒已热了，他提壶筛了一杯刚要凑近嘴，忽又拿开了，因为对着渺小而会顽的孩子们，蓦地引起他家庙里的一杯感融来。这是他幼年时的事，蕴蓄在心中多年了，童年的光辉在他的眼前一闪灼，不期察出自己是怎样的伟大了，而这伟大平常已没有谁有工夫来仰慕，来追索，所以他想自动的就将这伟大在孩子们前面糟蹋了也罢：

"当年我像你们这般年纪的时候，咳——"说糟蹋也不能随便糟蹋的，他说着，眼睛老气横秋的向孩子们一扫，先看他们的态度怎么样，其实孩子们是不会不玉成公公的志愿的，也用不着毕恭毕敬的做得那末规矩，有酒喝的公公就不会放了酒杯挡过他们的，如今既是一个个低头静寂的坐着，好像专诚听讲的样子，这公公就很畅快的说下去：

"《四书》啊，《诗经》啊，《礼记》啊，《左传》啊，我统统读完了，连《易经》也读了一大半，哼，你们才读到国文第几册啊？说啊——"他老人家傲然的瞧着孩子们，等到酒杯在嘴边"鸡"的响了一下之后，还听不见一个孩子的回答，也就不忍过于逼得他们面红耳赤的，连忙把话又接上："文章是一动笔就两三百字，行行打夹圈，除了正批之外还篇篇打顶批，那像你们这样'的''呀''吗'凑不上两三行呵！——至于字，莫说你们的这些鬼

画符，就是你们的先生，唉，我记得我那时临的是赵孟频的帖，每回一题笔，你们的伯公公总站后面看，看完了就对这个对那个说：‘你说乡下团转左右的字啦，怕没有一个赶得上我们海三的，天分真高，还只十一二岁咧——咳咳咳！’”

他老人家说到这里就又呷了一口酒，放了杯子腾出手来摸胡子，这胡子好似一座苍郁的松林，松林中仅有一条路，他的思想不往松林外面跑，只会往里面钻，钻到尽头又弹回来，把那道地的货色给全体搬出来：

“书读得连环倒背这不算，我还大大的出过风头咧！在你们这般年轻的时候就有那末大的名誉，这是你们做梦都做不到的，唉——咳——本来，你们老公公在世的时候，家教也实在严，那像而今我对你们这样放纵的，书背不出就不准吃饭，不准睡觉，这样的严法，你们想想看，本事练不练得好？”他老人家干了酒之后，就又筛了一杯，接着说：

“我记得也是今天吧，不，是冬至的前一天，老公公是大祠堂的总管，祠堂开祭，他老人家得早一天去，那时候，他教我们的书，我们一知道他有事去，就谁都不肯进书房，尤其是我，像野鸟一样制不住，老娘姐动了气就打了我一顿，这可伤了老公公的心啦，他愤愤的对老娘姐说‘一点小事就打他干什么呢？’老公公是很同情我的，他随即又安慰我：‘海三，就不去上学了吧，今天，同我到大祠堂去，今年大祠堂里的祭文还不知道有没有人读呢？’末后他就关照老娘姐，‘海三的妈，赶快替他换了衣服吧！’这时候，我很骄的，我偏装假不肯去，其实那年家

庙的祭文就是我读的，谁都知道，童子声音极多高，极多清秀啊，又能持久，当然读得比大人好听得多啊！当时吃祭酒的就没一个不称赞，什么东西都先拿给我吃，所以到大祠堂去，我是顶高兴的，咳，咳，咳！——到了大祠堂，那时族人都爱逗我玩，在公房里，老公公同族长谈话，谈到我，就说：‘这孩子也能够读祭文呢，所以也带他来了！’族长惊骇起来了，说：‘噢，这样小的人就能够读祭文啊，真了不得，好，我们族上又出了个脚色啦，哈哈哈，真难得！’——开祭本来在晚上，那天晚上，老公公把祭文拿出来，背了人念给我听，其实里面的字就没有几句不认得——祭文有好几篇，原来有人读的，因为我会读，就让一半给我读，实在，千多字一篇的祭文，跪在地上慢慢的读，是不容易的，末后那篇顶长的正祭文就归我读，读的时候，族长啊，老公公啊，亲自拿了烛站在旁边，还有许多人围着看，打杂左一杯白糖开，右一杯白糖开，送给我喝，那次我读得特别好，在大庭广众之中，我一点都不脸红——”

话说得多了，他老人家就将酒当白糖开似的一连喝了两大口，再说；“读完了，族长拢来摸我的头，夸奖：‘好脚色，倘是再过两年还了得，几岁啦？’老公公答道：‘还只十二岁咧！四书五经都读完了，就只《易经》没完工，文章也做得二三百字，还清顺，字也写得很发跳，这孩子天分倒不坏，就只看将来怎么样！’哼，将来怎么样，世界变啦！咳！——”他老人家叹了一口气，停了一停，接着说：

“听了老公公的话，族长就摇着头，一面讲：‘这是不

可能的，这样小哈，难得的，将来一定跨灶，一定跨灶，哈哈哈，好好的把他培养出来吧，翰林举人是靠得住有分的！'"

他老人家喝了一口酒，知道"跨灶"两字是孩子们不懂的，解释道：

"'跨灶'是比爷老子的本事好的意思啦，你们懂吗？唉，无论谁，本事好就会什么人都看得起他！比如我，自从大祠堂里读过祭文，——咳咳咳，大祠堂究竟是大祠堂啊，差不多有些人连祠堂门都不能进，还讲读祭文，呃——我读过了祭文就谁也认识我，恭维我，连打杂的都认识，第二天下午回家的时候，他们还指点我对人家说？'那就是昨晚读祭文的脚色啦，倒看他不出噢！'"

这已经够光荣了，但海三爹的光荣却还不止此，他筛了酒之后，喝了一口又继续说：

"这还不算什么，你们大概知道从前大行有个芝大爷吧，谁都叫他芝大王爷的，是前清的候补道，脾气很大，族上有什么事他喊怎样就怎样，谁犯了事要开祠堂门，如果他在场的话，哈——没有道理讲，先打了屁股再说，像这样有威风的人，族上是少不了的，不然，地方只看见出事，动不动就打官司，那还成话！所以我们族上的人是用不着打官司，到了大祠堂，天大的事也就完结了，哈，芝大王爷——谁敢惹——呃，他就给我骂过一顿，这是谁都知道的——就是那年大祠堂开祭，晚上正祭是祭过了，但天还没有亮，谁都得起来，因为第二天上午要到许多祖坟去扫墓，早饭不能不吃得早，那时候，我一个人正睡得鼾呼呼的，忽然有人喊我，我不理，推我，我糊里糊涂的醒

了，就骂：‘吵什么，见了鬼啦，这样早就把人家吵醒！’那喊我的人碰了钉子就对老公公说：‘你看，我喊海三起来吃饭，海三破口骂我呢！’老公公带笑带骂的推我说：‘海三还不赶快起来，是芝大爷叫你啦，这不是乱骂得的啊，你睁开眼看看。’哈哈，乱骂不得也就骂过了，那怕他是天王爷！”

停了一会吧，他老人家又举起了杯将最后的一口酒喝了说：

“九九归一，这就是因为我会读祭文的缘故啊，不然，芝大王爷是好给人白骂的么？——算起来，这些事情到如今又有多年了啦——咳，于今我可不成啦，老啦，嗓子坏，中气欠足，就只看你们看，如果肯挣气，明年冬至我还想带你们去试——”

他说到这里，睁开醉眼带着无穷的希望抬头向孩子们一望，可是这时候孩子们有的低头垂在胸前，身体前后左右的摇摆着，有的，手里的陀螺滚在火炉边，人却瘫软在椅靠上，于是他老人家大大的绝望了，将空杯往茶几上一掷，翘着胡子摇头慨叹道：

“唉，对牛弹琴——去睡你们的吧，你们这些小猪猡！”

这些小猪猡一个一个的惊骇的滚开了，客堂里冷静的如同家庙一样，只剩了那顶出名的祭文的读者孤单单的还在那里熬夜。

怂　　恿

一

端阳节前半个月的一晚，裕丰的老板冯郁益跟店倌禧宝在店里对坐呷酒。

“郁益爹，旁大说：下仓坡东边政屏家有对肉猪，每只有百三十来往斤，我想明日去看看；端阳快了，肉是一定比客年销得多，十六七只猪怕还不肯。”禧宝抿了一口堆花（酒），在账台上抓了一把小花片（糖）；向老板告了奋勇后，两只小花片接连飞进了口。

“嗯，你去看看，中意，就买来；把价钱讲好，留在

那儿多喂几天更好，这里猪楼太小，雅难寻猪菜。”郁益安闲的说，忽然想起旧事，又懒洋洋的关照着：“你去了第一要过细些，莫手续不清，明日又来唱枷绊，翻门坎。他屋里的牛七是顶无聊的家伙，随是什么，爱寻缝眼的。”

“那怕什么，凡事离不了一个理，不违理，就是牛八雅奈我不何！”禧宝满不在乎。

牛七是溪镇团转七八里有数的人物：哥哥四爷会八股，在清朝算得个半边“举人”，虽说秀才落第，那是祖上坟脉所出，并不关学问的事，只是老没碰得年头好，在家教十把个学生子的《幼学》、《三字经》，有空雅爱管点闲事；老弟毕过京师大学的业，亲朋戚友家与乎宗祠家庙里，还挂起他的“举人”匾；侄儿出东洋；儿女们读洋书的，不瞒人，硬有一大串。这些都是牛七毕生的荣幸，况且箩筐大的字，他认识了好几担，光绪年间又花钱到手个“贡士”，府上又有钱，乡下人谁赶得上他伟大！他不屑靠“贡士”在外赚衣食，只努力在乡下经营：打官司喽，跟人抬杠喽，称长鼻子喽，闹得呵喝西天，名闻四海。他雅喂过蚕，熬过酒，但都是冒得一眼经验，凭着一鼓蛮劲去乱《幺[1]，每年总是亏大本，没得“打官司”，“抬杠”那样的成绩好。他的身胚很高大，大肚皮水牛一般的，在文质彬彬的兄弟里，他真是走了种的蛮。他的排行是第七，人们便派他一个“牛七”。他胆量很大，又学会了刀，叉，拳，棍，武艺，黑夜里听见屋前后有响动，一个人敢拿短棍入山赶强盗。有一年清乡委员下了乡，还几乎挨了他的

---

① 《幺，gāo，搞。

做。横冲直撞，那里找得到对手；牛眼睛钉住了谁，谁就得小心些；若不幸闯在他手里，就同黏了油漆样，弄不清爽。他那黑漆的脸又油晃晃的，顾名思义，雅有尊他“油漆”的。但“油”与“牛”，厉害很悬殊，因而尊他“牛七”的毕竟占了势力。

禧宝洋腔海白惯了，生意经他知道点巧妙，是非场里可没得他的份。他相信老板郁益的大哥原拔抵得牛七的四爷；二哥雪河而且是牛七顶怕的，而且他家里雅有人挂过“举人”匾；尤其雪河为人刚直，发起脾气来，连年尊派大的活祖宗雅骂的。有一年牛七冲撞了他，托族叔枚五老倌到裕丰放鞭爆赔礼，雪河叫细人子把鞭爆踏灭，跳起脚，拍桌子骂：“枚五爷，你书由屁眼里读进去的啊？这事由你放鞭爆就了啦吗？好不粪涨！”枚五老倌给侄孙骂了一顿，垂头丧气，出门投族人，要开祠堂门整顿家规，但是，空的，蛆婆子拱磨子不起，还是由牛七亲自送礼赔罪了事。雪河在省里教过多年洋学堂的书，县里是跑茅厕一样，见官从来不下跪的，而且在堂上说上几句话，可使县太爷拍戒方，吓得对方的绅士先生体面人跪得出汗，他还怕谁！这在溪镇的妇孺都知道，背地称他雪豹子。牛七只蛮在乡下碌的人，撞了他，不是小蛾子扑灯火！裕丰有这样的声势，禧宝那有“牛七”在眼里。

翌日早餐后，禧宝换了件白褂，赤脚上加了一双袜，扣在裤腰带上的牛骨头烟盒子也取下装一满盒条丝烟，找了一把黑摺扇往脖子上的衣里一插，掮着洋伞，出门邀旁大到下仓坡买猪去。

下仓坡是述芳政屏两兄弟的产业。他俚（他们）保管

不住，不能不找主儿。牛七是他俚的从堂兄弟，本有承受的优先权，但他那几年事事不顺手，于是述芳将下仓坡的西边，连屋带田卖了一半给裕丰，现在归原拔经理着。卖祖产，就是卖祖宗，这在溪镇人认为是奇耻。牛七瞧着述芳兄弟许多人拖拖踏踏挤在下仓坡东边住着，对东边的祖产真有丧了考妣一般的悲哀。

“你屋里〈〈幺成了这个样子，以后真不好办！蛮好的祖产，轻松的送掉，真碰得鬼，我看你，述芳！你想想，当年骅四公创业如何的艰难苦楚，到了你们手里，就风吹落叶样凋零下来，再空两年，怕连东边也靠不住。将来我看你迁都迁到哪里去?”牛七这样说，述芳雅不愿将一口闷气从屁眼里撒出去，仗着牛七和政屏二娘子的娘家那一霸人物为后盾，于是信了牛七的主张，在卖给裕丰的一邱田的那一头耕种起来，原拔质问所得的回答是：“妈妈的，我耕我的田，碍着谁的祖坟啊?”裕丰的雪豹子知道了，拍桌子骂牛七。因为原拔自从搬到下仓坡，家里常常闹鬼，黑夜里有石子飞进窗，裕丰就闹贼，这是牛七的鬼，雪河早就有耳闻，于是他派人警告述芳。述芳蛮不讲理，到许起七日七夜的朝天忏，说裕丰欺他，人不知道天知道。族长贡老爹知道什么葫芦装什么药，牛同豹子会有一架打，于是邀人出来和，哼，白忙了几天，贡老爹缩了颈根，其余没面子的白菜鬼谁来管这闲事！于是雪河在县里告了一状。述芳没料到要见官，逃了。雪河又一禀帖，加了述芳个“恃势凌人，畏亏逃审”的大罪，在县署请动了四差八票下了乡，寻到盂兰会上，将述芳抓了去。祸是牛七闯出来的，就是千斤的磨子，不能不硬着背，只得联合

劣绅，上堂抗辩。雪河斩钉截铁的几句话，县官就戒方一拍，牛七随着“跪下”的命令，伏在地下，半句屁都不敢放。那场官司，牛七掉了“贡士”，述芳挨了四百屁股，还坐了一个多月的牢，赦出来后，就一病登了鬼籍。这是牛七一世不会忘记的，而禧宝却忘记了，即令禧宝不忘记，但是裕丰这样的胜利，恐怕更使他没有“牛七”在眼里，况且他是跟政屏买猪，这关牛七的鸟事？

二

买猪，禧宝是老手，政屏自然弄不过他。譬如人家一注牛头对马尾的生意，有他在中间谝谝，没得不服服贴贴成功的。好比一楼猪，他只在楼边吼几声，挥几鞭，那些货就从他那猪腰子眼睛里刻定了身价：大肚皮的那只分量多少；白颈根的油头如何；黑尾巴的吃路太差；那怕那些货喂过隔夜粮，又磅过斤两，难逃不过他的神谋圣算。他人和气到还在次，唯一他那嘴啊，随便放句什么屁，都像麻辣子鸡样塞在人家口里，又厉害，又讨人欢喜。平常到是跟政屏还讲得来。他一进政屏的门，就搬出他那生意场中的口白：

“嘿，政二哥，发财发财。一向不见啦，两公婆都好吧?”

“好，好，你自己好!”

“这晌如何不到店里来？舍不得二嫂吧？哈哈哈！店里正熬酒呢，你来，我准为四两堆花的东。”禧宝嘻皮笑脸的说，伸出四个指头在政屏前打了个照面。

“有酒呷，好的！明后天许来秤肉。”政屏很欢喜。

“今年府上喂些什么宝楼？我看看去。”禧宝说着，政屏领他进去看猪。

“卖吧，这对货？”禧宝在楼边吼几声，拍几下，试探着问。

“节边子来了，卖是要卖的，但是有好多人来看过，都是价钱讲不好，吴桂和出了五十块，中费归他出，我没答应，至少要五十五六。”政屏表示卖意，顺势吹了几口牛皮。

“政二哥真厉害，这对货四十块卖得掉算气运，你还想五十五六，做梦喽！”禧宝用先声夺人的语句，直往“五十五六”上压。

“五十六未，雅要看什么货啊！”旁大凑着说，“到火房里来谈吧？”于是三人走进火房。

牛七的野猫脚是常在政屏家走动的。他自从跟豹子交过手，掉了“贡士”后，他到政屏家，最爱走后门；那里有茂林修竹，是僻静的地方。这天，他走进政屏的后门，听见火房里有禧宝的声音，他怔了一怔，点点头，悄悄地踱到窗外去窥听。“禧宝之来是什么坏勾当，政屏不经他的同意，擅自跟这坏蹄子干什么！”他急切要探出个实在。他由窗纸破处瞧见政屏在桌上拐着水烟袋，取了插在炉边的火筷，箝着火炭，又将火筷夹入拿烟袋的手指缝里，腾出右手来擦一擦烟袋嘴，才伸出指头到烟筒里去掏烟。烟筒是空的，即刻就起身，于是牛七的头避开了。

“不必去拿了，我自己有烟。”这是禧宝的声音，这声音又将牛七的头引回来。禧宝双手接着政屏的烟筒和火

筷，取下裤腰带上的烟盒，上了烟，引火抽着。政屏睁眼凝视空中缭绕的烟，有时还钉住地上的烟屁股。牛七板起油漆的脸，眉毛皱着，似乎有谁欠了他的钱不还的神情，“若是政屏还暗中呼吸禧宝那腐尸喷出来的臭烟味，那真是下流透了顶。可恨二娘子还泡了茶一杯杯分递，禧宝配接她的茶吗?”牛七似乎有些看不上眼，心里在咒骂。

一刻子，政屏竟公然抽起禧宝的条丝烟来了。条丝烟，在政屏家是稀罕的宝贝。他生怕辜负黄生生的烟，抽出半年难洗一次的烟斗，用小棍子通了几通，将周围凝结的黑黄色胶汁往自己的赤脚上一揩，随即装烟抽着，一口长气，连两颔都吸进去半寸深，烟如进了坛，没一点糟蹋的，过足了瘾才递给旁大。“禧宝的和气，堆花，条丝烟”连连的在他的心里打转，楼里的那对货，无形中已轻轻的减了价，如果禧宝诚心买的话。然而在窗外牛七的脑里，却是“政屏那一世没吸过丝烟的丑态”。“禧宝那鬼脸，那刁滑，那可恶的语调，总而言之，处处讨嫌得要死”。“裕丰那么兴盛，他妈的禧宝还孝顺他，猪卖给他真得是十倍的价钱才行。”

“这对货是真的要卖吗?如果真的要卖，那我真不敢向你开口。政二哥，我买，你总让点，再开个实在价吧!”禧宝正式开口了。

“怎么不卖!你不是别人，让是要让一点的，只是……”政屏在桌上摸了一个算盘，在算盘的横木上扒了一颗子，又在横木下偏右的一行扒了一个“二”，交把旁大，一面将口里含着的“不到这里不成”吐出来，旁大看了，递给禧宝。

“什么，政二哥雅真是……，还是这个价钱，那有什么讲头，就是过秤，雅跟价钱差得太远啦。那只大的连毛不过一百二十四五斤!”禧宝说着，掉转头。正伸长脖子在窥听的牛七的头，于是猛然的又缩了。

“两边都吃点亏吧!”旁大擅自在算盘上扒了一个“四”，一个“二”，给禧宝看，禧宝接连说了几个“这不行”，可是算盘已到了政屏的跟前。政屏罗唣了半天，才在算盘上扒了个“四”扒了个“八”，几个“再少就吹了”连翻套似的出了他的口，算盘同时又到了禧宝的跟前。这样的来回三四次，结果是禧宝袖子一勒，坐了个骑马装，一手叉腰，一手劈空气，用劲的说：

“当面的锣，对面的鼓，我俚打开窗户说亮话，政二哥，你是三两块钱不在乎，我出价雅实在不算少。一句话，买卖成不成在你，四——十——五——块——钱。你愿意，我俚就空几天来赶猪，不愿意，我俚就对不起，在府上打扰太久——啦——”禧宝本没讲完，眼钉着政屏，站起来，口仍然张着探形势，等回话。旁大雅起身，装出要走的神气。形势很严重，政屏似乎已屈服，很为难的苦笑着说：

“这样，我就太吃亏了。你们真厉害!”

“好啦，好啦，话就讲到这里止，政二哥，过几天来赶猪就是。恭喜恭喜，两边如意，我俚走了吧!”旁大两边作揖，政屏起身预备送客，窗外的那位客，咬紧牙关，一溜烟的早两步走了。

五天后，禧宝到政屏家赶猪，政屏不在家，关照了二娘子说过几天送猪钱来，随即将猪赶走，又空两天，那猪

肉已装进了人们的肚皮。

三

为着这事，一天，牛七起了个绝早，跑到政屏家，在猪楼边张望了一下。

“为什么这样早，七哥?”政屏有点惊异。

“不为什么。……喂你的猪卖啦?”

“呃，禧宝买去了。”

“啊，禧宝买去啦！多少钱?”

“四十五块钱。”

“啊，四十五？只卖四十五啊！钱付清了吗？不卖把张三，不卖把李四，单单卖把禧宝！禧宝的钱好些？……你卖把范泰和何如？他会少给你的钱?”

“禧宝同旁大来，讲了半天，不好意思不卖把他，我愿是不大愿意。赶猪的那天我雅没在家，听说猪赶去不久就杀了，钱是一个还没到手。”政屏为积威之所怯，见牛七问得奇怪，敷衍着说。

“既然你不愿意，他俚如何趁你不在家就把猪赶去杀了呢？钱还一个都没有到手，有这样强梁！当初你如何跟他讲的?”牛七假意的盘问。

“那天，我逼住了，他俚只肯出四十五，我说这样我就太吃亏了，后来雅没说不肯。旁大就两边拱手道喜，说空几天来赶猪，随即就走了。”

“那就有大戏唱啦！这件事你硬可以讲没答应他俚。人不在家，胆敢把猪赶去杀了就是，把你当什么东西！事

情没得这样痛快！生米煮成熟饭啦！政屏，禧宝送猪钱来的时候，难为他一下，硬要活猪还原，随他是多少钱不要答应。政屏，这是个顶好的岔子！我看裕丰有好厉害，娘卖ㄅㄧ[1]的！”

“看着，今天初六，明天初七……端阳快了，现在还不到手钱……七哥，裕丰不裕丰，猪是禧宝买去的，如何好奈何裕丰！况且从前吃过裕丰一回亏，现在何必……”

“裕丰怎么样，禧宝怎么样，禧宝买就是裕丰买，你当禧宝是好东西，他专会钻裕丰的狗洞，不管他是谁，我都要请他结结实实上老子一回当。娘卖ㄅㄧ的！从前的事，不必讲得，鸭婆子进秧田，来往有数，于今送肉上钉板，还不砍他个稀烂？政屏，你不听雅随你的便，以后，你屋里的事就不必来问我啦”，牛七跟政屏赌气，“你屋里的事”，就是政屏每年少饭谷，少不得拿钱到牛七家去籴，政屏那敢开罪他！”

“不是这样讲，七哥，我单怕是脚伸出去收不回，又是一跤绊倒山磡脚下爬不起。七哥既肯替我出主意，我还有个不好的？”

“那么，这样，政屏，我是无论什么事，没得不卫护你的。禧宝送猪钱来的时候，你硬说从前没答应卖猪给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死人要活猪还原。没得活猪还原，跟他拚了。隔壁原拔伢子同裕丰是一家，叫二娘子死到他家里去。”牛七刚断的替政屏出了个好主意，又睁着眼睛凑近政屏的耳边。“原拔伢子不到这边来的吧？”政屏答声

---

① ㄅㄧ：bī，屄。

"不来的，从来不来的"，于是牛七放胆的解释那主意的内容："政屏，'要活猪还原'，这不过是一句话，'要二娘子去死'，雅不过是小题大作，装装样子。我的意思是跟他俚闹翻了，二娘子，就悄悄的到隔壁去上吊。你们即刻在外头喊'寻人'，并且警告原拔；事情是为他俚起的，他俚当然会寻人。人既然在他家里，他自然要负责。你屋里有我作主，你就赶快把信二娘子的娘家蒋家村，叫几十个打手上他俚的门，只要一声喊，就够把原拔、裕丰吓倒的。将来人是好生生的，就敲点钱算了。如果人真的死了，那就更好办！"牛七说到这里，顿住了，在腿上拍了一下。"政屏，裕丰有的是田庄屋宇，哼哼，叫他俚领教领教我七爹的厉害！"牛七抿着嘴，保持着盛气，腿上又搥了一下。"雪河伢子在省里，三五天之内，料雅没得谁敢跟我作对。"牛七依然是抿着嘴，板起脸，牛眼睛睁得酒杯一样大，在室内横扫；政屏只有"是"的应声。只是这主意决定了以后，二娘子关着房门痛哭了一场。

四

"嘿，政二哥，老等你来拿钱，牌子真大，一定要人送上门！"禧宝一进门就搬出他那油滑的老调。政屏装做没看见，低了头，板起面孔，预备发作，半天才心一横的答：

"什么话，我并没答应卖猪把你，请你仍然赶回来。"

"猪早就杀了，今天送钱来。你要仍然赶回来，你到那些人的肚子里要去。"

“啊，杀啦？不同我商量好就赶去杀啦？不行，我要活猪还原。”

“要活猪还原？有的是，政二哥，这晌买进来不少啦，嘿嘿嘿，你要那一只就那一只，加倍赔你的钱雅行。”禧宝仍然嬉皮笑脸的跟他缠。

“放你娘的屁，你跟你爷老子弄幌子，狗入的，没得活猪还原没得好收场。放仔细些，我告你。”政屏鼓着勇气说完几句破脸的话，几步冲到妻子房里不见面。

“哎呀，政二哥动气啦！这何必呢？无缘无故的，这何必呢？”禧宝朝着墙壁说，事情僵了，只得退出来跟原拔商量。原拔走出来想大公无私的来调和，在大厅上见了政屏，正待开口，突如其来的给政屏臭骂一顿。原拔回了几句，政屏就纵步跳上前，一手拐住他的辫，一手撩着他的阴。禧宝那张空嘴没用场啦，站在旁边只发颤。文绉绉的原拔无可奈何的嚷出几声“救命”。幸而他的崽甫松来得快，甫松是开豁了两下子的，三两个笨汉不会拢他的身。他只在政屏的太阳穴上轻轻的一按，政屏全身软了，甫松又一掌刷去，政屏一鹞子翻身倒在天井里。二娘子听了信，赶来帮忙，给原拔家的长工盛大汉一把搂住，正合其式，她那肉包子似的乳峰，贴胸的粘在老盛的怀里。她那又肥又嫩的水豆腐一般的身体，还给这久旷的鳏夫上了一把暗劲儿。原拔这边人占了优胜，即刻退进房，关上门让政屏在厅上一跳八丈高的骂，让他的堂客蓬头散发，哭哭咧咧，直朝窗木上砸脑床，额上竟自挂着鲜红的彩。

牛七编的剧，第一出刚闭幕，第二出拿手的又人不知鬼不觉的开始了。常人的口白，“出嫁从夫”，这是天经地

义。二娘子虽是响屁都不敢放的贤德女子，标致堂客，本来犯不上做一对死猪的殉殡，但是这幕剧的花旦只有她一个，为着要圆牛七和她丈夫的台，而且可趁此机会以公济私的出出被搂抱的气，她不出马，还有谁告奋勇！因此，在原拔家正午餐时，她援进他家的窗。她单单溜进老盛的房里，在床湾里上了吊。

五

牛七自从替政屏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天天只等禧宝送猪钱来，这天，政屏喘吁吁的走进来，他知道是喜信到了。

“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政屏，禧宝来了吗？”牛七奔上前问。

“来了，来了，我跟原拔打了一架，二娘子已经上了吊。”政屏急促的凄然的说，几乎要流泪。

“那么，这样……我俚就去，四哥，我俚一同去吧！二娘子的娘家报了信吗？”牛七三脚两步的奔着，一壁问。

“去是去了，但是这件事情如何好收场呢，唉！”政屏依旧是很凄然。

“有什么收不了场，这样好的岔子，难道还给别人占了上风去！政屏，你真是多心！”牛七有点不咸服，但是事情闹大了，如果二娘子果然有差错，说不定惹起雪河豹子的威，他不能全不顾虑，于是他凑近四爷问：“四哥，你看要如何才稳当，这件事？”

“我看，这件事我俚只能暗中出主意，出头闹是要靠

政屏和二娘子的娘家的。还是等蒋家村来了人再说吧！不过这苦肉计，我是不大赞成，如果二娘子有个什么，就是裕丰倾了家，政屏有什么了不得的乐趣！你……”四爷镇静的低声的说，责备牛七，眼睛防备着政屏，怕他听见。牛七皱眉无语。不久，到了下仓坡的竹山，走进了政屏的后门，在蒋家村没来人以前，一切都照牛七原来的计划。

“二娘子不见啦，寻人啊！”“啊呀，二娘子好好的，为什么不见啦！”“如果有什么不吉利，和原拔家脱不了枷绊，事情是由他家里起的。”政屏家人来来往往将这套成语送到原拔家人的耳边，原拔家人喷出口里的饭，丢下筷子，纷做一团去寻人。盛大汉是顶关心的，走到卧室取围腰布，预备去寻找；忽然他狂奔出来，“不得了，吓死人，吊在我的床架上啦。”

“快点，快点，把她解下来摊在床上。”原拔镇静的发号令，于是大家拥进去，七手八脚把二娘子抬到盛大汉的床上。二娘子的身段颇柔软，脸上依然有几分美丽的桃花色。原拔用手指在她的鼻孔前探探，点了一点头，“嗯，不碍事，不过暂时晕去了。”他想，即刻派人到裕丰取高丽参，西洋参，闻鼻散，顺便要老弟郁益着人找堂侄日年来。原拔娘子用湿手巾将二娘子脸上的凝血揩去，又摸摸她的身体。“身上还有热气，救总有救的。高丽参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呢？这真是天大的祸，唉！二娘子，你平常对我俚雅蛮好的啊！为什么心一横，命都不要啊？”她几乎掉下泪来。擦凝血，是受了原拔的指使，因为那凝血很可助牛七、政屏的威，虽则是二娘子自己流的。

政屏过来瞧了一瞧，冲进冲出的很气愤，口里嚷着：

“遭人命，还了得!”他的带着胜利的威武，很使原拔家的孩子们有些恐惧，因为孩子们雅有看过“遭人命”的。

裕丰在溪镇可算是众望所归的人家，四娘姐为人很慈蔼，最爱周济穷苦人，治家又严肃，儿子原拔、郁益又能安分守己，满崽中过举，在外面很挣气，雪河又爱急公好义；家里无论什么事，有的是帮忙的，虽则说人们爱钻狗洞，雅不能说绝无感恩图报的。乱干一百几的小通州得了信，雅赶到下仓坡。他在二娘子的身上摸了一摸，说好救，不过要赶快。他没进过乡立的小学，当然不知道科学的人工呼吸法，但他主张通通气，那通气的方法是：一面吹屁眼，一面吮嘴唇，这是他发明的。淹得半死的螃蟹坳的毛牙子就照他这法子治好的。原拔虽明知不必通气，但他是最谨慎的，又不便孤负小通州的热心，就让他去包治。

这办法决定了后，原拔的家眷躲开了，二娘子的阴魂回来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堆了变幻的彩云。不久小通州拿了吹火筒来，关了房门。

“死在你的床上啦，你不能只在旁边看。我在这头吹，你在那头吮，这算便宜了你，何如?”小通州笑对盛大汉说。

盛大汉只是笑，小通州找不到帮手，迟疑着，对于手里的吹火筒没法办交代，对于吹女人的屁眼免不了有点含羞；一直等盛大汉口里唱出一声“好的”，这才回复了高兴。本来二娘子虽是乡村的姑子，然而白胖带嫩的小胚子，很有点曲线美，礼教森严的溪镇谁敢对她问什么鼎，虽然这是严重的时候，他俚仍是观望着。最后是小通州先

告奋勇，吹火筒在地上一蹬的说：

“老盛，这是要救命，管不了那些，动手吧，来!”

盛大汉走拢来，他俩颤着手去解二娘子的裤子，窗外面的孩子们鬼鬼祟祟的徘徊着，发出嗤嗤的笑声。那援着窗户想偷看的，冷不防挨了甫森的“耳巴子”，哇哇的哭。真个，二娘子死了，不知道羞耻，即令没死，想顾羞耻，要奋勇的爬起来，但是这人命案可就功亏一篑了。恐怕这两个莽汉有进一步的举动，为着要贯彻牛七和她丈夫的主张，她雅只有忍着点吧。小通州素来是帮裕丰的，平常雅遭过牛七的铁蹄，二娘子并不在乎通气，他非不知道，但这是借题发挥的好机会，对于桀傲不驯的家伙，只有用通气的方法去治疗。他的吹火筒已经瞄准了，嘻嘻哈哈的送着气，吹了几口又喷了几口唾沫。盛大汉却是甜津津的在二娘子的樱桃口上用尽平生的气力来吸吮。如果吸不转气来，他愿意自己也断了气的。那时二娘子的全身震战得很厉害，痉挛般在抽引，那种味况，恐是她前生所梦想不到的，在牛七、政屏心里，怕雅是梦想不到的。通气，通了十多分钟，盛大汉还想通着，又通了几分钟，盛大汉开起玩笑来：“小通州，我吹着，你吸着，不一样吗?”小通州骂了一声“放屁”，即刻他找了一皮鸡毛在二娘子的鼻前试了一试，鸡毛前后摇动着，这可证明大功已告成，无须再通了，于是他俚才收手，一切恢复了原状。原拔家人得了这喜信，视若无事的笑着，又聚在二娘子身边。

“原拔爹，人是很稳当的，没事着急得，你府上每年闹鬼，以后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我还有更好的办法来包治，我预定了这笔买卖。哈哈哈!”小通州当众表功，原

拔又笑又气。

六

牛七在政屏家干着急。二娘子虽是上了吊，而政屏一个人闹不起劲，所听到的只有“二娘子脸上通红的，鼻孔里有气流出入”的噩耗，“二娘子被通了气”的消息，也微有所闻，不过不曾证实，他真气得热血倒流，在室内彳亍个不住，直到两点钟后，才见到四五个穿长衫马褂的和两个戴大眼镜杖着旱烟袋的白胡子老倌，带着五六十短衣赤足的大汉浩浩荡荡的拥进下仓坡的大门。牛七的精神奋发起来，春风满面的接待那些蒋家村的绅士，并且请他俚号令带来的那些汉子，四散在原拔家。他跟他俚画蛇添足的谈了一阵，把担负这次事变的重任，堆在他俚的肩上：

“二娘子自从上了政屏的门，两年啦，周围邻舍，没一个不讲她贤慧。政屏对她，重话都没讲过。本来喽，她自己这样在行，谁敢讲她半个‘坏’字。这回为啦受了裕丰的欺侮，不明不白的死在隔壁，谁不瞧得气愤，寒家就是死截人毛种，雅要跟他俚拚一下子的。只是讲到来龙去脉，人总是蒋府上的人。”牛七眼睛周围巡视探形势，“诸位老爷是平常接都不到的，今天既是看得起政屏，都发了大驾，那末，政屏吃了亏，雅就不是蒋府上各位老爷的光彩。嗐，嗐，嗐，诸位老爷看对不对。”牛七眼睁着仍在巡视，他效了秦庭之哭，自然得到那些绅士的“是，是，是”，于是他胆壮了，即刻吩咐着政屏：

“政屏，你关照蒋府上的人一声，只管放威武些，这

是人命案，不要太便宜了裕丰。硬要在这回把他家里洗成流水坑，想什么就要什么，不好生办出来，就把原拔家毁啦！再讲，这是人命案。”牛七越说越声音大，“闹出了祸，诸位老爹跟我七爷担当就是。我七爷不信邪，就是碰得恶老虫雅要咬它一口。”他一手斫空气的喊，捏着拳头拍胸脯，头向侧面一摆，大有“不可一世”之概。政屏应着，带啦白胡子老倌们到原拔家去查看个实在。

预备来大显身手的这群莽汉，本闷得发晕，忽然得了政屏的暗示，于是原拔家的桌椅跳舞起来，杯盘碗筷，响声杂作，同时还有许多人叫嚣着助兴：“把谷仓打开。”“把大门取下来当柴烧。”“把家里的祖坟掘了，妈的。”“……”真是天都闹转了。

但天崩地裂的声音，骤给一位来客镇住了。那来客在人丛里挤进去，这群纠纠的汉子竟先让出一条路来，痴痴的站着看。那来客的魁梧，红脸盘，服装的完美，到处显出“了不得”。他虽是戴着眼镜，但似乎不大看见下仓坡有这许多英雄在耀武，只低着头，谁都不理，一直冲到原拔的卧室。原拔家人互相传语，脸上浮出喜色，好像得了救星，吓散了的灵魂又归回了。“这不是裕丰的豹子，就是举人，总而言之，至少是裕丰请来的大好老。”蒋家村的人这样猜着，没得从前那样放肆了。

牛七听说原拔家来了一位红脸汉，知道是日年，他当着许多人臭骂：

“哼，他来了怎么样，日年，我还不清楚，裕丰隔房的穷孙子。他伯伯打流，偷人家的家伙，当众丢过丑。全屋都是跛脚瞎眼的，娘偷和尚还说不定，读了这些年载的

书，还是个桐油罐，破夜壶，猫屁不通的红漆臭马桶！这没出息的杂种，我料他跳起脚雅屙不出三尺高的尿。政屏，你去看看，他如果不安分，叫些人结结实实的排他一顿。”牛七跳起来咒，口里的唾沫飞上了政屏的脸。他骂，是会骂，能不能“排”，却没有他的责任。

政屏跑到原拔家，日年正跟蒋家村的绅士开谈判，其余的挤在后面，集中视线，注意日年的议论。政屏知道形势不对，日年果然有些不安分，可是牛七要他排日年一顿的话，竟无从入手。

日年起首对蒋家村的绅士们道歉，借他俚的力量镇住可怕的暴动，随又质问他俚带那么多人来的用意，语意中带有“趁火打劫”的讽刺，又请禧宝、政屏等当事人将事实辩明，那时旁大进省去了，由禧宝、政屏据实报告，辩正。日年再逐项简洁中肯的解释：什么“买卖手续不清的责任”喽，“禧宝、原拔、裕丰界限很分明，陷害原拔近于可笑”喽，“二娘子自杀嫁祸的无聊”喽，这许多富于理性的事实，竟封住了那些绅士们的嘴。他俚无从抗辩，悄然的先后散去了。然而坐镇东边的牛七却坚持着，大概裕丰不洗成流水坑，他不便就收场。

二娘子躺在床上有呼吸，有热度，脸上红艳艳的，只是口眼紧关的。原拔家人寸步不离的谨防着。胆小的原拔娘子那时雅安闲的说她那老鸡婆孵鸡蛋的要事，孩子们聚在一块抛石子，小通州时时“可怜啦，我的二娘子死得真惨啦！”假哭着凑趣，有时也来几句“死得够了吧？”的俏皮话。真个，他俚看二娘子死到几时，大有任其自然之势。二娘子脸上硬露出死得不耐烦的神情，大概她死了这

么大半天，不免有些肚饿和尿胀！

这样的情景，谁敢闹人命案，掀天的波浪，竟平静下去，这是牛七意料不到的，半夜三更，不很相干的，谁肯陪着他丧气，蒋家村的不消说，牛七的四爷，雅只顾他自己干净，走了，只剩得牛七在东边屋里对政屏发脾气：

“你们真无用，以后看还找得到这样的好岔子不？蒋家村的人雅真是些饭桶，来了这么好几十条，没得一条中用的，半天啦，没闹出一眼子印象，唉，真气死人，气死人！”牛七拍着腿唱埋怨，埋怨了一阵，仍是不甘心，“政屏，我的话你是不肯听的，事情闹到收不了场，你雅不能怪我，时候不早啦，我是要少陪！”牛七前行了几步又站住。“但是原拔伢子不肯多出钱，人不要抬回来，听见吗？我走了，有什么事你跟五婶婶商量商量就是。”政屏知道他的臭脾气，送他出了门。

政屏的五婶婶跟牛七有意见，因为她怜惜二娘子活受罪，才出头来调和。她向原拔商量，要他出百把串钱，放鞭爆赔礼，原拔不答应。五婶婶是专走五湖四海的女光棍，刁横的牛七雅蛮怕她的。她对原拔说：

“原拔爹，你想想，二娘子尽留在你这里，于你有什么好处。可以抹糊就抹糊点吧！这件事就是政屏没道理，你是读书明理的大量人。家里又富足，就可怜他这一趟辛苦，雅可怜二娘子这趟糟蹋吧！我是不相干的，只愿邻居的和好。实在和不了，雅不关我的事。”

原拔生怕二娘子会饿死，承认出五十串钱，和放爆竹，政屏自然不敢再坚持，于是猪钱和赔款点交清楚，爆竹一响，二娘子依然笔直的死着被抬回了家。

七

第二天晚边，原拔在屋后的竹山散闷忽然发觉四五丈远的政屏家的后门口走出个穿长衫的蛮汉来。

“这件事，真吵了七哥的心！”政屏送他出门，很难为情的忙鞠着躬说。

“这有什么讲头，都是自家人。”那蛮汉头都不点的仍带责备的神气答，他忽然瞧见了原拔，急忙的直往前冲，即刻，他那伟大的肉胚，在暮色朦胧的竹山黯处消逝了。

二娘子呢，可怜，她自从死过这一次，没得谁见过她一次。真个，她是被活埋了。但是，雅奇怪，空几天，玩青苗龙的玩到下仓坡，谁都出来瞧热闹，政屏也出来了，只是他的房门虚掩着，门湾里有一堆黑影，迎龙的鞭爆就从那儿放出来，惹起许多人打哈哈。

八

热闹的端节过了，在省垣勾留了一晌的旁大回了家，到裕丰闲坐，那时郁益、禧宝都在店。

“哙，我说，宝先生，前回下仓坡那对货味儿何如咧?”旁大莫明其妙的问。

禧宝没回话，涨红了脸，眼向郁益一睃，转背朝着旁大，把舌头吐出来两寸长。

活　　鬼

铜邑人谁能明了邹咸亲的身世？他初到铜邑，似乎带来一种好感，迷蒙着一般人的心灵，使人失掉观察他的知觉，连他的住址也今天可以说是这里，明天可以说是那里的。起首他替人家织布，大家称他织布匠，但不久织布匠的名义竟给取消了，他的专业究竟是什么也成了问题。

他的伯父会算命画符，在乡村建树了些功德，是为着这个，咸亲才被荐在一个小学校当厨子吗？不，以咸亲的才力是颇能自致于青云之上的，瞧，他那长短合度的身段，有魔术家那样的灵活；走路时身体跟着脚步一上一下，有蛤蟆跳跃般的烂熳；一眨一眨的眼睛，嵌在深的睫

毛里，在一开合之间，就像有一个一个的计谋闪出来，当前的景物，游移的色相，在人们不知不觉间，他只眼球轻描淡写的那么一溜，就全给纳入眼帘；这足证明他很伶俐。有谁骂他“好狗，别碍着我的路。”他的回答必是“好，我就站开点。”假使有谁支使他“小子，来，给我挡着西北风。”他必定很高兴的说“站在那边哪?”这足证明他很驯良。这样伶俐，这样驯良，谁不愿意照顾他，什么事他干不来?

他是个单身的小伙子，没有爱人和他彰明的往来。自从伯父去世，他似乎以学校为家，以厨子终老；在厨子任上，一向做事稳健，纵然偶有差错，也与风化无关，自能博得教职员的信仰；哪怕教员要大便，也得叫声“咸亲，给我看住这群小牛，别让跑出课堂门一步。”但驯良和善的他，虽则做了临时的学监，连小牛也不肯得罪的，只站在课堂外弄眉挤眼，惹他们发松，教员远远的来了，他使个眼色走开，职务算交代清楚，小牛们也就因此都心感的归化了。

课余饭后，他手里有的是糖果，使孩子们在怀里流连，口里有的是动听的鬼怪的故事，使他听着优于上课。尤其夏夜，寄宿的孩子搬着凳椅到操场歇凉，茶烟都给他预备好，拥挤的凳上公然留出个坐位来，且相互关照着“这是咸亲坐的，谁都不准占去。”操场的四周，绕着苍郁的古木，泥堆杂草间，昆虫唧唧，黑魆魆的幕下，幼稚的心灵本就给恐惧包围了，偏生咸亲一来，爱讲的又是蓬毛露齿的僵尸和凶狞的吊死鬼的故事，作古证今的讲述，潜伏的妖魔，似乎就在他们的前面跃舞。他们越听越欢喜，

越听越害怕，一个个都挤在他怀里，被挤落的，吓得嚎哭，甚至就寝也非他相伴不可，咸亲也似乎是义不容辞的有和他们伴宿的必要；不过，他每讲完故事，少不得叙述点自己能捕妖捉怪的特长，与乎绘画护身符的专技。好啦，他在孩子们中有了名誉，渐渐的连在他们的母亲姐姐们中也有了名誉，咸亲得了伯父的真传，铜邑之鬼，会葬身无所呢！

孩子们中有个荷生，他的家距校很近，他所以要寄宿的缘故，除了咸亲的糖果和鬼怪的故事外，怕没有别的吧！浓厚的交谊的种子，深深的播种在他俩的心田，因而咸亲每到荷生家量学米时，颇得他的母亲们的厚遇。荷生虽则不久辍了学，这交谊依然是维系着而且更形密切呢！

荷生家是个畸形的组织，换句话就是女子多男子少。祖父是个勤俭起家的老农，当年感着膝下无儿，五六百亩田产会徒劳一世的无所寄托，时时抱怨。邻里散布关于他的夫人蔡氏的谣言，他很高兴的说："管她，看能替我养下一个崽不。"可是蔡氏不挣气，成绩毫无，他只得弄到个过继的崽，赶早给娶了媳妇，差强人意的算替他养下一个孙女，一个孙男——荷生，可是不久，这会生产的儿媳偏又守了寡，老农深感着一个孙男没有换洗的，于是年轻的寡妇体贴公公的意旨，领受婆婆的庭训，努力的工作；渐渐在邻里声誉雀起，连那不出闺门的孙女也追步后尘。不过她们没有成绩报销出来，老农可不能不预备身后了，他赶紧替十三四岁的荷生讨了个年龄只比荷生大十来岁的老婆，这才一无牵挂的溘然长逝！

老农去世后，荷生才回家执政，感恩知报，来往的宾

客当然以咸亲为最体己。

荷生的家宅很宽敞，白天常有咸亲来相伴，到不见得怎样，可是深夜偏偏到处有些响动。在他的祖母，母亲，姐姐们当然有认为鬼怪的必要，而在富于鬼智识的荷生的脑中，便觉着那是和咸亲所说的一般无二，他问过咸亲，咸亲说“这是阴盛阳衰的缘故。”按之实际情形，谁敢否认这断定？老农健在时尚且阳气衰微，夜间屋前后常起怪声，狗汪汪的乱窜，堂屋里有脚步声，开门声，这里那里，到处有魔鬼潜伏的征兆。老农去世，阳气又骤减了，沉霾的天气，月儿躲在浓云里的时候，群鬼便猖獗起来，在屋后的竹山中嚎叫，甚至争斗，有时沙石飞进来，妇女们不怕那些阴气，只安闲的做她们的甜蜜的梦，全靠荷生这孩子去镇慑，荷生如何不胆怯！

“咸亲，给我画一朵符吧！”荷生每每要求着，咸亲便“好，缓一下，现在不得空。”的应付着；等他有空了，便又“明后天我到你家里来画吧！”咸亲有时被逼得没法，叫荷生预备一把猎枪。荷生便预备猎枪，白天在山林里打鸟儿显显威风，夜间便拿来打鬼；枪口搁在窗上，枪柄放在被里，梦里听见有声响，风儿吹动了窗纸或耗子偷米所发出的声音，他即刻惊醒，“哼，来了，妈妈的，赶快放！”于是机关一扭，“砰”的一声，万籁俱寂。第二天在竹山或发现一块黄鼠狼吃鸡的血痕，他逢人遍说那是驱鬼的成绩，建树了功勋。他多么感谢咸亲啊！但日久弊生，猎枪失了效力，荷生仍不免要求咸亲画符，而咸亲总是推托着。

咸亲虽则画了一手好符，但他并不搭架子，更不会在

荷生前搭架子，就是别人请他，也一样，他总慎重又慎重；但在同样的慎重中，咸亲却是极情愿替荷生画一朵很灵验的才可以对得住他，对得住他的母亲姐姐们。不过那画符的地点要在荷生家，而且要在夜深时；因为如果万一不灵验，他便可住在他家里就近的通宵的坐镇。但是时期没有到，这要待荷生恳切的请求。

荷生执政的第二年，祖母去世，寡母不久被鬼缠着，得了鼓腹病，因为她不肯公开的诊治，过信自己的秘方，于是结果不妙，跟着婆婆一道。常常不愿嫁的姐姐，也在那年嫁后，在婆家吞洋火死了，原因是丈夫诬陷她不规矩。她们的魂说不定时时回家来相聚，荷生一方面要对付野鬼，一方面又要对付家鬼，于是除放枪之外，还按季节焚化纸钱，不过总是没有多大的效验。

咸亲到杂货店去，必走捷径由荷生家的竹山走过，顺便在荷生家歇歇脚。一天，他似乎预知荷生家又闹着鬼，照例的在他家里闲坐，那时荷生正坐在大门外的石凳上消闲。

“咸亲，你快来，我告诉你一件事，昨晚我家里又出了鬼啦！石子，酒杯大一个，打得屋瓦哗喇哗喇的响，她是死家伙一样，捏她的腿，动也不动，我真个蒙头蒙脑的闷在被里吓出了一身臭汗。你看有什么法子，啊哟，你来得正好！”荷生一见咸亲，指手划脚的报告这恶劣的消息，余怕活现在他的脸上。

“我不信，哪有这样凶的鬼！”咸亲眼睛一眨一眨的微笑。

“不信就不信，我难道骗你，真是……”荷生不高兴。

咸亲以“我不信……”将荷生一激，果然料敌如神的激出了荷生的不高兴，于是一种计划涌上他的心头，脑壳斜着，白眼珠朝上翻，回忆起往事，口里虽则“不相信”，脑袋里却能翻出许多的故实，证明鬼怪在荷生家横行并不是绝对虚无杳渺的事：

“呵，呵，难怪。我记得这口塘。”咸亲手指着眼前的大塘，“乙未年枫树湾兄弟争祖产，在塘磡上扭打，淹死了两个在水里，这你也许知道的。竹山里呢，就有王大嫂上过吊，哎哟，那吊死的样子呵，真吓人！舌子掉出来尺把长，眼睛珠子暴出来比算盘子还大，那么的惨死，保不定冤魂不散！还有……”

“还有什么，别再讲了，讲得这样凶险，到了晚上真是要我的命，咸亲真爱作弄人！”

“别忙，让我讲给你听喽！我每回夜里走过竹山，总觉着离身的五六尺远有一阵阴风，由这儿忽然就吹到那儿，这一定是什么鬼怪在躲避我，这倒不是骗你。鬼是——自然是有的，不过像你说的那么凶，我还没碰过。”

“骗你是畜生。”荷生气得当天发誓，“你想，一年中间，老了两三个人，这不是鬼是什么。妈妈在世的时候，我每夜睡了一觉醒总听见她房里响动。第二天问她，她说好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身上动不得，喊也喊不出口，她怕是婆婆的阴魂回来了。你不信！像昨晚那么一响，你不怕才是真本事！”荷生涨红了脸，跟咸亲赌气，随即又补一句：“你不信，你今晚就在我家里住一晚试试看。”

“那怎么行，学校虽则放了假，我还要守屋。而且你们亲亲热热的，我干吗要来打你们的岔！”

“那要什么紧，你是怕她吧，她，我要如何就如何，你放心。”

“不成，不成，你晚上有伴，让我一人在鬼窝里送死，那我不干。”谈锋早已入港，咸亲还进一步的顶着。

“那末，就同在一房睡吧，我房里有两个床，真搭架子，你这家伙！”荷生终于许他一个最惠的条件。

咸亲庄严的沉默着，欲言又止，竟半推半就的承认了。他知道不承认，荷生会另请高明的。那时荷生嫂挑着水桶走进大门，预备到塘边的井里汲水，她每次瞧见缸里没有水，就自己去挑，因为如果靠丈夫的力量，恐怕他费尽吃母乳时的力也挑不起一担水，而且她除了洗衣烧饭外，没有事情可以消磨她那过剩的精力。她见了咸亲，脸上泛起两朵红云，低了头，忸怩而微笑的走过去。咸亲也庄重的笑着目送了她一程，而且乘着机会，活溜溜的眼珠在井边和荷生之间来回的闪动。荷生嫂在井边流连了些时候，终于一伸一缩那带着玉圈的手，弯着腰，提了两大桶水上来。这在平日，她不过是一举手之劳，然而毕竟累了，歇了许久才两手托着扁担一耸。这一耸，也和平日并无二致，然而那扁担老是失了平衡，不然便是扁担钩儿歪了，消磨了好些时光，那担水才顺遂的上了肩，才摆开时髦边的裤脚底下的那双粽子般的金莲，在地上一蹬一蹬的踱着八字路，胸前微凸的乳峰上下的震动，股上的衣襟摺左摺右的摺成个“人”字形。她走近大门，发现丈夫和咸亲注视自己，步法乱了，桶水泛滥，泼湿了裤子。

“你也太享福了，要娘们挑水吃！荷生嫂，我给你挑进去吧，横直我要进去取烟袋抽烟的。”咸亲啐了荷生一

口，走到荷生嫂的跟前说。“我自己挑，我自己挑。”荷生嫂谦恭了几句，走了几步，终于歇了，让咸亲挑去，自己在后跟着。荷生依然坐着不动，只心感的说抱歉的话：“要劳你的驾，真是对不住得很！”过了稍久的时间，咸亲才取了烟袋出来，抽完烟便走了，荷生嘱咐着：“晚上早点来！”咸亲应了一声“好。”“今晚会阳盛阴衰”的满意，充塞了荷生的脑门。

晚上，咸亲在校延捱了很久才赴约，欣领了荷生的一餐“搭架子”的责骂，在咸亲看来虽则驱鬼可操胜算，而伶俐驯良的他，却是诸事不妨谨慎谦和，荷生对他的责骂愈多，而驱鬼纯系被动，系应荷生的恳切的要求，是很彰明的了。

他在荷生家的屋前屋后巡视了一遭，口里咕噜着神秘的法语，尽了相当的职责，才进荷生的卧房。绣阁中骤添了一位生客，他们并不感着不便，本来咸亲那么谦和驯良，素来同他们是一家样，他们简直早已融成了一体，不过名义上咸亲不能有荷生那样多的幸福。床位的分配，是荷生嫂独睡一床，这许是她的年龄大了些，不大怕鬼；荷生便同咸亲一床睡。在荷生脑里不过是重温在校寄宿时的旧梦，在咸亲或有惊人的快感与满足罢。息灯后，室内寂静，屋瓦上不再有石头搏击的巨响，荷生渐渐酣睡了，只有咸亲的时间时作的轻微的咳嗽与荷生嫂“嗯—唉—”的叹息应和着，聊慰漫漫长夜的寂寥。

翌晨，荷生先张着矇迷的睡眼起来，一壁赞颂咸亲镇压的功勋，一壁下床着鞋，忽然发现了咸亲的鞋在离床几尺远的地上躺着。

“咸亲，你的鞋怎么会到那里去的，这真是活鬼敢大胆的跟你斗法，这还了得!”荷生以为咸亲被鬼作弄，鬼之魔力不可思议，他真有些惊惧!

“或许是我们自己将它踹开了也说不定，今晚再看吧!”咸亲很慎重的说，竟以研究的态度又预定了一晚，开辟了后路。

次晚，未睡之前，咸亲点三根香，焚着纸钱，在房门上喷着法水，才就寝。寂静一如前夜，只是在咸亲鼾声大作之际，一种小物件在地下擦着沙沙的响，似乎有鬼用线牵着它走。荷生很惊恐，扭醒了咸亲，咸亲审辨了一会，大声的骂：“安分点，老子在这儿”，那声音果然寂了。荷生胆壮了许多。

次晚，咸亲自然照旧在荷生家寄宿。在他们快入梦境时，一颗石子打着楼板响，这在别人或可断定那是在室内抛的，活鬼很容易擒捉，而在荷生，这响声便是一炸雷。他被吓慌了，抱着咸亲战抖着；咸亲大咳一声，预备动作，荷生也乘势大喊着助威：“如果真有活鬼，就再来一下!”他原想就这样将活鬼吓退，出乎意料的，一只茶杯破空而下，落在书桌上砸得粉碎。荷生可吓哑了，头上的冷汗直淋，倒在咸亲的怀里战栗。咸亲抚慰了一番，猛虎下山似的跃下床，在桌上一拍，在室内还追逐了一阵，才找着洋火，燃着灯。荷生大胆的下了床，他的妻也愕眙的探首帐门说：“吓坏了我啦，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哼，吓坏了你，睡得死猪一样的。”荷生的恐惧变了愤怒。

“茶杯不是搁在楼上毒耗子的吗？怎么会砸碎了呢?”

荷生拾起碎片说，“咸亲，你睡觉前在椅上看过的，看见这茶杯吗?”

“看见的，看见的，还放在墙角那里呢，无缘无故是不会掉下的。”咸亲很正经的答。

“是呀，还是我放在墙角上的呢，我画算放在那里会毒死几只耗子的。”荷生嫂也斜头摆脑的补了几句，无疑的，活鬼的确进了房。于是他们点着灯睡，提防着，勉强的煎熬到天明。

这天，荷生主张晚上点着桐油灯睡觉，桐油相传是辟邪的，大概好奇的荷生还想在桐油灯下一窥活鬼的原形，但是咸亲不赞成，他主张自己画一朵极灵验的符。结果，荷生主张画符与点桐油灯并举，咸亲不便十分反对，只得照办。就在那天，咸亲在山中斫了一枝桃，削去皮叶，慎重将事的用朱笔画了一朵古怪的符在上面，桃枝的一端用红绸缠着，钉在卧室的一角，夜深时，他在桃符前设了香案，焚香三揖之后，将预备好的雄鸡的头一捏，鲜血涔涔的染在桃符上，合掌闭目，诚虔的请了天师，然后告退。在多鬼的铜邑，这是驱鬼顶辣手的办法，而且这很关咸亲的威信，于是结果非常的灵验。这虽则是咸亲之功，而荷生的主张——点桐油灯——也不能说绝无稗益。

在半个月里，荷生家的活鬼似已绝了迹，咸亲不得已仍然回了校。荷生虽则没有什么厚贶报答他那驱鬼的劳绩，然而咸鱼干肉的款待，与乎旨酒的醺浸，更兼荷生很看重他与乎荷生嫂待遇他比荷生还亲密，这对于他那枯焦的人生已滋润了温和的时雨，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然而不!

沉霾的一晚，暗淡的月儿已跨过了高峰，荷生家屋后的竹山弥漫着妖氛，大众都已入梦，一颗石头又在荷生的屋瓦上响了。荷生卧房的桐油灯许是油干了，灭了。他异常的恐惧！他虽则胆怯，但不能不勉强去应付。他扭醒了妻，蹑手蹑脚的握稳猎枪，向窗口探视了许久，室内虽是墨黑，然而室外究有深灰色的微光在，微光里却能迷离的看出一堆黑影在动移。那不是树干，竹山里没有树；更不是竹，竹山里没有那么粗而矮的竹；也不是风儿吹花了他的眼。他真的看见了一堆黑影。他虽则怕，但那是无益的事，于是他即刻举枪瞄准。这孩子曾用猎枪打落过喜鹊，也打落过山鸡。那么一大堆黑影当然逃不出铁沙弹的范围，于是“砰”的一枪打去，除了宿鸟惊啼的声响外，还起了一阵足首，那足音渐渐的在竹林远处消灭了。

次日午后，荷生又未雨绸缪的走到小学校，想将这活鬼复现的恶消息报告他的挚友咸亲，再设法对付，但咸亲不在；过天又去访，可是学校的厨役已有人在代理。

美的戏剧

大田乡火神庙的戏已经演到最后的一天了。

秋收后，人们全有工夫去看戏，至于秋茄子那裁缝，不用说，热天，人们欢喜打赤膊，既用不着他做衣服，他又不能改变行业使自己成天忙；缝纫固是他的特长，然而天杀的大田乡的女人近年来竟自都能动起针线来，他那个“长”也就不怎么“特”，所以，倘使火神庙的戏整年的唱，他尽有工夫整年的看。

班子是从平江接来的，花了不少的钱，朝钱上看，戏剧定规是极美极美的，然而大田乡人却审不出其中的美，惟有秋茄子。当台上正演着一出《打龙袍》的黑头戏时，

已经上午十一点钟了，扮演过的戏子先先后后在台边的走廊里吃饭，而观众们却用油团包子之类的东西去果腹，只有秋茄子象着了魔似的尽敞开喉咙对那黑头嚷：

好哇——好——哇！”

他喊厌了，就抽空鼓着掌，好似他的心头横亘着一个问题；一静不如一动，这鼓掌叫好也象对于他那问题多少总有点帮助似的。不过他所得的帮助除那黑头对他瞅了两眼之外，便没有旁的。于是他愁肠辘辘的不免怀疑着：我和他不认识，尽鼓掌叫好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他灰心了，不去理会那黑头唱的戏，就急切的和一个乡董周旋着：

“喝，周家二爹，这晌人健吧？——今年府上的收成总算不错的，听说也有七成卟？好福气！”

周家二爹的回答是：“嗯，嗯，好，好，那里，三成还不到，说不定到冬上就会挨饿呢？”他那严峻的脸虽对着秋茄子，眼睛却看着台上那黑头，摸胡子。

“你老人家也来啦，哈哈，坐轿子来的吧？福庭四婊姐？”秋茄子很机敏，马上又换了方向对一个老太婆说，而且顺手逗逗她身边的孙男：“好脚色，已经进了洋学堂了吧，穿着新竹布褂裤，好个漂亮的公子少爷啊！”

那福庭四婊姐也全不理会这赞颂，硬绷绷的把话顶撞他：“你不要惹他哭，秋茄子，这孩子吵起来是没有高低的噢！”

但秋茄子仍然不死心，又向一个农夫瞎扯着：“喝，雨青哥，你来了，我说，是喽，你一定会来的，呵，好，好极啦！听说你的猪婆下了一窠崽卟？真是，一下就是十

三只，再过两个月又是百多块钱的进场啊！”

“猪是下了一大窠，可就没有东西喂，如今粮食贵啊！”那农夫做了半个笑脸走开了，生怕秋茄子这臭虫爬上身。

颇失望，身子转过半边来，秋茄子的那苦笑的脸即刻沉下了，好象堆了满天云，非常惨暗的。他象从冰窖里走出来，用得着到热火边去烤烤，就往人堆里一挤。他觉得和这些熟识的人，比他资格高的人去应酬是徒劳，离心中所待解决的问题相差得太远，他很灰心的想就些走回家，又觉家离火神庙不近，也觉家就带在他身边，家是除自己的五官四肢外见不到旁的，再三思索，觉得还是看黑头戏的强，那黑头虽和他很陌生，究竟还亲自瞅了他两眼呢！于是当那黑头唱完一节，他又热衷的嚷着：

“好，好，好——哇！”

不久，那黑头卸装了，退到走廊里，躺在床上抽大烟。秋茄子瞧准了，就慢慢地踱上楼，斜倚在栏杆上，走几步，歇一会儿，最后在那黑头床前的栏杆上伏着。那儿，在戏场没有身分的人谁都不敢站，因为那差不多是戏子的辖境，既便于看台上的戏，也便于看戏子画脸打扮，而在另外一种人，却可以闻闻鸦片或饭菜的香气，那简直是个形胜之地。秋茄子就占领了这形胜。

他耳朵好似极专诚在看台上那个花旦演的戏，眼睛却时时溜着躺在床上的黑头，不屑和先前一样对乡董们那末和颜悦色的，只把个傲慢的样子尽量排出来，因为那黑头这时也真讨厌，只顾自己慢通通的弄烟泡，全不理会他和搁在床的箱上的饭菜，正是吃饭的时候却不起来吃饭，从

迷濛的烟雾里透视过去，在秋茄子的眼里，那黑头简直是个出奇的怪物。那黑头费了二十多分钟才抽完两口烟，过足了瘾之后许久，才不死不活的灌了两口茶，闭着眼躺着不动，好象灵魂归了天，一直等到灵魂又回来了，徐徐张了醉迷的眼，偶然向他瞟了一下，瞧清楚了那站在床前的是他，秋茄子，而且似曾相识的向他微笑着点点头之后，秋茄子这才折节的装了半个笑脸，勉强和那黑头搭讪着：

"累了吗?"

"还好，还好，请坐！请坐！"

那黑头挣扎着爬起来，打量了秋茄子一下，就透着点儿亲热招呼着，但秋茄子依然冷静的不大理会人，他知道一味对人谦恭也不中用，在周家二爹，福庭四娘姐那里已经受过教训了。彼此沉默了一阵，最后还是那黑头找着话源开始说：

"先生对于戏剧也很内行的噢！"

在秋茄子那多年训练成功的陀背，那纸白的脸，那咳嗽，与乎言谈的神气，虽然够得上称"先生"，实际，这"先生"也是在他能对于戏剧鼓掌叫好的劳绩上奉赠的，现在既出乎意料的被尊为"先生"，这先生就不能不慎重点又让雇主儿溜了，因之他又稍稍和蔼点儿回答道：

"好说，好说，不内行，我们乡下人一年也难得看一两回戏，不过我还欢喜看戏就是，这儿每年唱戏我总在场的。"

"既然欢喜看戏，这不消说，对于戏剧定规是很内行的啦！——那末，先生，你说今天的戏究竟唱得怎么样?"

那黑头俨然遇了知己似的，假意的探询着，希冀再听

一回掌声或赞颂。秋茄子也觉着这倒是一个生意经，他庄严的沉默着，眼睛朝上翻了一下，抿一抿嘴说：

“今天的戏吗？——唔——我不敢说，总算还过得去吧，——在别人看起来呢，自然，象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土，能化上六七百串钱请班子唱戏，那戏定规是极美极美的，何况贵班在平江乡下很出名，接都接不到，行头又崭新崭新，使人一见就知道红是红，绿是绿，不会错。这不算，这样齐全的班子听说又还在省里攀来了两个脚，当然是没有缝眼给人说的，但是就我一个人的看法，以为这几天所唱的戏也只算还过得去，不过我得说明白，今天唱的那出《打龙袍》却两样，唱得特别好。”

那黑头起首脸色很难看，等到听完茄子的话，才又高兴了问：

“呵——就只那出《打龙袍》唱得好啊！——那末，这出戏里的角色你说又以那个唱得顶好呢？”

“这自然是那个扮包龙图的黑头喽，他是主角啊！”

那黑头微笑了一下即刻又睁着眼矜持的问：

“那末，那个唱黑头的好处究竟在那里呢，我又要请教啦？”

“这个请莫见气，我是外行，我对于贵班里的人是谁也不敢得罪，我说那黑头唱得好，实在是凭良心，并不是信口开河的，”秋茄子神经很紧张似的带着辩护的神气愕然的瞧着那黑头。

“不要紧，你尽管讲好咧！”

“是真的不见气？——那末我就老实说吧，——比如《打龙袍》这出戏，顶难做的是包龙图，这是谁都晓得的，

你想，他要在仁宗皇帝同李太后中间去圆通，一个是当朝天子，咳咳，——”他咳了两声，“一个是瞎眼的叫化婆，要他们认娘崽，这不是笑话，这不是惊天动地的事体？——呃——究竟是青天宰相啊，一上一下，他能够弄得周周到到，服服贴贴！你看他对仁宗皇帝那样下苦心去讽劝，对含冤十八年的李太后又这样耐得烦去访问，相信她，怜惜她，最后太后回朝，要责打仁宗啦，他又想出个打龙袍的法子来，这计策多好啊，两面都敷衍得过；哼，这样烦难的戏，那个黑头他就处处都能照顾到，描摩得活象，又细心，又圆熟，咳咳咳，——”秋茄子大咳着，并且摇着头用手拍着大腿说：“唉——这种做工才是入神入化的！”

“还有别的好处吗？”

“不要忙，我的精神不大好，请让我慢慢的讲，——再说，他那嗓子，唱得极多高，极端大啊！——这样放势的唱，没有一点沙喉咙夹杂在里头，这才叫做真喉咙，很难得的；唱别的还容易，唱西皮快板的黑头戏那的确要中气足，”秋茄子讲到这里，顺手拿着箱上一双筷，在桌上敲了一下：“你听那黑头唱的字音，哈——妙透了；”他没有方法表示那字音，就将筷在饭碗上敲着拍子一壁唱：“‘忽听万岁——宣一声——辰州——来了——放——粮——臣——撩袍——端带——，哈——一个字一个字交待得多清楚，多响亮，我们乡下人就从没有听过这样好的戏，南边人唱京调，别的不说，单是字音就闹不清，比如‘岁’‘宣’‘辰’这些字眼，都是南边人唱不出的，——‘放粮臣’三个字，哈，你看，唱得多干净，我挺硬！前

——咳咳咳，前——”秋茄子又大咳着，吐了一泡浓痰才把话接上，这是他临时发明的句子：“前年我记得也唱过这样一出戏，哈哈哈，那真是笑死人，他们唱的既不是京调，又不象土调，他们是浏阳班子，先生，不瞒你，那回若不是我在场，他们定规要吃亏的。也不知怎么弄的，那黑头漏了一句，看的人就起哄，草鞋片丢上台，个个口里只喊打，末后，若不是兄弟，先生，您猜那会成个怎么样的局势？连庙里的执年都压制不住呢！这群爱捣蛋的地痞们，个个挥拳擦掌要奔上台，哈，真凶险得很，若不是兄弟出来的话！您猜怎么弄的？兄弟看神气不对，就几步赶上楼，仿佛也就站在这儿吧，”秋茄子用筷子向楼下指着，一手拍胸脯，雄赳赳的接着说：“这就是我，兄弟，——我挺出来对他们骂道：‘喊，你们这群化孙子，你们问问良心看，戏是给谁唱的啦？戏是敬菩萨的啊！哼，菩萨还不曾开口，你们倒挥手动脚起来啦！成什么事体，你们这群欺神骂像的东西，定规要遭雷打的！’哈哈哈，这一来，他们才静下来了。——唔——我说到哪儿来了？——呵，讲的是前年那个黑头唱错了戏，是的，那本不成话，咳咳，相比见高低，所以我说，今天这出黑头戏的确是唱到了家的。其余做工啊，台步啊，那是不用说，都很美很美！”

“总也有一点毛病吧？”那黑头虽是一惊一喜的却依然富于兴趣的接续问。

“就只一处地方乱了板，但那是弦子跟不上，不能怪唱戏的人的，——我是乱说一百几，请莫见怪啊！”

“那里，那里，戏本是唱给人听的，演给人看的，没

有人在旁边指教一下子，戏是难得有长进的。”

“是的，是的——不过我是不大轻易讲人好话坏话的，也不爱讲，——不过，今天这黑头却的确唱得好，听说就是他，还同一个花旦是从省里下乡的呢？到底是省里来的脚强啊！可惜不知那——”秋茄子欲言又止的犹豫着，随即又改口说：“喊，先生，你是唱什么的啦！”

“过奖，过奖，吓，吓，吓，兄弟就是那个黑头。”那黑头笑嘻嘻站起来，鞠躬如也的伸着两手欢迎着秋茄子先生了：“你先生也抽烟的吗？吓吓，不客气啊，请——真的——”

“呵——”秋茄子用筷子在箱上重重的打了一下，睁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拖长了尖锐的声音，震骇得魂飞魄散似的嚷着：“就是你老先生啊，——那真了不得，——说人人到，幸而我没说别的，哈哈哈！”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吓吓，来吧，抽两口吧！”

“不客气，不客气，烟，我不会抽，——呵，就是你老先生，那真了不得！”

“怎样，抽得玩啊！”

“不客气，烟我不会抽，可是——这儿离家很远，懒得回去，您这里的饭，我倒是——”

“啊，还没有用饭吗？好，好，有的是，没有菜，就请随便用。”那黑头盛了碗饭给秋茄子，自己也盛了一碗陪着吃。

“呵——那真巧极了，那唱黑头的就是你老先生，哈，真难得！”

秋茄子那满含着饭的口冲出这最后的颂词时，偶一望

望走廊底下的观众，周家二爹，福庭四娘姐，以及许多的脑袋都向着他仰着，再望望戏台上，那儿却已歌沉响绝了，原来最后一日的上半天的戏收锣啦，于是，他不免感慨系之的便又补了一句：

“唉，好戏，唱得真好，很难得，照我的意思，这样的班子应该接着演下去才对的。”

一九二九年国庆日作

节　　妇

仅以八元的身价，阿银在十岁上便被卖给候补道夫人做小婢。

候补道大人姓郑。那是清末一个大饥荒的年头，他老人家每月三百元的乾薪也不能按期领，本无意化这末一笔巨款来设置这个赘疣的，而且自己年过半百，儿孙成群，更不必指望渺渺茫茫的将来在这小妞子身上得到安慰；这全是夫人的心肠太好了，太慈悲了，阿银的妈在冻饿中本只想将阿银卖上四五元好救救自己和怀里的孩子，好几天也无人过问，而候补道夫人却肯以八元慷慨的收买了去。

在当时，这义举阿银也懂得的。

革命以后，候补道大人挈眷退隐乡居了。十几年的乡居，阿银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先是只受点呵斥，轻微的鞭打，或罚一天不准吃饭，一夜不准睡觉；先是只服侍候补道夫人，沏茶盛饭，倒马桶，洗衣裳；先是只能吃剩饭残羹睡地板，穿仅仅不致冻死的衣服；可是夫人在几年之后去世了，阿银可就交了运。她不再受打骂和冻饿，也不必担任过劳的工作，她服侍候补道大人，吃好的，穿好的，而且可以睡在候补道大人脚边，当天冷的时候。至于最近的几年，她的生活变化得更加神速了，好像和牛呀，马呀，截然不同似的，原因是她渐渐的长大了，已有十八岁，而且长得很不错，明眸皓齿，身材苗条，懂得大家规范，也能井井有条的帮着太太们处理家政，差不多这家人家似乎少不了她。尤其是候补道大人，儿孙都在外面供职，失了老伴，自然更少不了她。

“男大须婚，女大须嫁”，这在阿银似乎不在乎的，而候补道大人却认为是不可违背的古训，他决意将她嫁给自己；自己的年纪只比她些微大了五十多岁，身体健壮，对于这件事也很需要，而且自问是能够胜任愉快的。顺从惯了的阿银，也很识抬举，用不着别人征求她的同意，她在无声无息中似乎早已首肯了。

实在，候补道大人是年高有德的，毫没把这件事当儿戏，正式结婚的这天，亲友都来了，长男柏年早就由北京带着家眷祝贺，比阿银还大的长孙振黄离职由上海赶到家。结婚仪式是行的文明结婚礼，男女相对鞠鞠躬就完事，这虽很合潮流的，所以大家对于这对红颜白发的夫妇并不觉着怎样出奇；不过在行家庭见面礼时，老头儿却踌

躇了一下，口里虽是掀须的忸怩的微笑着说："免了罢!"但还是由长了胡子的孩子们，快要做爹的孩子们，胡乱行了一顿礼。不过阿银呢，当长男循例叫她"亲姆"时，她低着头，红着脸，不知怎样做才好。她从不曾梦想到会结这样阔气的婚，新婚之日便有爹似的孩子叫她"亲姆"的。至于长孙和别的孙儿女们叫她"太婆"时，她觉着有些苦恼，对于这奇迹简直昏迷了。这些孩子们往常在家时不是拖着她的辫子当牛马一般牵着玩吗？这些孩子们往常不是粗糙的恶毒的叫着"阿银""死鬼"吗？她是已经习惯和他们那样子的，于今全变了。

总之，婚是结过了，在阿银的一生中总算是尝过了一回女人的滋味，总算是过着新鲜的生活，遭逢一回不很平淡的事。在有的小家气的女人们或者以为自己的地位一旦致于青云之上，免不掉借着"亲姆""太婆"来振作一番的，而阿银却觉得这尊称是僭越，是嘲笑，是侮辱；幸而这僭越，嘲笑，侮辱没有给她鞭打的苦痛受，她便像老丫头一样一切都习惯了。她照原先一样做人，替候补道大人泡茶倒水，见了长男叫"老爷"见了长孙辈叫"少爷"，见了无论谁依然是低首下心。好像这结婚只使她麻木了。她的身体上虽是起了点变化，她的心灵上却依然是很板滞而宁静的。她没有尊贵，她没有踌躇满志，她是年龄太轻了，她还是候补道大人的丫头，或者是他亲爱的孙女，这新鲜的生活她是没有发现一丝一毫的新鲜的!

婚后的一年，阿银公然做了母亲了，一个男孩子的母亲。候补道大人依然没有把这事当儿戏，孩子满月时，办了隆重的满月酒。这对于阿银的名分上很过得去。阿银也

很知足，全没把自己视为一品夫人而骄傲。她无声无息的尽母亲的职务，犹如尽丫头的职务一样。这抚育孩子的事，在她，不过是替候补道大人倒马桶洗衣裳等等的事务上加了一件而已，阿银还是往昔的阿银。

候补道大人没料七十二岁上便与年轻的妻子长辞了。这时阿银还只二十岁，孩子刚一岁。

在这悲境里，阿银也跟着大众哭的，她是寡妇了，披麻带白，长日伏在棺下，别人哭，她也哭，但哭过之后依然是安静的，无忧的，好像叫化子，丫头，亲姆，太婆，寡妇，这全都一样，无所谓喜，无所谓愁；总之，是已比曩日跟着母亲在北风呼呼尘埃扑扑的通衢中追着车马讨钱的时代强远了；总之，除了生活着而外，阿银是从没把过去未来的一切计较过，推敲过的。阿银是哲学者，是超人吗？不，阿银没有这资格的。她没领教过人生的丰富的滋味，没有一种好的灵感鼓动过她潜伏的热情，没有强烈的刺激兴奋她生命的力。她是昆虫，动物，可有可无的在这世上占着空间，做乞丐，做丫头，做亲姆，太婆，寡妇都无可无不可的。

丧事在纷忙中料理清楚了，全家的注视点都集中在阿银身上了；年轻人的主张，颇有赞成阿银如果愿意改嫁就改嫁的，而柏年和族中的长老总觉得阿银是正式的，且养了孩子，改嫁在官家人家是不太成话吧。她是应该守节，能守几时就算几时啊！于是阿银在候补道府上守着。守着什么呢？守着把孩子养大好靠孩子吗？守着候补道大人的牌位，争这口气，世代书香的名气吗？希冀在五六十年后有人给立贞节坊，有总统之流赐给褒状吗？阿银全没设想

这一切。守与不守她全可以随便的，反正无论怎样这都像是丫头的职务似的。

奔丧的游子游孙们为职务的关系又各自分散了，陪伴着阿银母子的是候补道大人的第三个儿子两夫妇和一个寡嫂。

这一来，在家人的眼中，阿银是没有地位的人了，没有丈夫，没有人宠眷，也没有了不得的生产力使全家都服服贴贴的不说话，而且她那种平安无事的态度也使人讨厌，那吃得肥肥胖胖的身体与乎一切青春少女的表情都令人作呕。她配像一年前那般的享受！她应该恢复绝顶的丫头的生活，因之她不免受些闲气与奚落。但这对于她没有什么，她做惯了丫头，她便努力的从事各种的操作，刻苦自己，菲薄自己，她自己觉得依然过的很不错。

但这种安分守己的生活也能博得人们的垂怜，因为柏年知道她乡居的不融洽，乘着同乡来京之便，把她带到都门了。

将到京的时候，柏年雇着汽车在前门车站等着，他没有小看这年轻的亲姆，真等着她到夜深。

十二点半的快车到站了，他伸长着脖子站在铁栅门外数着一个一个的旅客。在人堆里，他发现姗姗来迟的年轻而美丽的亲姆，抱着孩子跟在两个同乡的后面，他热烈的欢呼，和同乡的寒暄，和亲姆问安，和孩子拥抱。同乡的走了，他将亲姆拥上汽车如同照顾自己的女孩子儿似的，然后自己也跳上车，坐在亲姆的旁边。车在黑暗中前进，颠颠簸簸的他俩几乎有时是偎倚着了。这颠簸，这偎倚，把年轻的孤苦的少妇的心由宁静中掷到波浪里去了，她差

不多要感谢他那种流露着的欢迎的盛意，而且差不多领会出自己应该去感谢他的好处来的。

但是在车中只是摸着不着边际的问答，而且是不大自然的。

十几年的睽隔，都门的一切是全变了，除了灰尘扑扑的马路和坟墓一般荒凉的矮屋：阿银旧地重游，回首当年，免不了暗抛几点伤心之泪。

幸而柏年全家都对她好，她的生活差不多超过初做亲姆，太婆的时代了。

有一次午饭的时候，柏年夫妇忽然目光凝视着阿银头上蓬松的头发，用商量的口气说：

“亲姆何不把头发剪脱?”

“剪脱不难看吗？像我这样的人?”

柏年微笑的看住阿银，阿银感到他那种奇异的神情，很不自在的。

“于今的姑娘奶奶都时行剪发啊，像我三四十岁了也跟了她们剪了呢？剪了发几多轻便啊!”柏年夫人怂恿着。

“像别人，剪了发也还好看末，剪了多们省事啊……”柏年在旁凝视着阿银，打着边鼓，而且谄谀的笑，直把阿银的头都逼得低下去了，连耳朵都红了，最后也就忸怩的笑着认可了说：

“也好，下午就请太太替我剪了吧，要到外面去剪我是不惯的。”

剪了发的阿银又另具一种风光了，更年轻，更标致。在柏年的计划中觉得可惜的是少了一件时式的旗袍，于是：“亲姆也很可怜的，年轻轻的守着寡，到北京来一趟

也不容易的，替她做件把衣服使她快乐快乐吧。”这样向夫人恳求着，得了同意以后，不久，阿银便有好的旗袍穿了。

穿了旗袍又剪了发的阿银，不消说柏年更加不敢小看她的，上电影院，上城南游艺园，听京戏，全有阿银的分儿；阿银也不再自卑，不再过分的宁静，她满心欢悦的承受了这一切的快乐，她过得比以前更舒畅惬意！实在，她渐渐的有些明了为什么人家要使她过这样的好日子，她心旌摇摇的带着感谢的私衷来安排以后的一切。

两个月的快乐日子过去了，柏年夫人不幸得了病，被送进医院；家人是整天的在医院里出进，柏年阿银也常在医院里出进。可是日子拖久了，阿银是有孩子的人，不便常在病院里去吵扰病人，只在家照料着一切，而柏年也忽然不像以前那样守候在夫人身边，却趁着闲空奔回家厮守着阿银。

那晚九点钟的时候，柏年由病院回家。孩子们全睡了，柏年在阿银的房门口徘徊了好几次。阿银不知他在忧虑着什么，她抱着将要睡熟的孩子从床沿欠起身来低低的问：

“太太好了点吗？”

“谢谢亲姆，她好得多了，个把星期就要出院呢！”

这是多末好的机会，这是多末体贴的询问！柏年毫不踌躇的走进去，阿银胆怯的恭敬的将身体慢慢的移动，好像要将孩子放了，来倒一杯茶的样子。

“亲姆一个人不冷静吗？”说着，柏年半步一移的只想走拢去。

“还好，”这时孩子醒了，阿银对着他嗔骂着：“小东西吵得来！”

“总算乖的，这样小的人……”柏年微笑着，伸出手走拢去：“毛弟弟，我抱抱，我抱抱。”

柏年往前进，阿银往后退，最后是坐在床沿了，而柏年的手却伸过孩子的身体了，而且在拥抱的姿势之中顺便在阿银的乳房上来了几个花样。阿银的脸红了，头低了。她的心在砰砰的跳，她不像和从前一样的麻木，她微微感到生命中的某种的承受之需要。那由胡须边传出的蒸气是多高热啊，这个有胡子的人飘来飘去，时近时远，是多敏活，多勇敢啊！这都是不能在候补道大人的龙钟的身体内所能发现的宝藏，她昏昏沉沉的回味着推求着自己应该怎样顺从他报答他而获得的那种“好处”，曾经在汽车中幻梦过的“好处”。

孩子在老阿哥的手里起了不安，于是没有被玩弄多久就仍然传递到母亲的手中。在传递之际，柏年差不多是带着微微的抖颤偎倚着这年轻的母亲的；照样，那传递的手是盘旋于她的乳房这一带的，而且渐渐的那个四十多岁的胡子脸往下移，移到孩子的脸上，移到母亲的胸脯，慢慢的上升，去到母亲的下颌，骤然之间，那个于思于思的口和光溜而红润的那个接触了。

“亲姆。……”是一个低柔的声音。

阿银没有响，头搁在自己的胸上，胸在起伏，她明明白白的知道长男是要承欢膝下了，她脸透红的，沸热的，渐渐的把头向床里边移，当那个胡子脸逼到床里边时，她又慢慢地向外边移。

"亲姆，亲姆，我们来一来，……快！……快！……"

阿银仍然没有响，手里的孩子给夺去放在床上了，以后的一切谁知道，只有室内一点微薄的洋灯光照见那个疯狂了的胡子在……

在一种诱惑的冲动中，无可讳言的，阿银又被结婚了。在这种结婚中，阿银还可以说得到了一点的好处，可以说是有几分情愿的。她好像渐渐的脱彀了奴婢，开始在作人了。她心灵上发生了一种油然的生趣，身体上出现了一种天真的活泼，她不再无可无不可了，不再作婢女，亲姆，太婆，寡妇了，在她的生命上感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需求与满足，在这样的少妇的生活中，长男真没有冷遇她，她生活得比从前更好。

柏年夫人病好了以后，一切似乎都感觉一种不便。夫人虽是没有发现什么，然而阿银自己觉着有些恐惧。她没有地位的。糊糊涂涂混下去，那堪设想吗？况且柏年夫人是那末庄重干练！就是柏年自己也觉着不甚妥当，那是逆伦的事，传扬出去，于阿银没有什么，自己的家声，个人的名誉，地位，不全都毁了吗？虽然可说是干着自由恋爱，但在他这把年纪，有胡子的人，私通着先严的继室，这一切是定规会给毁了的。他想阿银还是离开这里，最好仍然回乡下，过年把又接来住上几个月就是。和阿银暗地商量了之后，阿银也认为是对的，非走不可。各自的心中没存留多少恋爱的情趣，只隐隐的瞧见许多许多的祸灾，如燎原之火一般，一发便不可收拾似的。

虽是暂时狠了心，柏年并没有薄待阿银，买了些衣料给她，买了些食品给她，这都是商量好夫人，当众给她

的，至于私地里的塞给她手里的有一对金戒指和钞票，一卷绸手巾和两瓶香水。

临行的时候，阿银脸色很难看。她恋恋于这样的生活吗？这是不由人恋的，也不见得有了不得的可恋的所在；不过回去受闲气，受奚落，操过劳的工作，月月年年板板滞滞的活着，那真是太难了。至于柏年呢，他当自己和阿银这次的把戏不过是平常生活中的“外快”，他有资格，有地位，有名誉，有金钱，而且有老婆，“外快”是不能列入决算的。他倒是没有什么。

柏年和夫人带着孩子们送阿银母子上车，将她介绍给铁路上一个职员，托他沿途照顾一切，要她到上海别停留，在上海有长孙照顾，他已经有电报给振黄叫他在车站迎候的。

阿银离京了，她又退回了孤单宁静无情趣的生活中了。自问是回乡以后无再起之望了。没有人给与她爱怜，分担心灵中的苦闷。她尝过半点人生的滋味，她不能全无苦闷，这种滋味为时太短促，太易于使人一回味就泪落滔滔的。不瞒人，阿银在旅途中也偷偷的饮泣过的，也随便的悲愁过的。

车到上海，已经下午五点钟了。车站是如此的广漠而陌生，天气是如此的寒冷而凄暗，无情的雨老是下着；阿银怎么办呢？她叫茶房将行李提出了月台，坐在长椅上守候着一个熟人来招扶，她没单独的出过门，在这人海中，她将怎么安排自己呢？长孙振黄没接着电报吗？没有知道火车到站的钟点吗？这不糟了吗？

旅客们差不多都已出站了，她好容易数清在站中徘徊

着的许多人。在许多人中，她远远的看见一个穿西服的青年，他正斜着眼珠在看她，她也注视着他，她好像认识他，想立起来招呼一声，那青年也好像认识她，才大胆的慢慢的走拢来，冒昧的试探着问，因为他们改了装了，虽然别离了不久。

“你是……”两个年轻的脸子逼近之后，忽然完全认识了。“呵，太婆，我几乎不认识了，哈哈!”

“是的，我早就看见大少爷的，又怕不是的，没有敢招呼。”

“好罢，我去叫车，太婆……父亲的电报说您今天定会到上海，我上午也来过的……”

阿银喜得什么似的，红着脸只是微笑着。她抱着孩子，在车站徘徊的急切的等候着叫车去的年轻人!

三辆车叫好了，即刻人和行李载到惠中旅馆的门前；下车以后，在惠中旅馆三楼上开了一间清洁的小房子。茶房拿了簿子来，问明了一切，在簿子上填着“郑”“二位”“由北京来”。

茶房泡了茶，倒了水之后，出去了，振黄也觉着太婆刚下车有自己在房里也许有些不方便的，也即刻退了出来，在外面买了些香烟糖果之类的东西又走进房。彼此重新寒暄了一阵，粗枝大叶的谈过了乡下，北京，上海的情形以后，振黄带着滑稽神气说：

“太婆是几时剪的发啊？——这旗袍是在北京做的吗？很时髦呢!”

“是的，”太婆红着脸，向孩子打趣：“孩子，快看，洋人，洋鬼子。”

两人四目相视的微笑。

室内又寂静了，是和谐的寂静。

晚餐是一个丰盛的晚餐，还有上等的玫瑰酒，这些是振黄特意备的。饭菜是阿银吃不下，然而振黄殷勤的劝，酒是阿银平日不沾口的，然而阿银难却的尽量的饮，振黄自然不消说。阿银是生怕白化费了钱吗？是故意不装客气吗？实际这其间，恐怕阿银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阿银又很快要从荒凉孤苦中解救出来啊！她要趁着青春尽量的陶醉啊。她他都是年轻人，斗室里又没有第三者。

夜已深了，天还是下着雨，阿银很感着疲倦，但当振黄每一提及要回去了，她总说还早，多坐坐是不妨的。然而说“要回去”是不能回去的，时钟敲了一点，振黄只得苦闷的坚决的走出房，阿银倚在门边遥遥的目送，等到他在扶梯上回头望了最后的一望，她才懒懒的，缓缓的将门轻掩着，下了锁，上床了。

直到破晓时，阿银才熟睡。

第二天早上，振黄来了，阿银从床上爬起来，开了门，两人相视笑了一下，就把门带上了。阿银的衣服都不曾穿好，扣好呢！

“我打算把几天不办事来陪太婆到各处白相白相。到上海一趟不容易啊?”

“都是自家人，客气做啥呢。”阿银偏着头，微笑的回答。

谁都只是微笑，红脸，继之以沉默。

阿银梳洗之后，和振黄一道吃了饭，饭后在先施永安新新的商场里兜了一个大圈子，又还在外滩公园逛了许

久。在公园里，两人轮流抱着孩子，一壁低语，一壁偎依着走，可没有挽着手，搂着腰；走累了在水边的条椅上坐下，谁都不说话。振黄是看着船，船是无情义的船，它有权力命令着离人说："跟我走"。它在人类的情感中拆过多少的烂污，载着多少的情人离开他们的伴侣啊！阿银是看着水，那水是何等伟大哟，船在它上面游戏，如同微小的臭虫一般的，它破碎了即刻便又凝结而为一体，它有多末坚强的力哟！它起着狂波细浪，抵抗着船呵，岸，人生不能这样自由的起着波澜吗？只能像粪沟的死水一样，生着蛆，或无意义的老给太阳曝得焦干吗？阿银于今也爱思虑了，她觉得以前是一池的死水。

这年轻的一对默默的悠然神往的坐着，好像一根绳索把他们牢牢系在那里，好像有万千的言语不知从何处倾诉起才好。谁都只想倒在谁的怀里去，谁都在心里伸出那只热腾腾的手在身边等候着交握。

"我们回去吧！"阿银侧转头看着振黄微笑。

"好，回去好好的吃一顿饭再上北京大戏院看电影。"振黄也看着阿银笑。

在影戏院，那《情人》的影片使阿银的灵魂的根柢全然动摇了，这影片振黄是看过的。他故意拣了这影戏！戏情恰巧是描写一个少女嫁给老头儿的故事，经过许多的曲折，这少女终于改嫁给老头儿的年轻的书记，那不啻是阿银的写照，是阿银的生命的过程，是阿银的楷模。这生动的故事无形中给与阿银一种伟大的生命的力，阿银是由宁静而不安，而愤慨，而毅勇；由残秋转到新春，她要趁着新春焕发着辉煌灿烂的光彩，阿银正是春天呢！

在振黄的眼里，阿银也绝不是太婆，她比自己还小一岁，她脸色红润，饱满。她剪了发，穿了新式的旗袍。她是一棵开展的鲜花。她需要新鲜的雨露。起首他们彼此痴痴的互相注视，注视到各人透明了心田的愿望，便又羞缩了。羞缩之后，在黑暗中又各人将自己的身体装着不关心的向对方倾斜，渐渐的互相偎倚，终于两只赤热的手互相紧握着，好似没有归宿的灵魂给幸神熨贴得平平坦坦的。

一出了影戏院，振黄又带她走进爵禄饭店跳舞厅。动人的音乐哟，直把个阿银昏迷在极乐的宫里，那楼抱着磨擦着震跳者的一对一对的神仙哟，直把个阿银支解了，融化了。阿银几乎是死过了的人，于今她是投胎在新的世界，她是优游在梦境里。

两人回到惠中，已是一点半钟了，天又下着雨，点心是在笑谈中用过了，孩子是放在被里熟睡了，剩余的享乐的影子渐渐变成了寒灰，沙漠，苦闷，在这对彷徨者的心中。阿银时而皱着眉头，时而在脸上浮着苦笑；振黄交叉着手在室内踱着，两次三番故意走到房门口又踌躇的走回来。

夜是深了，天是下着雨。

“这末晚，天又下雨，你家里的门恐怕叫不开了吧?”阿银鼓着勇气开头说。

“唔——我想——怎么办呢?”振黄苦笑着支支吾吾的找不着决断的回答。

“那末——你就——随随便便不行吗?”阿银羞涩的将眼睛向他溜了一下，把头低了，慢慢的走到门口将门落了锁，振黄背着她痴望着窗户，暗自欢笑!

阿银坐在床沿，慢慢的握着枕边的电灯开关机，将电灯灭了，一忽儿又开了，一忽儿又灭了。长久的灭了。窗边的黑影渐渐的在床边消失。

阿银好像真正结了婚。

振黄将自己的所有，全部奉赠给阿银，阿银也将自己的所有和他的相交换。

阿银好像真正做了人了，刺激了，奋发了，强有力了，新鲜了，满足了，她是人间极乐的少妇。

在惠中旅馆一连好几天，阿银的日子过得真不错，无挂虑，无拘束。安逸的满足的不希望在这人世再奢望什么。振黄是和顺的绵羊一般的，对于阿银非常的多情缱绻。

为着经济而苦恼，振黄将阿银接到自己的寓所里住了半个月。这半月之中，他们过得真不错。

一天，振黄在公司里接了父亲的信，信中是询及阿银何日到沪，何日回乡等的事，振黄没回信。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振黄又接着父亲的信，挂号寄来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务嘱太婆即日回乡，青年嫠妇，应守先君坟墓，否则飞短流长，有隳家声，贻羞乡里，置我等颜面于何地！……”

振黄接到这信以后装出非常的气闷的样子，这情形使阿银起了疑惑了。

“这几天，你怎么了，这样不快乐？”

“……”

“你说啊，发生了什么了啊？”

"父亲催你赶快回去。"

阿银听了这话，脸色变了，麻木了。

"那末，他怎样说啊!"

"他说你不回到乡下去是不成事的!"

"讨厌，我不回去，谁管得着我，哼——那末，你打算怎样呢?"阿银显得非常的有勇气，愤怒，而且责骂起来了。

"我——我——我是想不出办法——自然是……你能够不回去最好喽——但是——"

"那末，我是决计不回乡下去的，我不能离开你，我万万不能……"阿银是咬紧牙齿在说，眼泪几乎在流了。

"但是——"

几天又过去了，振黄又接到父亲的信，他将要专为这事赶到上海。

"这是不行的，我想，父亲会赶了来呢?"振忽然决绝的说。

阿银睁着眼睛瞧着他半天不说话，她没有勇气了，她全身抖颤着，昏迷了，退回坟墓了，她倒在床上号啕的哭。新的生活刚上轨又出轨了。这一出轨会撞在山岩上，会跌倒在绝壁之下，会永远偃卧在溟漠的荒原中，永无可救的，万劫不复的。于是阿银又宁静了，失了生命之力了，乞丐，奴婢，亲姆，太婆，寡妇，肉的贩卖者或者情妇，她无可无不可了。

在两天的拥抱，勇敢的享乐着或者是涕泗交流的悲楚着以后，她无声无息的决意回乡去做节妇。

虽然殷勤送别的振黄在江岸娓娓的跟随着她，且预约

着后会的佳期，来日方长的勉慰着她，……然而阿银依然是无声无息的，木石般钻进了船舱，一屁股将自己嵌在木椅上，泪水滔滔的淌，世界毁灭了，一切摧倒了，仅仅一个长蛇在亮晶晶的荡漾的泪波中蜿蜒着：

"候补道大人……老爷……少爷……八块钱！"

一九二九，二，二三，于上海，初稿

晚　　餐

下午，两点钟，这家人家总算用过了早餐，早餐有大黄鱼，有青菜，有荷包蛋，是破釜沉舟的尽半元财办的；未来的命运并不知道怎么样，也权且偷安享乐着再说。不知稼穑之艰难的孩子阿富，生怕错过机会似的，足足扒了三大碗饭进肚子，菜是全不听母亲阿姐的呵叱，一双筷老在鱼碗里蛋碗里搅，直到桌上羹肴狼藉，他才放了碗，嘴边还挂着鱼刺就邀妹妹到大门外，圈定一块干净地，用粉笔画着方格，轮流的掷着瓦片，跳着瓦片，跳着，竞赛着“造房子”。饭后，多愁多虑的母亲收拾好灶间，便进房用鸡毛帚掸来掸去，把几件极熟习的家具左推右移，只想排

出个新花样；箱里柜里的东西，原在前几天移居到新寓时仔细查点过的，这时还觉丢了什么，重行一一去观察，去记忆，甚至连一个针箍的沿革都要背诵出来；就这样去消化肚皮里的滋养料，就这样去撵走那漫漫的下午；肠胃里虽暂时感觉饱满，心中地依旧留着缺陷，这缺陷反因刚才的过分享乐愈显得空洞。大女儿翠花则不知怎样起了兴头，精细的在梳妆台前装饰，胭脂水粉敷得极其匀称，旗袍靴袜全换崭新的。

她起了什么野心敢这样装饰呢？蹂躏够了的身子固然乐得在森严的禁令中休养休养，可是自从她失了那个"业"以后，有种种的要求却不容她把自己荒芜下去。她仅擅长接客的技能，未来的幸福，全家的生命，全凭这技能去开创，去维系，抛却这已熟练了的技能再绕弯儿从新干起，不独犯不上，也没有什么大好处。她们格于禁令，由秦淮河附近拆下牌子，躲在这儿已一星期多了，偃旗息鼓，门前车马绝迹，这隐居的生活，正同在深山古寺中苦修的僧尼，和尘世绝了缘一般。

她装饰好，躺了等着；坐了想着；想做点杂事，又像把自己糟蹋了似的，便在房间徘徊。究竟等着什么，想着什么，连她自己也觉茫然。她正同她母亲一样，享乐之后，心中反而开裂了一个无底洞，这黑魆魆的洞凶险的要陷落她母亲，她弟妹，她自己以及她的全世界。两次三番她跨出房门想避开这可怕的局面，然而那没有陈设的小客堂，污暗的母亲的卧室，荒漠的灶间，一切，总使她见了不舒服；向大门隙里一张望，门外有时是阁阁的响着查街的巡警的皮鞋声，有时是闪着官厅人员的皮带的伟影，她

就赶快缩进房，躺着，坐着，徬徨着。这怯弱的“居民”就如笼中的小雀子，如离群的雁，真不知要怎样“居”才好。

她立在衣镜前端详着自己，粉纸在鼻头上，额角上又精细的擦了一遍，觉着实在是毫无遗憾的了；按一按头顶，鸭屁股光溜溜的也犯不上再敷司丹康了；于是袅袅婷婷的侧转身，这姿态正同荡漾的微波，正同融融的温柔的海，她斜睨着整个的海面，斜睨着沿海的曲线，且轻飘而袅娜的蹀了几步这样对镜卖弄着风情，同时也咨嗟的给予自己以同情的慰藉。

母亲并非没有关心这打扮齐全女儿的，她心中除温习着已经付出的三十元房金，二元木柴，三元米等的大事情而外，也留神到女儿之所以要装得那末妖艳的意义。她想：只须女儿一出门，个把客人定能拉到手的，住夜十元，八元；打茶围，一元，二元，这是不用愁的。晚餐更应该丰盛点，是啊，我现在就该盘算买什么菜——她出门不会给人识破吧，不会给人告发吧，倘是触霉头给警察破获了，天啦，她会被送进济良所，我还得罚钱，往后我凭什么养活自己，凭什么养活儿女呢？孩子也得读几年书，学一门职业，小女儿也得读几年书，要到十七八岁才能正式上捐，呵，我老昏了，明的暗的全都禁止的啊！……总之，她平常把翠花尊重得同什么似的，与其她在外出乱子，宁肯暂时忍耐着饥饿。她划算好了，对女儿说：

“你不打算到什么到地方去吧，姑娘？”

“想是自然想出去走走啊，——我们不是也要吃晚饭吗？菜呢？——妈，一礼拜一礼拜呆坐下去，我真不知会

弄成什么样子的。”

“你还是在家歇歇的好，我什么都已打好算盘的，我还有两个金戒指，足金的，总值二十来块钱，几天不出门难道真的饿死了不成？”

“吃完了首饰又吃什么呢。九九归一，我们横直是要靠捞野食吃饭的，我想只要小心点就是，出去溜溜有什么要紧。”

“我看是不妥当，姑娘，像你这样的打扮！外面的风声还紧得很呢！听说，呵，是啊，我还忘记把一件新闻说给你听呢，——今早我出去买菜，碰见红菱的妈子，是她告诉我的，说是市长近来亲自出来查呢。昨天晚上还在龙门西街二号把小鸭子连客人都捉了去，押在公安局里，晓得是谁告发的啦，你看可怕不？客人还是挂金牌的官儿呢，像是小官见了大官，就像耗子见了猫似的，起初认是小鸭子男人的朋友，来玩玩的，等到巡警在他身上搜出风流套，才没有话说了。还是多歇几天的好，姑娘，实在这地方将来登不下，我们还好到上海去混的啊！”

以翠花平日的势力，是足够左右母亲的主张的，但这时只须记一记在秦淮河附近未拆牌子时的风声鹤唳的可怖情状，再推一推被破获之后是怎么个情形，她实在没有勇气来反对母亲的话，只皱着眉，低着头，在房里来回的踱。最后，她心中忽然发现了一线光明，她脱去那件淡红色旗袍，长丝袜，漆皮靴，换上浅蓝国布的长衣，穿着麻纱袜，青布鞋，只让脸子照旧的漂亮，整理好了，她走到母亲前说：

“妈，你看这种土里土气的打扮怎样？”

“唔！——穿大布的好得多啦！——倒像个学堂里的小姐！”

“阿富他们两个小鬼不知道到什么地方玩去了？我去看看他们噢，妈！”

她微笑着，几步跑到大门外，倚门立着，母亲钉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

大门外，各色的人来来往往，她起首拣好的看，没有好的，就连听差之类的人也垂青起来；为着救急，全部可以抛弃爱憎去行事儿的。她远远的注意他们的姿态，注意他们的装饰，然后注意他们的脸子。自然，人们的眼睛里是绝没有把她放过的，当他们走近了，瞅着她转着念头的时候，她娇羞的低了头，眼瞧着别处。这时，阿富和阿妹还在门前玩，她故意和他们打趣，借此遮掩遮掩。有时发觉人们的眼睛死死的盯着她，甚至停步对她看，她就连手也不知怎么搁，脚也不怎么站，正正经经的不给人颜色看，可是那人将要走了，她却又会把眉眼丢了去；那人再回头来看她了，她使他知道自己也在看他了，则偏又回复那不睬不理的样子。她做得很规矩，完全是女学生的庄严样子，一点儿也显不出是营着“业”的。总之，这少女只将兜揽的广告在一双闪烁的妙目里登着而已，正是春天，谁不说这闺秀在怀着春呢？然而一点钟一点钟过去，始终没有一个仁人君子下决心肯破费几文来把她弄上手的。

辰光渐渐晚下来了，她依旧立在门前；人们依旧在门前络绎；依旧和她互相注视；来了又过去了；头回转了，又终于去了，远了，没有新的变化。她关照阿富和妹妹当心车马的推撞，吩咐他们别离家太远，自己便转身进去；

不久又站在门外，一刻儿又进去了，在房里照过镜子了，夕阳将西下了，她毕竟还立在门外，且决了心大胆的离开了家门，向热闹地方姗姗的走去。

她算得胜回朝了，不久，在回家的路子，她带着她的俘虏，是个中年的瘦子，脸色苍白，头发蓬松，看样子，恐怕他也没有热忱和兴致在她身上图报效的，或者他是一时的好奇，寻寻开心，或者他是闲着没事做，尽在马路上巡阅，或者他是个描写恋爱的小说家，是个抄袭派的文坛健将，为文学，才老在妇女里去经验人生的。他不即不离的时而走过她，掉过头来瞧，时而落在她后面，咕噜着听不清的情语。她把苦闷的微笑应酬着，口里虽没说出半句亲昵的话，然而流盼的眉眼，却是富于情谊的把那瘦子勾着走。

走到家门口，阿富和妹妹正从母亲那里要了三四个铜子冲了出来，向她们瞧了一眼，就奔到糖担子那里去了。瘦子踌躇的站住了。她即刻返身向他点点头，走进门，隐藏了半个身子在门后，嫣然的低声说：

“请进来呀，不要紧的！”

瘦子大胆走进去了，门关了，里面是欢欢喜喜的，外面是太太平平的，然而不久，来了一个维持治安的警察。他是附近的站岗的，他早已看清楚了这幕剧，然而这对于官厅是违禁的。他耐得烦在这家人家周围逡巡着，向门隙里张望着，在屋后的窗下倾听着。

“妈，客人来啦。”翠花婉转地欢呼着把瘦子引进房。

瘦子是长于跟女人游戏的。这样的溜进女人房里也不是破题儿第一遭，女人，他很欢喜的，至于赔本跟女人去

周旋，却为他所不喜。在翠花的大方的呼唤声中，他早已分晓这女人是不是属于他所欢喜的一类的，但是既来了，也只得瞧着办。

母亲端了一杯茶和一盘瓜子进房，便走开了。翠花陪瘦子坐在梳妆台两边，彼此互看了一眼，她开始问：

“先生贵姓?”

“吴。”

“在那里得意?”

“没有得意过，打流，吓吓，你贵姓?”

“客气！客 气！——我姓刘。”

“你的芳名是——?”

“翠花。”

“呵，翠花——好漂亮的名字！——人更漂亮呢！今年几岁?”

“十九，怕不相信吧?”

“不相信，还不到呢！——你的先生……”

“我还没有——”

“那末，你是在学校里读书的吗?”

“书是读过的。”她红着脸，低了头弄衣角，立即又抬了一下头，眼睛瞧着梳妆台，手在台上画着，一壁说：“原先我在初等毕过业，到十三岁，父亲死了，没有法子，后来就跑到这条路上来啦。家里有母亲，有弟妹，要吃饭啊，先生！要是肯帮忙，能够留在这里，真是感激不尽!”

“那倒也无所谓帮忙，只是——”瘦子吞了下半句，瞧着翠花苦笑着，随即伸了伸懒腰。

“请到床上歇歇吧。”静默了一会之后，翠花没有得到

满意的回答，颇有点过意不去。她走出房，让他去考虑一下。她走到母亲那里，将情形报告了，两人脸上浮出欢笑来。总之，瘦子即令不留在家里，只须给一二元茶围钱，目前就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瘦子横躺在床上，心中也不算很冷静。原先是只想怎样能开脱，只想怎样使他那皮匣的四五块没有丝毫的损失，然而现在觉得绷子床还柔软芬芳，屋子还干净华丽，女的脸子也不错，也读过书，穿着还雅素，娇小伶俐，怎见得比女学生少奶奶减色？玩玩女学生，吊吊少奶奶怎见得不花费分文？况且那全是享乐，这则除享乐之外而对于某一方面还有所谓“帮忙”的性质的，花两块钱他是已经决定的了，但也不情愿白送掉。当翠花进房坐在床沿了，他开始握住她的手，摩抚着，渐渐的由浅入深的逗她，将她攀倒，做出各种的游戏，且交谈着。

“你们在这里多久了？”

“三四年了，原先在秦淮河夫子庙一带住，是一礼拜前搬过来的。”

“听说干你们这种事的近来不大方便啊，为什么不到妇女习艺所里学一门正当职业，或是落子馆里去唱唱？”

“还讲得到方便，唉，不准登在南京末，简直，连暗的都得查禁呢！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要养活一家人，进习艺所能养我一家吗？能使我的弟妹上学吗？如果能，再好没有，我进习艺所就是。至于落子馆，我嗓子不好。像她们，唱完了落子，还不是依然干我们这样的事？我以为如今当官的也真有点奇怪，把我们赶走，不准挂牌子，罚钱，拘押，那向真吓得够了，可是唱落子的那种方法他们

倒赞成，哈哈哈！真奇怪！”

“落子馆里姑娘们是在那里说书劝世，不准穿着得奇形怪状，不准唱淫词浪调，究竟和你们两样一点的。”

“什么两样，一个模子，我到过那里，她们说的什么书，简直在那里唱戏，有些戏还是客人点的，一块钱一出。”

“你的话固然不错，但那究是官厅许可的娱乐机关呵！”

“所以我说如今当官的就有些奇怪啦。——如今我也什么不埋怨，我只埋怨我父亲死得太早。要是能够使我在高等里毕过业，学了三民主义，那我也就用不着干如今这个路。我同乡的一个姑娘和我在初等里同过学的，年纪比我大两岁，可是她在高等毕过业又进过年把中学，听说她在湖北干过宣传科呢！百几十块钱一月，多惬意！不过名声也不大好，听说她在外面姘了数不清的同志，这和我们又高超了多少？”

“那是恋爱啊，恋爱是很神圣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的，一个男人勾搭上一个女人，这就叫恋爱，勾搭不上女人，就去找窑子，这就叫做嫖，比如客人爱了那窑子，窑子也爱了那客人，这也还是叫做嫖，因为窑子是要钱的。但是他勾搭上的那个女人多半是有钱的，有饭吃，当然她不要钱，甚至倒贴钱都可以，但也得请她吃大菜，看电影。若是那女人境遇不好，你得供给她的衣食，若是和她正式结了婚，还得养她一世，这就不算嫖吗？——先生，您今天肯上我这儿来，总算看得起我，而且我是很爱你这种人的，你很爽气，我求求你把我们这回

事也看成恋爱吧，犹如你和没有钱用没有饭吃的女人恋爱了吧，你也不必把它看成神圣，只须把它看成慈善事业就得了吧。——你晓得我们当窑子也不是没有一点骨气的，我们不像那些已经嫁了的女人，背了男人跟姘头跑，一辈子不见自己男人的面，我们只要那客人认识我，随他那时欢喜我，他就可以来满足了去，只要他每次给我们袁世凯。——我晓得你先生就是为着这一点看不起我们喽！但是，在从前孙传芳坐南京时，我们生意好，很好混，我们也晓得摆臭架子，呃，不是知心的客人，我们也不轻易留住的，可是如今不同了，不准挂牌子，又什么都贵了几倍，所以，我们很苦楚，先生，只要您愿意，我总不会忘记您请帮帮忙留在这里吧！”

“无所谓帮忙，我曾对你说过的，我也不是不愿意，我听了你一番话，我不但喜欢你，还很佩服你，可是我对你说过的，我在打流，我没有许多袁世凯，我身上只有五块钱，我赌咒都可以的，等明天设了法再来吧，对不起得很，明天准来就是！”

“你真的有五块钱吗？先生，哈，哈，哈，这就够了，你打流，我知道你不是连晚饭米都没有的；我们要吃饭，你也要吃饭，全都要吃饭，你没有多少钱，我们也不会剥你的皮，是不是？好！我们不讲钱多少，你就留在这里吧！”

她嬉笑颜开的说，一手搭在瘦子肩上，把脸凑近他的脸，亲密的和他吻了一吻。

这时大门忽然有人重重的敲了二下，他母亲去开了门，进来的却是个警察，接连又一个，还有一个在门外，

是原先那个站岗的。

“有什么吩咐我们吗，巡官?”

“我们是调查户口的，你们家里有几个人？这里就只你一家吗?”

“就只一家，我有二个女儿，一个孩子，连我自己四个。”

“你的女儿多大？孩子多大?”

“大女儿十九，孩子十二，小女儿才八岁。”

“那末，刚才进来的男子是谁?”

“是——没有，没有男子进来啊!”

“瞎说，明明有男子进来的，跟在一个女子后面。”

翠花给房外的盘查声惊骇了，从床上跳起来了，向房外偷看了一下，即刻脸色苍白了，战栗的轻轻奔到瘦子前嗫嚅的说：

“见鬼，巡警来了，真倒霉，我们还是大大方方走出房吧，免得他们搜，你答应是我哥哥就是。”

瘦子昂然走出房，不久翠花也走出房，于是巡警走近瘦子说：

“你是谁?”

“我是我。”

“呵，你是你。这女子是谁?”

“是我妹妹。”

“这太太是你什么人?”

“是我母亲，怎么样?”

“不怎么样。”

巡警忍耐着，回头对翠花的母亲说。

“你不是说你的孩子十二岁吗，”说着，用手指着那瘦子，“看他的样子，就连二十三十也有啦，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

“十二也好，二十三十也好，这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大概也不妨害公安吧？”

“什么？不妨害公安？你说的！可是公安局里不能由你这末说，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干的是什么？不必费话啦，走，走，一起走，一起走。”

这屋里登时起了一阵无谓的纷乱：母亲作出下贱的样子，噜噜嗦嗦哀恳着；瘦子换了柔和的态度，镇静的分辩着；翠花两手捧着脸，低声的饮泣着。但不由人噜嗦，不由人分辩，更不在乎那低声的饮泣，全都应该走，留了一个警察守着门，其余两个押着她们走。

正要回家的阿富和妹妹在门外的微光中瞧见了这一队，阿富奔着喊：

“姆妈——阿姐——你们还到什么地方去啊，这时候，——我们饿透了，晚饭呢？”

他抢过警察前，拖住母亲的手，嬉皮娇戆的纠缠着，那赶不上阿哥的小女孩却哇的一声哭倒在远处的街旁，尽在那里放赖。

一九二九，五，三十，于上海

勃 谿

从放工的钟声里走出工厂，便杂在一群奔跑着赶午餐的女工中了。他想：在这一堆堂客们里漫踱着，设若其中的一个垂青起来，或无意间互相推撞一下，那成？三脚两步跳出这漩涡吧，但家里那个娘姨年纪不算老，也许楼上两个年轻女人在灶间烧菜，或在后门口谈天，自家在那中间呆呆的站着，那又成？……怀着这不安的心情，于是前后左右那些穿旗袍的，系裙子的，剪鸭屁股的，梳横S的，以及长的，矮的，蛮的，俏的，平常本可任意回头去瞧瞧的，这时也只得非礼勿视，头端端正正的竖着，眼珠斜斜的溜一溜便直射着老远的车马和眼前许多活动的曲

线；身体是东闪西避的像在交织的电网里穿插，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那般走投无路。他知道如此小心翼翼恐还不足以赎其辜，因为后面一大群里有他那个她，而她那双眼睛又一定还像巡洋舰上的探海灯，在监视着他，巨炮瞄准着他，一有动作就会被轰毁的，实际，别的事他并不怕她，但在男女的关系上她对付的能力可不弱，一丝一毫都不放松的，有时还无缘无故在挑衅，以为不如此这野马定规给什么贱货牵了去。因此，起码，他对她是不能有点不踽踽的。

家门口是到了，娘姨已经烧好饭抱着小人在弄堂口候着，灶间也是冷火秋烟的寂静，他脱了险似的在客堂间门外很挺拔的待着，以为一路都在上帝鉴临之下，自问是可告无罪于她的，但不久，突现在后门口的却仍是老早就板起的一座三角脸；本来这不过板一板而已，没别的变故终究要复原的，可是楼上那两个偏在这时走下来，而且不能避免的满不在乎的在他身边擦过，这就不能不使那个她眼珠朝他和她们之间翻着，强盗似的从口袋里抢出钥匙，粗重的开了锁，猛烈的推开了门，随即把那“贱货”暴出来。如果他回嘴，那“不关你事”定规可以听到的。他是已经做过几年的男人，当然知道怎样利用男人的火，那火一发，在女人看是应该了不得的。这小风波用威严的沉默尽对付得下，因之他不响。看形势，她也就不敢再多嘴。

饭菜像贡在两个雷神前，没有声息也无暇玩味就被吞掉了，又生怕这局面的开展，男的便饭碗一丢就走了。

说是两家头暂时离开了太平些，但那只是暂时的事。

到下午放工时，他还是不敢忘记上午那回事，特意在

工厂多待一会，揣想着马路上那些妖精是已经绝了迹，揣想他那个她是一路平安的已经走到家，已经好好生生开了房门一屁股钉在床沿正默念着“现在该是他回来的时候了！”然后他才急忙窜到家，一直冲进房，使自家和楼上人连打照面的机会都没有，这才算差强人意的，他沉默的看他的书，她也放下板起的面孔料理她的一切。

人是到家了，没问题的，然而这天是腊月二十三，她祖母家请在晚上吃年饭，两家头早就答应一定去，前一天也有人来嘱咐过，十回请就有九回不敢到的他，这回当然不反悔，可是那时形势似乎又变了，她打扮好了自己，关照好了娘姨，预备好了孩子的饮食，一切都安排好了，抬头瞅着伏在写字台上一本正经的看书的他，装出个不自然的和颜悦色来：“喂，你究竟怎样喽？——不早啦，还不预备？”这样的问的时候，然而他不理。实际，他是嫌她只肯出五成“低首下心”的价格来买自家的承诺的，男人在女人身上图报复，有时宜于在晚上用严峻的态度，也宜于她娘家有事故的时候，因之等第二的“喂，赶快啊！”发出了，他才头都不抬的强勉着答道：

“你去你的好喽！——我是不去的。”

“哟哟哟，又装架子，因为上午说了那末句话就——？”

看形势，只要他肯开口事情是可以转弯的，她就涎着脸把话顶上去，生怕弄僵这桩生意似的即刻加了几成价。但这反而引起对手的居奇：

“无论如何不去！”

“那你就当初不能答应人家呀！——害他们等，而且

请了多少次，一次都不去是不行的。——等下他们问起来，我把什么话答应?”

“不去，不去，死人也不去——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他们问起来，你随便扯句谎就行。何必定要我同去?——跑到人家吃一顿，回家要呕几天气是犯不上的。”

逼到“呕气”上，实在是使她无法解辩的，就只好沉默着。但排了许久的阵，不去是太扫兴，一人去又不便，且在玻璃柜前扭了一扭，总觉着那旗袍太合式，头发也剪得真称意，新皮鞋在地板上阁托阁托的也着实有韵致，时钟是早已催走了黄昏，还在滴打滴打的真令人烦煞，人是伏在写字台上在装腔作势，去是未尝不可去，就为着通不过“呕气”那难关，于是，起首，她不能不“只要你自己……我为什么要……”的低语着，但终于立即改口说：“呵哟，走吧，老天爷，我决不和你吵就是。”这似是带嗔带笑的语调，实际她是已经做出实足的派头在哀恳了，且蛇精般走拢来缠，推，他虽则口里说“真讨厌!”“真麻烦!”心里未尝不这样说：“是时候啦，只等你再恳求一下就可以……”于是，果真等到受了她一下推，他才勉强收拾收拾。一道走了，脸上依然满堆着不情愿的乌云。

祖母家有她的一个寡婶婶，是她先叔由堂子里接出来的，年近四十还是胖里藏娇，不曾减却一点畴昔的风度，也有她的两个年轻嫂嫂，分居的她的弟弟也带着小巧的媳妇儿来了。这些人都伶俐活泼，擅应酬，在她的眼里那都是些尤物，足以迷惑她的他而有余，在敬茶敬烟等事上也都是些引诱的勾当，说他俩是和她们在一块吃年饭，那真罪过。

这自然是饭吃了就不愿在那儿多停留的，加之男的女的聚在门口送别时，那又简直等于在幽会，在情话，总之，她是嫌他和她们太接近了，就匆忙的往前冲，示个范好使他识相，随即又转头嚷：

“走啊，还站着干什么！”

在许多人前他不便回嘴，只闷着走，他是完全被卖了，被骗到她的势力范围内给白骂了一顿。他的血在倒流，全身在发热，人是机械的被一肚子蒸气在推行，直到街口才从一堆恶毒的愤怨的言语里找出那极轻松的一句，不管那已是几乎失了时效的：

“走自然是走，谁还想在这里过夜不成！——我原是不肯来的，妈的，不知是什么鬼要牵引我。”

这几乎是对自己说，在车马喧嚷中，她已经低着头在两丈远的人缝里钻了，然而他总算吁了一口气。他眼光四瞩着，觉身后没有巡洋舰，也没有向自己瞄准的巨炮，心头一舒展就忽然被一种神妙的感觉牵制了他，他不明白她为什么无缘无故要顶撞自己，却又在愤怒中把自己放弃了，让自己的男女杂沓的通衢这般的自在？难道她是藉着这玩意来消遣？那就自己何必那末的认真？于是他就像人海中的夜的梦游者一般，把自己搁在一个旁观者的地位来观察自己以外的他和她，以及一切，那酝酿着正待暴发的火花早已无形消灭了，突现在眼前的仿佛是一个奇特而桀骜不驯的不许任何雌动物占有她的伴侣的雌动物；她没头没脑直往前窜，让那些雄动物把她推到左又挤到右，有些是走过她连连扭转头迷迷的瞧着她，有些是牢牢的在她后面跟着，于是他想：假使她是为自家所有，自家能看得过

意，不把那婊子崽槌个臭死？假使她不为自家所有，自家能不像别的动物样也扭转头瞧她个仔细？甚至趁着黑暗着卖拿出手法来进行一下？那鸭屁股，旗袍，高跟鞋，岂不和别的雌动物一样具着引诱力？她又何尝不像在别的动物的眼中的一样可爱？假使别的动物对于她进行成功了，她是不是又给占有了使别的动物又和痛苦的自家一样？……这奇迹在他心里一来回，几乎使他笑。总之，仔细想，实际上他是她的。名义上，她也是他的，这是大数难移的没法挽救的事。他不是个旁观者，他实在熬不住被人占有的日子呀！于是他就在心里又长叹起来：在马路上来往的仁人君子啊，你们倘能吊膀子把她吊上，把自家解救出来，那真是该谢天谢地的事！为着她，自家常是脑袋胀，胸胃痛，和男朋友等于绝了交，和女朋友简直不通信，和国家社会也绝了缘。和家乡也几乎不来往。同学们都在政府里当科长局长，拿三四百块钱一月，自家也不是绝无门路可钻，何必定要把住那三十几元一月的所谓铁饭碗，受穷受罪，将自家幽囚着，沉闷着？这全是为着她，全是为着她啊！然而她还是这样不体谅，甚至使自家受种种的奚落与薄待？况且自家还是真正坏到怎样的程度和她婶婶或祖母吊过膀子？跟别的女人恋爱过？狂嫖滥赌过？退百步讲，就算自家不爱她，也是不能勉强的，而且这全是她爱无中生有的吃醋，自作自受啊！这值得她束缚自家？监视自家？她到什么地方去，自家从来不过问，她可以和别的男人独来独往，自家为什么就不可以？人类除了男便是女，自家难道只能和人类以外的动物们往来吗？世间的女人不绝灭，恐怕自家是永无宁日吧……唉，假使海洋中有这末

一个荒岛，连雌禽雄兽都绝迹的荒岛，比鲁滨逊住着的还荒漠百倍，自家真情愿漂流在那儿，无声无息的活着，无声无息的死去，到那时看她又将怎样说？好幸运的鲁滨逊！好悲哀的自家啊！……

郁闷，悲愁忽又将他紧紧的包围着，头缩进大衣里，一步高一步低的僵尸般将自己搬到家之后，原想顺顺畅畅的在冷静的被里埋葬了自己，好玩味那空幻的荒岛中的乐境。可是刚进房，小孩在娘姨手里忽然呕吐起来，他那个她跄踉的走拢去一把接住，就开始无名的咒：

“都是吃了这顿倒霉的年饭!”

好像这话不受听，那态度也不受看，火山在爆发啦！地在震动啦！他忍着忍着，但总觉得那是无可避免的天灾，自己不能不陷落到那种天翻地覆的境界里去。朋友们曾勉慰他过：居家用得着糊涂二字。又有个朋友曾替他打过一个比方：男子顶好做个牛皮糖，可圆可扁，然而这时的他是觉得再糊涂再牛皮糖化也不成功的。

“谁叫你去的啊？谁叫你去的啊？——你在这里咒？”他眼睛睁得圆圆的，嘴辱在发抖。

“这不关你事。”她扭转头也眼睛半天不瞬的睁起和他的对射着，眈眈的像要吞掉一切。

“我晓得这不关我事！——这全是我的不是：不该接那寡女一支烟，不该和她们点头，更不该听了鬼的话——去，去，——我早划算到吃了这顿年饭是要倒霉一世的，妈的!”他除睁眼之外又咬着牙，似乎光这样还不行就又在桌上加上了一巴掌。

“用不着扯三扯四的，你这副样子没人怕，你要借着

由头闹，你闹好咧！———来就拍巴掌！”她把孩子放了，腾出右手，用无名指指着他。

“是我借由头啊，我就来借借由头看。”没人怕是再羞耻不过的，那非借重暴力不成功，他就眼光四面逡巡着。但一时不知从何处下手，最后是椅子的不幸，由房里飞到天井里，断了一只腿，再用手在桌上一扫，杯碟就遭了殃，滚了蛋，由墙壁上溜到地下，散了，接连地握紧拳头慢慢的走近她，“妈的，我真恨透了，非把这鬼窝毁了不成，非大大的破它一个坏不成！”

原无意打人，但照这形势进行，假使对方还不怕，那就非打不可的，因之他只是慢慢地向前走。但前途没有什么障隘，好使自己盘马弯弓，而且相距本极近，这样慢踱着颇近于徘徊，因之他忽然感到这样的徘徊好像在做戏，对于刚才说的像做小说样的句子也太不伦不类，但又不能当作玩笑事，否则空头威势会失效，英名会扫地，于是不能不走拢去，在她的头上摇晃着蓝筋暴出的拳头，同时就补了这一句：“而且非做点样子给你这混蛋看看不成的。”

哎呀！你们看呀！无缘无故打人呀！——哼，小孩呕吐，我说不得呀！我叫人跟你评理去。”

一半的话是在后门口嚷出来的。娘姨也走开了，孩子起首是惊哭着，终于被掷在褥子上吓呆了。并非怯，她只是要在深夜里叫人来评理。

“别走，用不着怕呃——妈的！”他向着空洞的后门口又挥着拳吆喝了两句。

虽然不知道有无理可评，说是去叫人评理，人总是不能不去叫一叫的。她的确是去了，他也就不便安心睡，抱

着孤哀子似的小孩抚着拍着，久之，这小生物也就服服贴贴的睡着了。他把他放在被里，自己在一边陪伴着，一边回忆方才的一刹：那没有动武的理由的，她并没彰明的说："不该接香烟，""不该和她们点头"呀！总算自己还稳健，不曾打着她，否则当真评起理来，那就……仗着空头威势吓走她，把她吓走了就算成功了吗？……"毁了这鬼窝"……"破它一个坏"……哈……哈。——他在回忆过后又环诵这两句，于是微笑着，几乎不相信自己会干上这末一回滑稽事的。

夜深了，这女英雄终于率了一个平常接都不到的堂兄，这可出乎他的意外，幸而那是个先淫了丫头后娶亲，老婆两个还不常在家住夜的平常也在被她讥嘲之列的堂兄，年饭还在口里就吵着要打牌的堂兄。他是皱着眉，轻着脚步，头缩进大衣里走进房的，看那没灵魂的不尴不尬的样子，早就晓得他是从麻雀席上被拖来的。见了客，床上这个就连忙起身打招呼：

"刚才在府上打扰，多谢！多谢！夜半更深又劳驾跑到这里，真对不住得很！"他苦笑着，赶忙敬了一支烟。

"呃——怠慢，怠慢！——不必下床，天冷得很！——唉，在家正玩牌消遣，忽然舍妹跑回来——唉！——"堂兄也苦笑着，因为有"评理"的嫌疑，使他非常的踌躇。

"横蛮东西！——你不要看他那涎皮搭脸的鬼样子，背啦人才又是一副腔调！这强盗我定规跟他离婚。"她眼珠通红，手指着他，脸对着堂兄说："我今天请你来就为这件事。——哼，动辄就打人，还了得！"

堂兄只是笑。

“没有的事，我打着了谁啦！——开口离婚闭口离婚，你离好了喽！”他看不过那凶像也就不肯默认这回事。

“没打人，哼，不是走得快——喏，地下这些东西是谁打的？”她指给堂兄看，惜物的眼泪不期掉下来。

“打人是没有的事——讲起起衅的原因，——真丢丑！”他对堂兄说：“我也不高兴讲，——这事情恐怕老兄来了也是难解决的。”

堂兄很为难的苦笑着。室内很静穆，只有她抽噎的声音。

“近来工厂里事情忙吗？”许久之后，堂兄设计找出了这末一句。

“还好，——老兄今晚不做夜工吗？”

“不，近来的夜工是玩牌，邮政局里的工潮还没解决呢？”

“呵——是的，工潮没解决，将来解决之后总会加点薪吧？”

“难说。——据罢工委……”

“特此请你来不是谈这件事的，要你在这里东扯西扯干什么？”她在旁边实在听不进邮局的工潮，那和“评理”相隔得太远，就不能不打断这无聊的叙述。

堂兄还是笑。什么都不便谈，该谈的是：

“现在时候不早了吧？”

“你走好咧，用不着你来！”她瞪着眼向堂兄。

堂兄于是便笑着告辞了，他之来本是多此一举的，而麻雀席上却无端缺了一只脚，因之告辞是他非堂满意的

事。

“舍妹的脾气是——总是请你原谅点。”堂兄走到后门口，回头低声向后面相送的他说。

“没有什么，您放心好了。——唉——这末晚使您——”他很抱歉的答。

“谁是你舍妹！——还请他原谅点！——放屁！——你们都是一巢货，没一个好东西。”她听见了堂兄的话，立在房门口将恶语送出去，随即碰的把门关了。

关了门也并不使人为难，亭子间的地板上有一副灰色的铺盖，本是招待一位同乡丘八用的，丘八走了，他让那东西留着，原想以备自己不时之需的，虽然楼板太硬点，铺盖太脏点，但总觉那又是一个天地，自由的世界，也就很舒服的很安慰的进去躺了，那总比伴着自己那恶婆强。

此后是谁都抱着“你不理我啊，我也不理你”的心情过日子，她有孩子玩，当然不寂寞。他有他的去处，每天饭碗一丢就走，睡觉时才回来。那是多末的惬意！

不久，年关来访问这家庭，然这家庭却无意于接待。他是成天在外面逍遥。她也不能不成天访女友，研究对付这逍遥者的方法，研究的结果是站在亭子间门口狠狠的咒：“小心点，我已经找着了真凭实据——哼，哼，你莫逃，自然会有人来办你。”或把情书找出来说：“这是放的什么屁，你自己看看？——强盗，骗子！”此外也少不了到娘家去宣传。宣传的结果终于把她的弟弟请来了，那算唯一的救兵。

“听说你们常常闹，还打人，这不成个样子，——祖母不答应，娘舅也不答应。”她弟弟把他请下楼盛气的说。

“是谁找谁闹，这我用不着辩，——至于打人，虽然我脾气丑，却不曾有过，你们不答应就不答应好咧，听便你们怎样处置我！”他脸色苍白的起身往亭子间走，头埋在被里，身子抖着，似乎受了委曲般的在饮泣。

“你用不着动气呃！——我不过对你这样说说罢了。”她弟弟跟上楼禁抑着不好的情感说。

“不必跟他谈，——你看他这副样子，还有样什讲头，离婚就是。”她在亭子间门口威武的嚷。

“姊，你别响，你这副样子也难看。——来，来，我们到下面再谈谈，大家平心静气的。老是这样吵下去真太难了。——”

于是大家走下楼在客堂间坐定了。

“旧帐不必算，现在，你的意思究竟想怎样？”她弟弟对她说。

“我还是想同他离，一动就拍桌打椅的——孩子给他吓坏了，娘姨也不肯做，我情愿一个人住安耽。”她口是心非的说，以为一提起“离”就够把他收服的。

“你的意思想怎样？——她说是要离。”她弟弟试探着问他。

“我不怎样，随便她要怎样就怎样。”

“不能随便，随便是不行的，——她的话你究竟同意不？”

“我没有什么不同意，只要她怎样合式就怎样，总之，吵闹的日子我也过不了。我是承认我的脾气坏，但她——”他始终含糊的答，生怕承认了。或者会有出乎他能力之外的条件终归使自己屈服的。

“你的脾气好，你的脾气好！——我不要同你这强盗住。”她横蛮的说。眼泪滔滔的流，已决心收服不了他就只好铤而走险的。

“姊你还是这样我就不管了，随你们自己去。——我看你们并没有大了得的事值得离婚的，况且当初既是恋爱结的婚，一点小事就闹到这样，不是笑话吗？像小孩子一样的，你们自己想想——我的意思不妨暂时分开住试试。你住在这里，他住在亭子间，谁都不能走到谁的房里闹，如果谁走到谁的房里闹是就谁的不是，到那时就没有法子想，只有离。你们都同意吗？”

“可以，好。”他爽气的说。

“就分开住也好，——但是他，每天饭碗一丢就跑，一定是外头有个贱货在等他啦，不然，他这样赶来赶去干什么啊？”

“那末，你究竟有没有相好的喽，外头？就是有也不妨直说啊？”

“有，有，多得很。随她怎样说就是，但是你问问她看见过一次没？”

“谁知道，我又没跟他一道走，——谁知道他的鬼把戏？”

“那末，我有个办法，你们在上下午定一个时刻同进厂——上午就定在八点五十分，下午就定在一点二十分吧，到了时刻就谁都不必等谁。回家呢，——回家就各走各的吧。”

“好，好。”这是她的爽气的回答。

“我不能照办，——如果定要这样就索兴在我的头上

贴着‘某人之夫’的纸条，在她的头上贴着‘某人之妻’的纸条还来得妥当些。”两家头一道走是亲密的表示，大闹之后就这样似乎太滑稽一点的，也好像太压迫他一点，他实在不情愿。

“喏——不是有鬼心思，他为什么不情愿啊？”她忽然露出半个笑脸说。

“这又不是使你吃亏的事，如果也不肯照办那就是你无诚意啦。”

“好，好，我就承认了也算不了一回事。”

“至于经济方面呢，——她对我说过小孩她要领，如果你答应，你可以拿出多少津贴，每月？”

“她要领那更好，我每月拿出二十块钱来。”

“谁要你的钱，谁要你的钱？”她插口说。

“她自己能生活，不要这许多钱，你只每月贴孩子十块好了喽！”

“不，我给十五块，我给十五块。”

“好，你定要出十五就十五，至于房饭钱大家分摊好了，饭是最好也单开，各人在各人房里吃，省得生是非。等将来感情恢复了再在一起吃，住。”

“还有欠的四个月房租。”她赶忙补了这一句。

“我一个人还好了。”他打肿脸称胖子的答。

“那也大家分摊好了喽！——还有什么吗？——没有不同意喽吧？——那末，好，就这样，就这样。”她弟弟站起来说：“好，到开年我再来看你们。唉！”伸了个懒腰，算尽了责任一般很满意的走了。

其实，男女间事是可用契约式办法能解决的吗，爱情

是可以凭着图章能维系的吗？本来一点小风波，时过境迁的会自然的平息的，然而经过这番手续之后，反而在彼此的情感上留着深深的痕迹，不是一时消灭得掉的，总之，现在他们是正式分居了，也可以说是变相的离异。女人的心理状态是不易于捉摸的，那无从断定，然而他，起码是有这种感觉的。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九，工厂放了假。他躲在亭子间的地板上的被里像冬季的虾蟆，无声无息的潜伏着，像是没有家，没有妻，没有孩子，没有一切，像落魄的浪人，乞丐，总之他是只想在自己的生活上尽量流露出他是已经和她离异的凄清的表情来。

她呢，她以为他是一个纸包，平常是放在口袋里的，因为种种的不便，暂时搁在亭子间罢了。也可以说是自己将他暂时幽囚在那里，让那强盗安静的去忏悔，去收心做好人，她可以左右他，编派他，他始终是她的。他是在那里安分守己，这使她高兴。于是，上午，她忙着办年货，送年礼，下午收拾房间，又搬出一套干净的铺盖，叫娘姨拿到亭子间，又叫娘姨替他架了个小木床，且布置桌椅。

第三天是年底，绝早她就带了娘姨上菜场买了些鱼、肉、蔬菜和许多糕点以及一切，晚上又亲自在乌烟瘴气的灶间弄饭菜，在自己房里的五斗柜上用年糕，橘子，“长命富贵”的纸签儿和蜡烛贡了一个磁菩萨。总之她是忙着了，忙着了又还生怕他寂寞，悲愁，就叫娘姨看孩子，提着小灯笼，走到他房里，虽然他是起了“孩子，谁是你父亲啦?”的悲感，甚至因怜惜这孩子的命运而坠泪，然而她叫娘姨抱着孩子陪了他以为足够安慰他的。

饭菜弄到差不多了，想起他爱喝酒的，她叫娘姨买了一瓶“白玫瑰”。家家在欢天喜地的吃年饭，这是父子、兄弟、姊妹、夫妇团圆的佳节，游子游孙还有不远几千里赶到家来叙天伦之乐的，自己的小家庭里并没家破人亡，虽然暂时分居着，并没分屋住，更没有当真的离异，难道就不能同席喝一杯吗？而且他难道对自己真正干了许多鬼心事？于是，在忙碌中她关照娘姨说：

“娘姨，你去叫少爷下来喝酒，菜会冷啦。”

隔了一会，他没有下来，又叫娘姨催了两次。

他是熄了灯躺着在那里悲哀，他知道她买了许多菜，也闻到鱼肉的香味。他以为她吃着隆重的年饭也许不叫他的，他怀着恨，决定不起床，虽然听到她关照娘姨来请他，还是把那恨意延续着：你不如决绝的把我丢了吧，既是这样爱和我闹！如今既已分居了，就不能当作我是死亡了吗？就不能当作自己是孀妇吗？又来叫我干什么？……其实这是一种报复的撒娇的情感，不过这情感反把他弄悲哀了：我是我，她是她，没有理由安闲的享受她的邀请的，没有结婚时，自家不是也和今宵一样年年睡在客地的斗室中的单薄的被里，灯都不点的冷冷清清的听着惊人的爆竹声渡过这年关吗？如今虽则结了婚，有了孩子，然而结婚所给与自家的吵闹，严厉的拘束，累赘等等的苦痛；她是坚决的想把自家逼进坟墓才甘心；她藉着名义把堂兄请过来，把弟弟请过来；她祖母对于自家不答应，她娘舅不答应！自家的苦痛可向谁诉述啊？又有谁说句公道话咧？她是多末势力雄厚，自家是怎样孤单啊？一点小事就请娘家人，这日子过得了吗？如今正好，算正式离婚了，

她用不着请自家，自家心是死了的，起码她已是个实际上的孀妇。她用不着叫我在她房里吃。她自已享受那馐馔吧！她和孩子团聚着畅叙天伦之乐吧！自己在黑暗的牢狱般的斗室里，这沙漠般的床上仰卧着，凭着炸弹般的爆竹声，那漂流的回忆，那在眼眶边长流的眼泪不够享受吗？……这不消说他是在吞声饮泣了，但在悲哀之余，经她连催了两次，他的心又复活了，那种悲愤的情绪又转变为怜惜：他念及她那种呆笨的妒嫉，那不顾生命的吵闹，那不知厉害轻重的妄举，那不知不觉中弄到极其消瘦的身体，以及年节那末热枕的劳碌与渴望和自家团聚的隐衷，他又觉着如果自家不去她房里吃一顿，她在这佳节中将会怎样冷落，扫兴，悲愁啊！于是他还是毅然走进她房里。

馐菜冷冷静静摆在桌上没有多少热气了。她只抱着发热的孩子徘徊着，脸色很难看。等他进房了，两手撑着头盘在席上了，她才伴着孩子坐了，一面叫娘姨篩酒，一面忙着顾着孩子，一面希望他满心欢喜的来吃这一顿，一面也想在佳节中把带病的孩子弄出一点喜气来，自已简直没有安心吃。他则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响的喝着那玫瑰，一杯一杯的只想把自己灌醉算完事，灌醉了好仍然回到亭子间里去痛哭。房里除邻家传进的五魁八马的欢呼声和孩子叽嘈声，就全靠那辉煌的蜡烛点缀这年关的佳景。总之，两人心中还是牢牢的镌着“分居”两字，刹那之间，灵魂无从团聚起，天伦之乐也一时叙不来。

她既心忙事忙吃不下，他则像尽义务专为应酬她而来的，也只胡乱的吃了一点。不久，这筵席就散了，他仍然回到亭子间，挺在床上又神驰到家乡：家乡的热闹的大厦

中，是客秋给虎疫夺了穷愁的慈母，折了辛劳的二兄与三兄，还毁了二兄仅有的两个好孩子，据说去年的除夕，全家却没吃饭就睡了，今年今夜的年饭席中，虽坐着龙钟的老父、长兄、七弟和二兄的未亡人，然而在那种凄凉的团聚中，他们能吃得下不追怀逝者吗？不默想漂流客地的自家而神怆吗？可是谁知道自家也在追怀着逝者，也悬念着悲楚的他们且悲伤着自己呢！……往事的追怀，已不堪他设想的，然而目前，目前所显现的是许多狂欢者在各自的家园欢乐着，在街衢起劲的奔驰着，孩子们更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在尽量的娱乐，在引着火燃放手中的冲天爆，可是自家呢，自家的小家庭呢？仔细一比较，一对照，那冲天爆直把他冲到云霄中，灵魂毁碎了，飞散了，剩着的只是荒漠中的几根枯骨渗着血泪的僵尸。

在睡眠中，两家头在荒冢般的房里渡过了大正初五，于是工厂开工了，新年的景象不复射入这对分居者的心中，他们谁都已厌倦那苦闷的日子，渴望着开工来把生活改变一下。

时钟刚敲八点，两家头早已作了准备，等挂钟上的长针正指着“X”上，他就低着头在她房门口站了一站，便漫踱着走出门，她也随即赶出来，不自然的和他并排的走着，不交谈，不互看，彼此始终相距几尺远。在她，这玩意是很满意的。这样才谁都知道这一对是“夫”“妇”，贱货不敢正视他，他也不致绝无顾忌的去沾花惹草。但在他，却觉着这做作太近于耍木头戏，这般蹐跼羞怯的走着颇类男女的淫奔，也像僵尸走肉般的无情趣。

怀着这种不同的心情在走，因之彼此的距离是越走越

远。他以为她是故意走得慢，她则以为他是生怕两人并排走会使贱货知道他是已经讨过老婆的，于是渐渐的彼此的脸上又染着新的颜色。

三四天也就这样安然过去了，但与其说“安然”不如说“又在准备着”吧。

有一个早晨，时钟敲了八点，她在娘姨口中探出他是睡着没起来，过了四十分也还没起来，其实他是故意那末的，稀饭原来不必吃，只洗个冷水脸，披上一件衣就可拔脚走的，好使她来不及跟随自己，因此她也以为慢着一点也不打紧。可是五十分钟即刻就到了。他走下来在她房门口站站便自顾走了。她便匆忙的把事情搁在一边也追出来，愤愤的说；

“你就不能等一等吗?”

“不能，当初讲好到了钟点就谁都不等谁。”

“好，记得的。”她用手指指着他说，随即又奔回来。

从这时起，她不再跟他走了，也让他早出晚归的去逍遥自在。

终于在一天下午放工后，她突然走到他房门口板着脸质问他：

“喂，你究竟打怎样喽?”

“我不打算怎样，你不必又来吵。”

“谁同你吵——这日子我过不了，你索兴搬出去住，我情愿跟你离婚，我不要看见你这种人。”

“你去叫你弟弟来评理喽！——哼，又是我的不是。”

“我叫他来干什么？我不叫他来，你只给我搬出去。”

“搬出去就搬出去，有什么希奇!”

“你就搬，你就搬，孩子你高兴拿出几钿就几钿，凭你的良心，欠的房钱你是答应拿出一半的，你拿来。”

“现在拿不出，马上搬也搬不了。”

“那末，就限你几天也行。”

她说着，下楼去了。她是要借着这难题来制服他，他没有钱，也没有完备的行李和家俱。

他也知道是外强中干的，虽然爽气的答应搬，却始终不作准备，希望在犹疑寡断的假态度中逼出她要自己搬开的决心，到真正搬开时，她是无法反悔的。他爱用欲擒故纵的手段。

果然，几天后又催促着：

“喂，你究竟搬不搬?”

“自然搬，可是得说明在先，不要搬了之后又找到我那里来吵。”

“天晓得，——只怕你要赖在这里，谁还高兴找到你那鬼窝里来，放心。”

“那末，我决定搬，在几天以内。”

几天内，他在距她很远的地方赁了一个亭子间，也弄到了八十元的支票，一面把房子粉刷好，一面也等着支票兑钱的时期，也等着她再催促几次，就还是痴痴聋聋的住下去。这可使她更加起劲啦，在星期日的早晨，她又催促着，而且很严厉的：

“像这样是不行的，——想假痴假呆住下去啊，哼哼，——没骨头的东西!”她握着拳头在她房门口泼辣。

“自然搬。”他还是安详的冷静的说。

“那末，几时?”

“随便。”

“随便啊！我可不能再限啦，你就马上搬。”

“好，马上搬就马上搬，用不着那副凶相，谁是故意赖在这里不成。”

“房钱赶快拿出来。”她伸出手来向他索着。

“自然拿出来——喏，四十块，你点点。”

她伸手接了钱，头低下去了，手是抖着在数钱，脸色是由血红变成了青紫。总之，这事情是完全上当了。就无语的颓丧的退出来。

虽然雨在落，时候还很早，然而他利用这辰光，这辰光没有闲人站在雨中来观瞻这盛事。她看见他把行李搬下楼，床、简单的桌椅、一口箱子，都搁在她房里，又看见他叫了三辆车，开开大门，一件一件将这些往车上搁，最后是提着那箱子，于是她忍无可忍了，一把拖着那皮箱，起码要在这箱上报复一下，阻挠一下，稍微出点气：

“你把箱子打开。”

“干什么？”

“要检查。——怕你偷东西，老实说。”

他禁抑着一把无名火，开开箱，一件件点给她看，那中间大半都是未婚前的他独有的古物，差不多连两人共有的东西都没有一件，她没有什么可说，只是不安的颓丧的站着，没灵魂的徘徊着，等他提着箱子往外走，才略有知觉的恶狠狠的用手遥刺着他说：

“你这一辈子也不要到我们这里来噢！”

随即她把大门碰的关了，走进房往床上一倒。

这算是新生活的开场。他在新寓所将一切陈设好，又

将四十元添制了铺盖、脸盆、手巾以及烧饭的酒精炉子，预备好好的过日子，也预备用一晌工。

可是第三天晚上，她抱着孩子赶来了。那地址是她由粉刷房子的泥水匠那里打听出来的。她来的理由是家里失了窃，说是他嗾使流氓谋害她，她走进房起首是惊讶他的房收拾得那末精致，铺盖那末的讲究，最后误会那盛酒精炉的箱子是装饰品，非常悲哀的说：

"哎呀，买了这种东西来，——哼，你好，你好，钱只知道自己花啊！我同你离婚，"她像是疯狂了，一壁说着一壁哭。

"即是要离，现在不就像离了吗？何必又跑来吵闹呢？"

"我要同你弄个明白。"

"当初讲好了不来吵的，还不到三天就来吵，反复无常的东西！——出去，我的房里不能由你闹，不出去，哼，我会对不住。"他愤怒的说着就预备动作。

她怕惹了许多人看热闹，即刻就柔和的说，"我不闹，我不闹，"接着就向床上一倒，哭起来：最后是非要他回去不可。他不肯回去，她就赖在那里过了夜。但始终没得着丝毫的好处。

以后，她好久不到他那里去，只在工厂打听他是每天照常工作不？每天是由工厂出来就回家去不？有时老是远远的跟着，知道他的确到家了才放心。有时来不及跟踪他，就偷着空到他那里和那些同住的女人说他是自己的夫，说他是嫌家里叽嘈才搬出来的，又问他是每晚回家不？有女人来过不？总之，他搬出来之后，她更加不放

心。

实在，他也有些使他不放心的，他嫌那亭子间过于讲究了，应该有人来参观参观，一个人也寂寞，用得着一个女人来奉陪，那是比较自由的所在，一切是谁都干涉不了的。因此他除到工厂工作外，在十字街口徘徊着的时候多，在电影场里留连的时候多。及至洋钱花光还得不到结果时，就又规矩的过几天，埋怨无法满足的欲望，埋怨自己的脸子，年龄，以及一切，总之，从新恋爱起好像是个容易，恋爱像自己原先那样的一个也是前程渺茫的，更无论比她还好的。在亭子间里虽是比较生活舒适，然而舒适所给与他的是无聊，沉闷，干燥，懒惰，因为这缘故，甚至连饭都每天只烧一次，比如上午烧，就午餐和晚餐吃着剩的，晚上烧了，就第二吃着剩的，也没用功，也不做点杂事，连房都不肯扫一扫，让尘垢堆起来。

说是安静，却通夜总睡不好，每在睡后为对门的前楼的灯光惊醒，就又爬起来，站着望，望着里面那个女人，在玻璃窗里的很模糊的女人，注意她的一举一动，生怕她看不见有个情人在爱她，就把自己的电灯捻开，又怕她看见自己，责骂自己的轻浮，就一忽儿又把灯灭了，结果是使对门的女人知道了这末一回事，于是他安慰了，安慰了就电灯时明时灭的开闭着，人是爬起睡倒的闹个不宁，直到对门的灯光熄了，他才在床头辗转到天明，第二天赶忙到晒台上去大声咳嗽，引领去眺望，眺望的结果，是对门窗口现出个四十以上的绝对不美的妇人来，这才连忙缩了头，羞怯的自笑着退下来，才绝望了！才真正安静了！

有时自以为并没勇敢的进行着崭新的恋爱全是为着她

还在纠缠着的缘故，假使她是不纠缠他，或她已经和别人恋爱了，那才是给自己放胆进行的机会，而且孩子这一晌究竟是怎样；虽不爱她，孩子是自己养的，自己心爱的！因之在晚上，也偷偷的走到她那里去，偷儿似的在前门拨开信箱盖看进去，心里想：里面许有个男子在，那就非把那狗男子打死不成。也许这全是她引诱来的，也非把她打几下不成。即不然，也非叫她弟弟来，把她这假君子的面幕揭穿不可，而且起码可以责骂她，证实她，她既经和别人轧姘头，当然不能干涉自家的事，这样就彼此关系绝断了，自家可以找个满意点的同住着，不结婚，只是恋家，谁不愿意时就马上可以散伙的，他不占有那个人，那个人也不得占有他。那是多末自由而愉快的生活……可是怀着这心情去偷望，结果是失败，他那个她不是睡了，就回娘家了，连孩子也不曾欣赏过一眼。

这是个多月以后的一个晚上，她却又在他的亭子间门口出现了。他知道她来了，连忙把门锁着。

“把门开开呀！把门开开呀！”

“不开，我知道你是来闹的。”

“不闹，我赌咒不闹。”

门是开开了，露出她的尖削的苦笑的脸来，她又是抱着孩子来的，孩子是一个新娘姨抱着在楼下等侯。她从容不迫的，装出实足的和气，轻轻的走进房，坐在床沿上，悠悠的地说：

“我从本星期起不做工了。”

“你不做工关我什么事。”

“我不过对你说说罢了。——我上了好几回医院，医

生说我得了虚痨病，很危险，非养三个月不可，工厂里已经准了假。——娘姨也换了，前楼的人也搬了——实在，那末大的房子，我一人住着有些怕。——我——我——我想——”

“那你一个人住着不是更加安耽吗?”他知道她现在是换了个方式了，镇静的嘲笑着。

“你就难道真正狠心的把我丢了吗？孩子也不要了啦？看都不来看我们一下？——”她把眼睛斜斜的瞅着他，没头没脑的倒在他怀里低声的哭。

实在这平安的干燥无味的生活又把他弄厌了，也有些看不过她那瘦削的脸子，而尤其不忍推想长此以往的她的结局，然而他还是硬着心肠的只用手将她推；但她却用手将他牢牢抱住，反而进一步的将泪流满面的头凑进他的头颈，全身抖颤的几乎喘不过气，那泪是几乎流进他的颈根里。于是这就没办法了，她是降服了，他是胜利了，胜利之后又还是矜持的说：

“走开，走开！——”

“不！……不！……”

“那末，你打算怎样呢?”

“我不打算怎样，我是不敢有什么希望的，我——我——我只希望你没有事的时候也来望望我们。”

“那末，好，我明天来看望你们就是。”

于是她从他的怀里爬起来，收了泪，微笑着走到门口去。

“娘姨，你把小人抱上来看。”

娘姨抱着小人上来了，孩子是痴痴的望着他，很怯

生。

“个把星期不见就不认得吗？叫爸爸，快叫爸爸。”她说着就把孩子送给他，“娘姨，你看，这酒精炉子好看不，你知道要多少钱一个呀，这都是少爷搬到这里来买的。这房里的东西也都是新制的，花了好几十块钱呢！一个人在这里养病，多惬意呀、怕饭菜不干净、又自己烧饭、你看少爷是不怕辛苦不？好奇不？好，如今他又不高兴了，明后天又要搬回去呢！”

“是格，一个人住在格打，清清爽爽，真惬意得勒！”娘姨莫明其妙的瞎凑着。

“惬是惬意，就是开消太大啦。你晓得每个月用几何钱啦，一个人？”

他坐在床沿不作声，逗逗孩子，望望她们，也想着老远的过去，以及搬到这间亭子间的这一月和目前，悲愁，吵闹，欢忭，离合，喜怒无常，循环往复，莫明其妙，于是他微笑着，和她们搭讪着，实在，那时的她不是个恶婆星，泼辣货，那时的他也不像个强盗，骗子。

夜深了，她们谈了不久就走了，他送她们到门外，又给雇了车，这才回房睡了一回几月以来未之有也的觉。

翌日，下工后，他走到她那儿去，她柔情娓娓的款待他，留他在那儿吃了一顿。午后又在那儿吃了晚饭，这都不是他自已辛辛苦苦烧的，房子也比较宽敞，可以东坐西坐，也可踱方步，也可以和人谈天，和孩子打趣，总之比亭子间高明多了，舒适多了，夜深了，他还没有走。

“很晚了，恐怕没有车了吧。——实在不回去就……”她瞧着孩子说。

"也好。"他却对着床说，声音很低的，随即往床上一坐，索兴脱了靴往被里一攒，连头都埋在里面。

如新婚时一样过了这夜。

一回生就二回熟，自然第二天下午又到她那里去。

"你把行李搬回吧，今天下午放工以后！"她忘记了要他搬出去那回事。

"不高兴，搬来搬去的，而且这个月刚付了房钱。"

"在这里又不另外付房钱，那里付了就付了喽。"她知道他难为情搬家，极力怂恿着，自己可不愿抛头露面来相帮，就又敷衍着说："我实在身体不行，下午也想出门有点事，叫娘姨相帮不一样吗？"

"下午就非搬不可吗？"

"自然喽。"

他没有再回话就进工厂，她不久也出了门。

她出门有点什么事呢，她把这消息去报告给娘家。她是这样说："我晓得他是在外头住不惯的，吵着要搬出去，哼，何如，还不是没人理他又自己搬回了。"好像非这样不能够快意。快呢，他也能猜出她要出门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当工友们遇着他，问他这两天来为什么又在她那里出进，他就装着傲慢的神情说："受不了她的纠缠末！一次不了一次的。瞧着她为自家害了危险的虚痨也有点过意不去。"他觉得要那样才不致示弱。

不复记忆被人占有的痛苦，也不欣羡分居的自由，也不埋怨自家柔懦、寡断、无用，也不恨她妒嫉、凶闹，反复无常，也不怀想下工上工时那种蹐跼顾忌的丑态，在那天下午放工时只略略一玩味"自然喽"，就犹疑了一下便

毅然叫娘姨同去，用四辆车将东西搬回来。

她是早已回家了，等车到大门口，她把大门开开，指挥着车夫搬运。督促娘姨先搬那样，搁在什么地方。

但这对驰名邻里的夫妻，随便什么动作，是颇具号召的魔力的，即刻，大门口站了些看把戏似的女人和几个爱说俏皮话的半大孩子。于是她忽然又感觉这指挥太近于卖力气，太过于巴结那强盗，连忙把身体隐在房里的窗帘后面。他看看门口站着的那些带有幸灾乐祸的样子的女人，也看看一事不管的帘后人，于是也退进来坐在衣柜侧的椅上愤恨的低咒着“妈的”。她也知道他愤恨的来源，尤其不高兴他眼睛向外面望，她终于走出窗帘外挺拔的站着，把凶脸露出来，不管东西还有一半没有搬进来就粗重的大声的嚷：

“娘姨——快关门!”

一九二八，一一，一五于上海

在潮神庙

一

朋加厌恶家庭生活，向工厂请了一月假，当了那件夹大衣作路费，到离杭州十多里的潮神庙去，预备养好他的失眠症和胃病。他不曾到过杭州，以为这庙即令不是名胜之地，至少也一定清幽雅洁。庙里办了小学堂，而他的朋友在那里当校长。

是六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天下雨，很闷热。他的朋友知道他来了，从天井旁的小房间的床上爬起来，睡眼矇眬的欢迎他道：

“真是好极了，好极了！朋加！接到你的信，以为你今天上午十二点钟会到，我到车站白等了好久，只当你不来了。真是失迎了！”

“对不住，对不住！这儿离车站很近，不难找。”他的眼睛周围逡巡了一下。继续说：“庙里房子多吗？同事的多吗？真是冒昧呀，不等回信就跑来了，并且什么也不曾带，什么也不曾带。”

“不要紧，不要紧！”校长很为难的勉强笑着说：“房子虽然不多，个把人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舍弟，这是我的客人韩先生，这位是朋加先生，吓吓吓，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吃的是和尚的素菜饭。晚上我们不妨用板子搭个床，点上蚊虫香，那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在这样的地方招待你，这地方是太不行了，委屈你了！你还没有吃饭吧？……让我叫点儿菜，不过，这儿的菜馆……”

“不必费事，不饿，不饿，有面馆吗，附近？——吃一碗面就行了，我是知道你的，不必客气。——这里，我想，暂时，——唔，等我弄得钱，我可以到别处借钱的，到那时再说吧。——你这里并不坏，居户不算少，附近有山还有水！”

“好吧，那末就叫一碗虾仁面，——唉，可惜天下雨，不然，我们还可以走路，到城里去逛逛的。”

谈了许多话以后，校长悄悄的吩咐他那失业的弟弟暂时到城里去住。

在这样的情形下，朋加留在庙里了。

二

庙是横亘在城市与乡村必由的道路上，前临钱塘江，

右倚白塔岭，左右便是些破落户。这儿是沪杭铁路的终点，是杭州市的尽头。庙前有个宽大的过路亭，亭前的斜坡下面卧着许多待修理的货车和客车。再前便到江边了。

灰色的帆船，象害了一场痢疾似的，将砖、瓦、碲石、黄泥等等撒满在岸上之后，瘫软在江边。

白天，洗衣妇和孩子们、买烂水果的、癞皮狗以及苍蝇，全在过路亭集合着。晚上，穷苦的族客，游方僧，乞丐，跳蚤，蚊子，也全在过路亭投宿。

庙门已经破烂了，即令常常关着，狗和孩子们也能川流不息。庙的下厅，左右堆着木柴、草屑、垃圾；被教员赶出的潮神的马夫和马。全成了残废，倒在那里。上厅左边，老潮神被拔去一把胡须，被打碎半个脑袋，斜倚着堆积的棺木，那棺木是地方慈善的绅士给江中的无名浮尸筹措的。新的潮神是私人出资修建的，隐伏在上厅的右角，虽属金饰辉煌，但已渺小得可怜了。它的宫殿被洋学堂占去的事，颇使信男信女瞧不起。他们顶多点点香烛，叩叩头，连小爆竹也不放。

象到了毁灭的境界一般，除了这庙算是雄壮的以外，好找点什么称赞一下，记述一下呢？遍地是肮脏、杂乱、破烂，连人类也破烂；一切全成了揩桌布。人们不知道自己该属于哪一类；也不知道活着干什么。他们无田可耕、无工可做，流荡、堕落；安于那样的破屋，那样脏而且臭的衣服，那样粗劣的杂拌的食品；和癞皮狗、蚊子、臭虫、成群结队，仿佛也和人类夜游一样。这从蓬头垢面的许多焦黄枯瘦的脸上可以证实的。每个人都象很神秘的闪烁的互相夸耀着自己的生活：“我不过活着玩玩罢了，一

切听天由命。”男人靠赌博赢钱，靠劣质烟草，烧酒，草鞋等，从过路客人的板腰带里剐出铜板，或以红丸鸦片麻醉别人，同时以其余剩也将自己麻醉着；闲散、谈天、互相打骂，就这样把生命消磨。女人尽量生育；尽量将女婴送到江中；尽量兜揽男人的衣服去洗；此外也尽量享用着铁路工人，小贩，以及船夫们的夜间的酬报；就这样送走青春，丢了少壮，钻入衰老。这儿看不见车马，看不见象样的住户，以及别的整洁光明，只是贫穷、荒漠、灰尘、铁路局材料工厂的煤烟与江上的云雾。

三

从城里的朋友处借了钱，校长请朋加游过一趟西湖。

小学校里的经费，每月只有七十元，校长自己害肺病，得化钱，还有一个教员也害肺病，课不能上，薪可不能不领，只得另化钱请代理人，此外还得待客人，当然校长是没有多钱化的。他欠了客人韩先生五十元，使得他至今没有路费离开那里。校长不但没有钱，而且没有精神招待客人了。怎样消遣，怎样养病，客人只好自己设法了。

起初，朋加能够和校长谈谈天，勉强韩先生出去走走，和学生们游戏，但学生们上课了，谁也没工夫闲谈，不愿走出门，他便独自到远处的山上去玩玩，到远处的江边去垂钓。野外，阳光虽是火一般热，但山林是幽静的，可听听禽鸟的唱和，江流永恒的流着，飘着来去的帆船。他虽倦怠不堪，累得满头是汗，而鱼们也始终不谅他的孤寂和苦衷，不肯上钩，但他觉得仍是有趣的；有幽闲的雅

趣，有忘人我，忘世俗的雅趣。回家后，倦了，没法儿消磨日子啦，就不管人家肺病不肺病，躺在校长的床上休息着，因为他自己的床是在办公室临时搭的；睡醒了，就借着小事故将自己介绍给过路亭里的洗衣妇，介绍给附近闲在家里的汉子们，说长问短，探探他们的生活。他以为，只有将自己拖出忧思苦虑的冥想，只有使自己不停的温和的运用着肢体，便心身都得到相当的休养，病慢慢会好起来的，无论如何，比终日劳碌在轧轧的工厂的机器中间，比终日在家和拙荆相对，比时时刻刻听儿女的叽嘈，比不断的看着房租警捐的追索，比拖箱子杂物运到当铺的时候，快乐多了，自由多了，暇逸多了！无拘束，无顾忌，以较有智识的人和愚笨的人们周旋着，以穿着旧西服的资格出入于破败肮脏的家户，他也易于博得人们的欢迎和尊敬。一个有闲者，一个有所为而然的有闲者，是尽有工夫以客观的态度，去体验他所不曾阅历的，尽有聪明才智在人类各种生活中去发现，去寻求启示的。人类的欲望虽是无止境的，但在绝境中，却是容易得到安慰的，这时的朋加正是如此，觉着一切都有趣、新奇、快乐！

但，新的地域、新的事物、新的遭逢，在相当的空间和时间以内，也容易令人感觉到板滞，陈腐，而且厌恶。几天歇下来，失眠胃病照旧苦恼着他。他离开家庭，只是撇开旧的烦闷，重尝新的烦闷，冲出旧的贫穷喧扰的圈套，走入新的贫穷喧扰的圈套。比方晚上吧，他就在心里愤骂着，嚣喊着："难道我是来避难的吗？难道我只能到这里避难吗？难道我只能这样子避难吗？至少，我要弄一个固定的床位，无须早拆夜搭。这样子麻烦死了。而且，

没有床，白天简直没有地方安葬！我也要弄一个蚊帐才行的。蚊虫香起码要六个铜板一圈，并且这蚊虫香有什么用呢？蚊虫全是已经受过严格训练的，无论怎样，它不吸人家的血总不能生活的。你把房门关得紧紧，熏死它们吧？窗纸得重糊过，房门得修理过。即令不须重糊修理，一点儿不透气，但人同蚊虫不将一样遭殃吗？再则谁受得住这闷热？再则，这臭虫、这跳蚤，它们也怕蚊虫香吗！那末，用火油浸透这床板吗！用毒药敷在自己身上吗？再则……敞开门睡吧，自然风凉得多啦，但是那样讨厌的残废的潮神，那上了霉的旧棺木，那黑暗，阴森，那令人作呕的潮湿气，那大厅上鬼魅似的耗子追逐的声音，种种，种种，敢于一个人闭着眼去推想吗？……天啦，我只好不睡，点着火油灯，关着门，眼睛望着破烂的纸糊的壁，看那畏光的臭虫向壁洞里逃，看那遭劫的蚊子触着蛛网，反正白天没有事，妈的，我通宵不用睡了。……”

比方吃饭的时候吗，他尽瞧着饭菜，瞧着吞吃这饭菜的人，念头转了又转：

“这饭，怎么这样脏、黑？怎么这样多的谷壳，稗子呢？那里来的这末多的米虫的尸体呢？这米虫的死法才别致啊？这也许能和虾米一样吃下肚的吧？这黄瓜，豆芽菜，咸菜，怎么老是吃不完，一辈子吃不完，吃来吃去总是这几样呢？——我身上是缺少不了脂肪的；蛋白质，维他命哪，全缺少不了的。我能象和尚们永远那末黑瘦，那末无生趣，那末不死不活吗？我要留着身体做工，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大众的事的啊！——校长先生，我对你说，你最好买点牛肉，鲜鱼，鸡蛋或者火腿换换胃口，虽

然这地方不见得样样有买，也得想想法子啊！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体，你的朋友的身体，实在不行，糟透了啊！为你自己打算，也得——至于我，自然，我，我是决不白吃你的。瞧吧，等我有钱的时候，瞧吧，我要用好的滋补的东西把你喂着，肚皮挺起象只河豚一样，我要使你把鱼肉厌恶得象豆芽菜一样。吓吓，我有钱的时候——”

比方是谈天吧？他没有见过象韩先生没主张没判断的人，什么都是“我全赞成”“我是无可无不可”。他也没有见过有病的姓钟的教员那末盲目的固执：“这些顽皮的小学生，简直是小猪猡，非打不行！”古人云：鞭作教刑！现在呢，全都应该以军法从事！”女孩子都给他吓走。男孩子也在半路上啼啼哭哭不肯进庙门。学生的家长欢迎他。他有理由反对校长的办法，独行其是！朋加总觉着和他们谈不起劲！

和孩子们玩玩吧，起首，朋加觉着他们是可爱的，但是仔细体验起来，可又只觉可怜，渐渐的竟至有些厌恶。他们一身破烂，满身脏，臭。他常常不高兴的对他们说：“不要扰我，走开些吧，你们这些粪中之蛆！”

总之，一切人，物，山，水，天天接触着，游玩着，老是那样子，他觉着死板得可笑！庙的周围和内外，都象狗粪一般惹他厌！一切全变了，变了，变到不可思议的可笑的境界！闷、寂廖、枯燥乏味、烦杂喧嚣、好象成天紧逼着他，驱逐着他，他在庙门口出出进进，在白塔岭奔上奔下，在冷寞的街上生气似的有急务似的穿来穿去，象丧家的狗，灵魂没归宿一般！无聊极了的时候，他情愿走进和尚们的卧室，看他们抽红丸，听他们讲出家的历史，和

做道场时的奇怪故事，男女勾搭等等，差不多每天都去，每晚都去，坐到夜深，甚至羡慕他们每人都有蚊帐，虽是脏、黑、破旧，也想和他们睡在一起。有时，和尚们对他说：

“你抽一口红丸吗？这玩意儿顶有意思，可以消日子。”

你竟欣然答道：

“无聊得很，也好，我来抽一口。”

四

庙里有五个和尚，不打钟，不念经诵佛，当家老和尚专营茶叶生意。觉明爱喝酒。广明爱打牌，赌。寄世爱吃炖牛肉，烧蹄子。一幻什么也不爱，只爱拚命积蓄做道场所得的进账，爱将香云纱裤褂褶了又褶，包了又包，闲时爱讲点附近的女人故事：某女人脸上有三颗痣，某女人背上有一个疤，等等，他全记得牢。

朋加起首是很持矜的，时时提防着，生怕和他们同了流，合了污，可是听了一幻的话，他更苦闷烦躁。拘谨和放浪在心中交战着，心想即刻离开那里，又想着照和尚的说法探寻一些野史，也是很有趣的。他很同情校长所说，“这地方真太不行了，真是委屈你了！”但他又这么盘算着；“我没有钱，我好到什么好地方去呢？无论如何，我得把一个月的假，在这里消磨了再回去，即令养不好病，我将这次旅行当社会调查吧！”于是，他唏嘘的试探着对一幻说：

"这地方怎么这样贫穷，这样龌龊呢？真没有意思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连看得上眼的女人也没有。"

"女人吗？多得很！哼，这是庙里啊！你自己不出去吗！"一幻被打了吗啡针一样，兴奋的说："今晚我们到不远的白塔寺做功德，你不妨同去试试看。我包你——自然，你如果要顶刮刮的，那还是到城里去。"

"那成什么样子？不去，不去！"

"不去，我就告诉你一个地方——明天早上，你到铁路那头卖小菜的地方，那里什么什么女人都有！很容易，看中了，你跟她到她的家门口，记住了门牌。到晚上，你在她屋门口什么地方站一站，她看见了，会出来的，然后，你把她带到火车箱子上。哈哈，再好没有，再便当没有！那就是这地方的义务旅馆。你笑什么？大胆解裤子，断不会光溜溜抱着在做梦，就把你开到杭州的，全是不曾修好的车箱啦！并且那箱子一排一排的，也不会有人看见。你笑什么？王八蛋扯谎。那又不花费你什么。四毛六毛尽够了！自然，你要花五块十块的，那还是到城里去！"

"那有这样的事！这真缺德呀！"

"不信也由你，你想，她们到什么地方寻外水啊，这些穷婆娘？"

虽不信一幻的话，那"社会调查"总在朋加心里作怪。翌日清晨，还是身不由已，一个人到一幻说的地方去溜了一溜。可是那里全是些蓬头散发的不受看的女人，忙忙碌碌的推挤着，没有谁睬理这绅士伟人一样的朋加，只不断的无意的将菜篮上的泥水擦在他身上。于是，他不高兴的走开了；立在行人来往的要道上，不自然的探望着，

期待着。但他所期待的却是些乞妇向他伸出的手。于是他走到庙前的过路亭，眼睛盯着那些洗衣妇，只想在她们身上的任何部份发现一点儿美，一点令人迷惑的表情动作。但那些黑瘦的脸，狗毛一般的发，流汗的粗蛮的肢体，震动着的龌龊破烂的衣服，徒然使他感到刺目，厌恶和怜悯，只使他更加觉得寂寞，无聊，和心灵的内疚！他在心里咒骂自己道：

“见鬼啊，我站在这干什么呢！我怎么这样无聊的想入非非使自家苦闷失望呢？傻瓜！安静一点过着庵寺生活不行吗？养养神不行吗？弄得自家整晚睡不好，整天吃不下，这为什么呢？说这儿不好养病，一切都不舒服，然而这也是无法的，不把身体弄好，这次的旅费，庙里的蔬菜饭，一个月宝贵的时间，不都白费了吗？检点些，安分些吧？……”

又把养病当为重大工作似的，两天以来，朋加又勉强快乐着，恬静的修养着；闲谈，游山、钓鱼等等，又有趣了；有时到江边去洗浴；有时带着书到山里去朗读；有时写信给朋友错钱，预备多住几天。他决计等病好了再回去。他觉得自己的命运无论怎样是跳不出象潮神庙那样的环境的，没有健强的身心，粗壮的手脚，也不能从这环境中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的。在无法避免的这种环境中，难道绝不能使生活美化吗？他相信一个人的坚强的意志可以战胜一切，可以改造一切！

闪电一般，日子又滑走了两星期。失眠、胃病，加剧的使他身体日益衰弱，天热，不能出游，从朋友得到的接济，吃过一顿鲜鱼鲜肉或者和校长再游一次西湖以后，所

剩无几了。他只好成天伏在庙里，为自己的身体发愁，为一切的不如意事烦闷。想起穷苦的小家庭，想起工厂里的工作，想起潮神庙的杂乱，失眠胃病不但不好，而且加重，甚至腰酸背胀，头脑昏沉。他觉着老在渺无边际的幻想里过日子，成天苦闷着，究竟还是把灵魂寄托在各种社会情形的接触上好，虽然晚上睡不好，作怪梦，但白天尽不妨借着变化无穷的接触暂时忘记自己，忘记自己的一切。

由于这种决心，他认识了学生陈子福的家属，这孩子的家就在庙侧。他常常拿他的衣服给他的母亲去洗。他自己放学后便到野外拾煤炭木柴，常常不在家。他和母亲，姐姐，全在一个不知从何处来的继父管理之下。母亲和姐姐从早到晚，努力于洗衣服的工作，兼贩烟酒糖果。继父便忙着消耗这些货品，忙着谈天，忙着往外面跑。谁也不知道他的职业，谁也不知他和这母女两人的关系。这是一个活泼，老练而且狡猾的有趣的人物。趁着朋加来买烟的时候，他总笑嘻嘻的对朋加说：

“住在庙里冷清噢，坐一歇儿，坐一歇儿！”

猜想出对方是想结纳自己这样一个人物，猜想出在一个陌生人家闲坐，有个男主人在，是较为冠冕堂皇的，朋加是无可不可的坐下了。并且常常坐下了。

躺在竹椅上，看女人洗衣服，看人们的门前来往，虽然对过一块空地的恶臭给风送过来，灰尘盖满了一切，也扑进鼻孔、喉管，干燥发痒，鸡粪、鸭粪、浓痰、孩子的屎尿遍地狼藉着，然而这比庙里好，生动、有趣！

五

这天上午，那烟酒店老板，陈子福的继父，正在家喝酒，又和买烟的朋加搭讪了。

“坐一歇儿，坐一歇儿，不妨事。我知道的，庙里闷。”他睁着红眼睛望别处，干笑了一下，招待着朋加，等朋加坐下了，才正式瞧着朋加说：“这样的烧酒，这样的小菜，也不敢请您，下次弄了好菜好酒，准到庙里来叫您!”静默了一阵，话不能不谈到本题了：“唉，如今这世事——唉，——先生，不瞒您，嗐，嗐，兄弟，就是我，从前也干过好差事，铁路局的稽查，一个月进账不算少。自己有两间房，还开了爿小店！妈的，福享足了，碰得时运不济，一直倒霉到现在！妈的，发财要命，——嗤，象——喏——车站边那家姓王的，他妈的还不是跟我一样，稽查，讲起本事来，哼，他妈的，亲眼看见那狗肏的发的财，不过几年的工夫。我，兄弟，要是时运来潮，碰见了象您这样的一表人物，肯提拔一下，吓，吓，吓，先生，您是哪里人?”他嘻开了笑口，瞧着朋加，赶快大声吩咐正和女儿阿宝在门口的桌子上洗衣服的妻：“姆妈，拿支香烟给朋加先生，没有别的吗？就是‘哈德门’吧，洒也舀一罐来。”

朋加阻止道：“不必客气，烟，我刚才买得有，我是湖南人。”

“呵，湖南，长沙湖南吧，喂，抽我的，抽我的。”他抢去朋加的烟，换上自己的，且给擦了火柴继续说：“啊，

长沙湖南？喂，这儿的公安局长也是湖南，您认识吗？请抽烟！”

“认识的，不客气，我自己来！”

朋加接了火柴，说了关于公安局长的许多事：出身，家庭，种种。烟洒店老板睁着眼，神态肃然的听。静了一会，亲切的谦谨的说：

“先生，我知道您象闸口这样的分局是不肯干的，但是这儿的味道并不坏，那怕就是个巡官吧，半年工夫，我兄弟，并不是吹牛，包您发财。若是我兄弟能够承您看得起，在您底下当个二副，——唔，掉支烟，掉支烟，——吓，吓，吓，我包您——住在这儿十多年啦，这地方的情形全清楚，干事情就全靠路道熟；您说对不对？什么红丸啦，鸦片啦，牛头税啦，赌啦，全有巡官的好处的。”

听得入神的门口的阿宝，象个中年妇人，身体发育得不坏，不肥不瘦，虽则皮肤黑，但很坚实，这时她旁边站着一个铁路工人，趁她妈晾衣服去了，那工人用脚踢她的大腿，低声说：

“宝，怎么几天不来啦，坏蹄子！下午来吧！我屋里有酒有肉，玩玩牌九不成吗？”

说完，那工人又踢了她的大腿。

阿宝不作声，用手掩着嘴微笑，偷偷的瞧了朋加一眼，又瞧了她继父一眼，她继父赶忙避开了自己的眼光，将头凑近朋加的脸，低语道：

“先生，您抽这个玩意儿的吗？”

说着，他将手指排成个“八”字，凑近唇边吸了一口。

“唔，也抽的。”朋加假意的说。

“是的喽，我看您的脸色，就知道是抽的，慢慢，下午，我带您到一个好地方。咱们全是自家人，一点都不必客套的。”

“好，谢谢你，一定去。”

下午，在向纸烟店走的路上，“又到那好地方去养养病看。”这样忖着的朋加，笑了。

走进纸烟店，只见老板娘独自在洗衣服，朋加这样想道：

“阿宝到那里去了呢？——‘又有酒，又有肉，推推牌九不成吗？’啊，那铁路工人……”

不久，老板回来了，他邀朋加出门，走进庙后面一家人家。那是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上较干净，和庙里一比，的确算“好地方”。因为前楼有客人，一个三十多岁的黄瘦的妇人便招待他们到亭子间。亭子间的三个男人便从床上爬起来，象端视一个公安局长的朋友一样，对新来朋加瞧了一阵，一个个溜走了。

那妇人，穿着红紧身，黑裤，颈上显出一条条血痕，显然发过痧症的，一壁咳喇，一壁出出进进的忙着，敬了茶，敬了香烟瓜子以后，她和烟洒店老板周旋起来了：

“杀千刀，纸烟只晓得自己烧啊！”她在他的股上抽了一板，伸手从他口里夺去了香烟。

“你晓得，我这晌连香烟钱都为难末！嘻嘻，好人，快点把丸子拿出六十颗来吧，一起算账！——婊子，别歪缠了吧，真的，不难为情吗？——我这朋友，哼哼，我告诉你，这儿公安局长的同乡。”他说着，瞧着朋加：“先

生，我们全是自家人，这嫂子也顶贤慧。您不要客气，来呀，躺躺吧。”

他们全躺在床上，妇人拿了红丸来，烟酒店老板把红丸装好，递给朋加，妇人坐在烟酒店老板的屁股边不断的烦着：

“这几天还是咳嗽，腰痛，吃不下。”她露出两颗金牙，手撑着床沿，萎靡的说：“我想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我想混过热天，或者到城里，或者到上海。”

“是啊，离开的好，省得常常把他放在心上不快活。你晓得你的身体到了什么样子？再不当心就要预备棺木了。”

“放屁，我还要活几年。那畜生他不要我，他要轧姘头，好的，我也不在乎。各走各的路，——我今年不过二十八，还有人要吗，这副样子，你看?”

“有人要，有人要，我担保。实在一时找不到，我兄弟，——哈哈，嫂子，别打，正经话，我给你找一个就是。还是要本地人？还是要外帮人?”

“本地人我不欢喜。”她那白眼珠向朋加翻了一下，“别说外帮人，外帮人有好的，老实，心肠好，靠得住。——唉，找得相当的人，我想好好的的过几年。”

室内烟雾弥漫，朋加觉着闷热、头晕、胃气痛，连连催着要走。临走时，朋加掏出一块钱，烟酒店老板竭力阻止着，妇人也竭力推辞着，在烟酒店老板的腮上扭了一把说：

“走好噢，叔叔走好噢，木头，不要忘记，明天再邀叔叔来玩噢!”

朋加头也不回的一直冲到家，不吃晚饭，天一黑就睡了，在木板床上辗转着自语道：

“……天啦，这是怎样的生活啊？我究竟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唉，不要去想它，什么都不想，好好的睡吧！好好的养养身体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但“阿宝下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的念头，庙后那妇人，烟酒店老板等等，总在他脑里跳跃。他的头发热，肚皮象木板一样胀痛，越睡越醒，越醒越想，想到一切，都使他烦躁，都使他生气，他终于爬起来，又走进一幻的房里。那时和尚们聚在一块抽红丸，谈天。朋加坐了一会，对一幻说：

“今天同隔壁阿宝的父亲到庙后面第七家去过，也许是第八家吧，在那里抽了几颗红丸，里面有一个妇人，脸子又黄又瘦——”

“那里有什么去头！”一幻说：“那个老妖精，丑得很！你到她那里抽红丸啊，哼，贵得要命！”

“阿宝，喂，我说这个阿宝啦，究竟是怎样的妇人啊？”

“规矩得很，吓吓，男人以一百为限！你不要以为她是个妇人！她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呢！个儿生得大，孩子都养过。她的娘顶怕她，她的娘自己也糊糊涂涂，不敢管她。你怎么问起她呢？吓吓吓，那没有味道，她差不多每天清早都来庙里拿衣服去洗的。她来总走后门。没有别的，比方吧，洗一件衣服应该给她三个铜子，你就给她六个，或者十个，那就成了。——次数多了，你就买给她一

个铜戒指，吓吓吓，那没有味道，她的那个东西……”

意兴索然的朋加又去回房睡了。真是苦恼啊，这一切，他原不愿思索的，但还是无聊的想下去。就是睡着了，在梦中，也还是无止境的想下去，头脑昏昏沉沉，全身发着空热，肚皮隐隐作痛。梦境也和现实一样：目所接触的，耳所听见的，脑子所想及的，无一不是贫穷、污秽、杂乱、令人作呕。他常常咬紧牙齿，坐在床上，两手紧抱着肚皮，摇摆到天明。

六

满想在白天好好的睡一下。校长先生和教员偏又尸一般挺着在自己床上，让孩子们在课堂里吵，叫嚣得很厉害，朋加只得走到一幻房里睡了。

是上午，和尚全出门了，庙后的几间房子比平日更清静，但朋加睡了好久，不曾睡熟。人不感到疲倦，也不象整夜不曾睡的那末精神萎靡，他只觉得应该睡半天，就是睡不着，也该闭着眼，静静的睡。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失眠症神经衰症，已经达到十分困难的境地了，不得不如此强制自己的。

他仿佛在游山；在钓鱼；在弹琴唱曲的妓女的船上，那儿，他和朋友去过一次的，在和船夫打牌，警察来了，船夫将船驶到江中了；这也是他经验过的。在抽红丸；在杭州。……也仿佛看见灰色的太阳，飘渺的烟云，啼噪飞跃的鸟，……他漠然的在心里说：“我现在究竟是睡熟了？还是在做乱梦呢？无从知道呀！我不妨睁开眼试试看，我

相信梦与现实决不会分不清楚的。……”如果是他把眼睛睁开了，没有什么人，的确睡在一幻床上，室中是很静的。于是他又坚忍的重行闭着眼。

大约十点钟，庙后一阵男人打骂的声音，传进他的耳里，他疑心自己还做梦，也许是自己的幻觉，没有理会；不久是一阵男女夹杂着的哭吵声，他仍然以为身体虚弱的缘故，神经错乱的缘故，但最后是一阵喊救命的尖锐的叫声钻进他的耳里，于是他又睁开了眼，知道自己并不曾睡着，那凄惨的叫声也依然缭绕在他耳边，继续不断，于是他神经紧张的爬起来，开了庙的后门听了一会，沿着山坡，向破落户的行列走去。

那儿离他昨天去的地方并不远，木板造的的歪斜的楼房，似乎经不起重压，要坍圮的样子。朋加随着叫声在第三家门口立住了。门口杂乱的堆着洗衣盆，脏衣服，屋里连破败的家具，也没有几件，且没有一个人。他好奇的带着探险的神情，尖着耳朵，一步一步的往里面去，立在不很坚牢的扶梯上听着那哭，骂，打，叹息，以及竹杆折损的各种错杂的声音：

“……打死她，打死她，婊子——弄得狗男人白天在这里打架，成什么世事?”女子的粗哑的声音骂着，接连又是一阵破竹杆震扑的声音。

“…… 哇，哇，呵啊，——救命啦，——呵啊，哇，——”是女孩子的哭喊声。

“你索兴一刀把我杀了吧，横婆娘！我看你横到什么地方为止，妈的。我不许再打，再打，我跟你拚了这条命。”这是一个衰弱无力的男子的声音。

“拚了就拚了，这日子我不要过，嫁了这种男人，真倒了千代的霉啦，这样大的岁数，还要作践女孩子的身体来养自己，算人啦？——这日子，我不如死了干净，——唔，娘的，我跟你拚了，娘的……”这又是女人的粗暴的声音，接着楼板哗喇哗喇的响，杂着不清爽的愤骂，这个家庭的大战开始了。

朋加不能再忍了，走上楼，眼睛逡巡了一下，没有谁注意他，他威严的说：

“喂，喂，停止！你们这太不成样子了。——你们在里面打，外面人听了，以为发生了命案啦！——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你们?”

战争立刻停止了。

男的白了点头发，着了破旧的蓝布衫裤，驼背，黄瘦的猴脸，变成了青白色，他从女人的扭抱中挣脱出来，喘着气，皱着眉，向朋加瞧了一眼，惊愕了一下，即刻低下头，软洋洋的坐在床板上。床上没有蚊帐，撒满了尘土的破席上点着灯，伴着茶壶茶杯烟具之类的东西。室内再没有旁的，只是一片的荒凉。女孩子，十七八岁的样子，留着辫，尖脸，死白得可怕，两手掩着脸倒在靠墙的地方，不象以前那末哭泣了。她旁边散乱着竹杆的碎片。那妇人方正面孔，三十多岁的样子，身上的布衣服还清洁。她惊骇的奔进前楼，一屁股坐在床沿，断断续续的在叹息抽噎。

“象这样大的女孩子，好随便打的吗？你们想想看，究竟为什么呢？这儿的警察难道不管事的吗？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呢？这烟灯，烟枪，白天也排着，这是什么

玩意呢?”

朋加象煞一个官僚的神气，威严的恐吓着。那男人慑缩的抬不起头来，眼瞧着别处摇着头，悲哀的说：

“唉，没有法子，——要命，唉要命——唉，女孩子也是自己不好，唉，这真要我的命——”

“你自己想想对不对得人住?——你要这样子，好，好，我滚就是，听你们去，我就滚。”

女人在前楼脚蹬着楼板，洒着鼻涕悲愤的说。同时，楼下来了个中年妇人，牵着女孩子下楼了。一切情形早已了然了，朋加劝解道：

“好啦，好啦，象你们这样穷苦的家庭，好好的过日子还来不及，再吵，还成什么样子?又不是两个人年纪轻轻的，何苦呢——我说，以后，我说，女孩子不许打，鸦片也不许抽。你们都听到吗?啊?”

“是，是，是!——先生贵姓?”

“朋加!——我就住在庙里。”

“啊——您，您就是此地公安局长的同乡啊!——喂，先生，您抽一口。——您抽这个的吗?”

“不抽的。”

那汉子象受了意外的打击一般，即刻吹了灯，把破席上的所有的搜拢来，搁在屁股后面，缩手缩脚的，两眼呆呆的瞧着朋加，嗫嚅的说：

“对不起，对不起，请到楼下坐，请到楼下坐，——在这儿用了饭去好吗?”

跟着那汉子走下楼，朋加象修了善的慈悲的佛一样，走回庙。

七

比来时更消瘦更虚弱的朋加，一连好几晚不睡，是常事。白天也一样。他象失了灵魂一样，东站站，西坐坐，不爱吃，不爱喝，也不爱说话。烦恼苦闷压倒了他，这宇宙惊骇了他。他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被遣戍到这里？他不知道在这里的一个月是怎样消磨的？他不知道这次的旷工与跋涉所加惠于他的是什么？杭州，潮神庙所加惠于他的是什么？他的心灵震悸起来了。他急急于要离开那儿，或者回去。

两天后，他从邮局取到几元的汇款，突然向校长告辞了。校长正在上课。

“怎么就走呢？我们明天好领薪水了。领了薪水陪你逛逛再走，不行吗？”

“不，我近来不知怎样，心境不大好，好实在打扰得太久了。”

“真对不住，在这里招待你，真太委屈你了。我有课，对不住，不送。”

朋加苦笑着，对于他的朋友非常的抱歉，但又说不出别的抱歉的话。他颠颠头便肃然的走出庙，什么都忘记，什么都不见，在他的眼底下，只有一条渺茫的、模糊的、漫长的路，他踽踽的向车站走去。

上午九点钟前的阴暗的天，分外觉着宇宙是愁惨的。他买好票，走进月台痴呆的立着，候着，候着，他简直忍耐不住要哭出来，象什么压迫着他，追逐他，头闷沉沉

的，好象那块地也旋转起来，要把他推倒似的。他非飞似的离开那里不可。他想：

"我的妻也许以为我的病完全好了吧？见了我的面，她也许会大吃一惊吧？唉，买好票，身上又只剩下七八毛钱了，离开此地，又好到什么好地方去养养病呢？唉，火车啊，把我载到坟墓中去吧！火车啊，哗喇哗喇的，一刹那冲出世界以外吧？……"

火车来了，他从幻想中惊跳出来，奔上车，在一个窗口坐下了。

破庙的阴影，过路亭的尖顶，江中的帆船，浩渺的钱塘江，白塔岭下的破落户，依然在弥漫的云雾中可以见到。铁路工厂的煤烟，火车头上的煤烟与江上汽船上的煤烟拖着漫长的疑问记号"?"，纷烦、杂乱、龌龊、贫穷、喧闹，依然象在朋加的心里燃烧着，在他的身上燃烧着，在车中燃烧着，也在世界的各处燃烧着。

一会儿，车开动了。朋加脑袋胀，心里要作呕，肚皮隐隐的作痛，有时是象刀割一样。他咬紧牙齿，抱着肚皮，随着车身的颠簸，他的身体也摇晃着。向窗口瞥了最后的一眼，闸口剩在车后，潮神庙给愁惨的云雾吞没了。他懒洋洋的头靠着车箱，悲哀的低语道：

"唉，潮神啊显显灵，把这块地方冲洗一下吧！把这个世界冲洗一下吧。"

一九三○，一一，二一，于上海

不平凡的故事

那双圆眼睛星一样眨着，额上刻着生活的斑纹，语言那么流利，年龄三十左右，过过多年漂流的生活，虽然没有收入，却也在我隔壁亭子间里住上大半年。看来，这位同乡沈先生必定涉世很深，能说许多故事，而且他本人也许还是许多故事的主角了。他常到我家里玩，可惜每次都有妻在旁边，有些故事，他当然不便说，还有一层，我爱在一个可与接谈的人的谈话当中检查他的思想和行为，作为交游的标准，或者进一步从一种有价值的思想上出发，使一个人能从腐败的渣滓中浮出一个新生命来，大家结伴向光明走去，那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我有这种脾气。要想

毫无顾忌的谈一谈，我们非想出一个出门的题目不可。

“看来你有两三个月不洗澡了吧，沈先生？今晚我愿为一次洗澡的东。”

没有不答应的道理，他腰身扭了两下，头也缩起来左转右转，骤然觉得全身土匪蜂起痒得难煞似的微笑答道：

“一定要请客吗？好的，好的。”

十二月初的晚上，蛾眉月清冷地挂在天空。也没有风。我们不怕路远，踏着严霜，在一条热闹街上找到一个好澡堂，开了一间雅洁的双人浴室，为了便于谈话，不在乎花费多少。

理了发，我们开始洗澡。

他遮遮掩掩的瞧着我，生怕谁发觉他身上的宝藏，也拒绝堂倌擦背，再三的拒绝。我敢说，那不是因为他有不爱任何人接触他那肉体的癖性，不是为我省钱，更不是想自己劳动的意思，那只是在人们的无视之中表现着“我并不怎样肮脏呀！”那样虚伪的心理，因此我感这个人的不痛快。

他静静地躺在水盆里，我想是留恋着温暖的舒适，或是想浸透全身的积垢以便洗起来容易些。或是在玩味着爱怜着他那不曾糟蹋完的躯体，觉得容颜虽未免憔悴，究竟青春还在。一个念头横在我的心里。最好是让堂倌给他洗，把皮擦破，擦着，擦着，一直擦进去……对于谈话，听故事的心情完全冷了。

可是他忽然吞吞吐吐的向我说话了。

“喊，我有一件事，不知你晓得不？”

“我怎么会晓得你的一件事呢？——不妨讲讲看。”

“好，我讲吧，我有一回奇遇。”

“噢，一回奇遇？很奇的奇遇？”

“呃，是的，可以说是的——本来我想把它做一篇中篇小说，可是——我想我自己亲身经过的事，受过很大的打击的事，写起来，总还勉强可以，至少可以办到‘深刻’。因为题材就很好，不平凡，呃——的确不平凡！”

因为有堂倌在我的身边。我说：

“既然不平凡，那末，索性洗完澡再说吧。”

据我所知，我不曾听过这位同乡有什么奇遇，有什么不平凡够做小说的题材的事；因此，我想珍贵的听一听。倘他的所谓奇遇竟是我所习知的，那我可失望了。但我也许可以在他的所谓奇遇的讲述中体验出一点什么，对于他个人知道的更多一点，也不是绝无意义的事。

浴后，我们一同躺在榻上。我怀着“看这奇遇究竟怎么样不平凡？”的心情，听着快乐的疲劳的闭着眼抽着烟的我那同乡的讲述：

“那真是一个梦呢，在我，真是梦都梦不到。那真是我毕生的奇遇，在我的二十六岁的生涯里，总算是个值得纪念的波浪。——你瞧，我这幅样子，虽然不算丑，但也不算怎么漂亮啊！学问呢？大学也不曾毕业，虽然常在日报副刊上发表点文章，那也算不了什么啊！至于经济方面，在一个中学校的初中部教点课，每月只拿到七八十块钱，也不怎样富裕不是？呃——不晓得如何，好运道偏要寻着我，吓吓，连我自己也不晓得是走的什么运？吓吓。

“是去年，学校里刚刚放年假。一个同事的老婆养了儿子，在福园请酒，被邀的，除了五六个同事以外，还有

两个女学生。

“这是你知道的，我们的学校离上海很远，又是放了假，一到上海，谁都兴致很好，想趁着这机会乐一下。在席上是：戏谑啦，饮酒啦，猜拳啦，闹得真起劲！闹到最后，那个女学生叫高鸣鹤的忽然立起来敬酒。

“两个女生，都生得很不错，但那个高鸣鹤更漂亮；穿着得虽是很朴素，也不爱装扮，可是强健，活泼，脸子，姿态，都极好极好。她不但学问好，而且在女子篮球队里还是健将呢！平日也看不出她是怎样的浪漫，虽是欢喜和教员谈天，和男生常常在一块，一晌是很正经很大方。老实讲，我是对每个女生的都是很注意，但我却不是特别爱接近女子，有什么野心，我觉得和她们在一道比较有趣些。我觉得这个女生行动和态度，有些奇特，和别的女生两样，她欢喜交朋友，尤其欢喜到乡村里去和农人谈天，和洗衣妇人谈天，学校里的听差，工人，她都很和他们谈得上，总之和什么人都谈得上，但她却是很正经，平日也很用功。

“那时候，她提了酒壶一个一个的劝，我以为她不会敬我酒的，我没有教过她的书，她是高中部的学生，而我是初中部的博物教员。我们虽然也常常谈谈话，但是，你想，光是博物学那能够和一个有知识的女子接近呢。我以为她不会敬我的酒的。谁知那次，出乎意外的，她竟不肯放过我。

“本来讲到酒，我只有三杯的量，况且那时，我已很醉了，不过我没有红脸就是。自然我不肯再喝，但她笑嘻嘻地立在我前面，殷殷勤勤的劝。死人也不走开。她说：

沈先生，难得的呀，我们在一块儿喝酒，真是偶然的，难得的呀！虽然我是一个学生，没有勉强先生的道理，但你一杯也不肯喝，那我未免太没有面子呀！

“哈，哈，这一来，我没有办法了，只得喝。但是第一杯喝完，第二杯又来了，看看她那握着杯子的柔嫩而肥硕的手，那双说不出美妙的眼睛，又嗅着从她身上时出的一股一股的香气，哈，哈，这个时候，老实说，我乐得在她边多站一会儿，在半推半就的时候，我好偷偷的瞧她个仔细。她那红嫩的脸，凸起的胸，柔软的壮健的腿，以及一切。”

“唔，你睡着了吗？喂——”

“唔，唔——没有，没有！”

浴后的，疲倦的我，听到他的最后来，像受着催眠术似的，我糊里糊涂的回答了以后，他喝了一口茶，衔了香烟。

“唔，后来呢？——喂。”

他由口里吐出一口浓烟来，又继续说：

“后来，我迷了，醉了，但我醉了也还得喝…………。

“半夜里，我听见拖鞋的响声，睁开眼一看，可把我吓了一跳。”

“啊！我怎么躺在旅馆里的床上呢？一个女人，一个漂亮年轻的女人，立在我的床前，我辨认了一阵，原来就是那个高鸣鹤呢，她看我醒了，赶紧和我问长问短，很关切的安慰我。

‘就只你在我身边吗？’

‘是的。’

‘那真是感激呢！密司高。’

‘沈先生。那里说得上感激呢？’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不曾有过的。这样更深人静，在旅馆里对着这般美貌的少女，我心里砰砰地跳，身体在被里抖个不住。若不是受着自尊心的宰制，受着头晕脑胀的痛苦，疲怠得动都不想动，说不定也许会疯狂起来。我无力的伸出手来，她退开了一点。我便问她：

‘我怎么在这里？他们呢？’

‘沈先生，你醉啦！太晚了，回学校里不便，我们就在这旅馆里开了几间房。他们把你安置在这间房里。现在他们统统在那边打牌去了。沈先生，你吐得多。酒吃得过量了。’

“那时候我有点儿头痛口渴，叫她弄了仁丹，倒了茶给我吞下，又打手巾把给我开面，真的我很感激她的服侍。我舒服得多了。后来，我们又谈当天的事，谈人生，谈文字，谈主义，乱七八糟的谈。

“我看她的态度很诚恳，又和我很好，我不能不告诉她。啊！这女子，态度的磊落，大方，谈论的风雅，真是令人惊叹。这女子并且又稳重。实际她的程度是很好的，常常有文章在校刊上发表。我这个当先生的，老实讲，除了博物学以外，恐怕也就不敢和她高谈阔论了。

“第二天，我们回到学校里后，在我房子里谈天。”

‘沈先生，放假后，怎样消遣呢？’

‘我打算到南京去逛逛。’

‘那真好极了，沈先生，我也正要到南京去看看我的哥哥，他在中央大学读书，那末，你什么时候动身呢？我

们一道去。'

"我想：假如真的和她一道去的话。打车票啦。吃饭啦，一路的费用，你好意思不拿钱出来，她是个学生，看样子也不是家里很阔。那时，我手中只有三十多块钱，这怎么济事？我就马上变计说：'我还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去，恐的要在上海住几天。'以为这一下就开脱了。但她一步一步的逼着我问：

'那末，沈先生，你住在什么地方呢？到上海?'这真使我为难了。我想骗她说在朋友家里住，又怕她真的寻到朋友家里来，教员带着女生旅行，这消息传出去，还成体统吗？我便闷燥的说：

'我也许住在惠中旅馆。'她又钉住了说：

'好，一定，我到惠中旅馆来找你。'

"到了上海，本想当晚搭夜车到南京。恰巧有些事情没有料理好，也想起骗她是不对的。于是把事情料理好，又在朋友处借了点钱，这天晚上，我就住在惠中旅馆。那时，我觉察这女子是离不开我。好像是想趁着年假的机会。哼，中学堂里的女学生，爱上教员的很多，究竟教员比学生强不是，莫说别的，比方办事的能力，魄力，演说等等。哼……

"果然，大约晚上九点钟光景，她带着行李到惠中旅馆来找我。并且热烈地欢迎。再则我心里又是这样忐忑地不安，也不敢在旅馆里久住。我告诉她搭明天的早快车。她说：

'好，那我就用不着到别处去，带着行李不便，在这旅馆里住一夜得了。'

“我在心里忖着——唔，我明白了！——于是我故意装着按电铃，关照茶房再开一间房的样子，她赶忙阻止说：

‘你是要茶房给我开一间房吗？不必了，我们在一间房里不成吗？你这里有沙发，多好啊！我睡沙发得了。”

“我心跳得很厉害，不知道怎么办，但与其说心跳得厉害，不如说冲动得很厉害！我是简直没法子把自己镇压住了。啊！像这样大但的勇敢的女子，我真少看见！反正没有谁知道，送上门来的货，人家不怕，我又怕什么呢？什么都不必去顾虑啦。

“随后，我们到酒楼吃了一顿，也喝了一点酒。回到旅馆，我们和平常一样谈话，她打电话告诉她的亲戚，说明早搭车到南京。据她说是告诉她亲戚，在电话里，她说了许多话，但听不大清楚。管她呢？我怕什么仙人跳？在她的态度上，自然看不出她是坏女人，可是她不怎样庄严。我想！她这是肯和我住在一间房里，总不会有反客为主把我推出门外而奚落我侮辱我的事。那时候，我只是给一种未来的欢愉，欢愉梦境扰得十分心绪不宁。一切只好整静的忍耐着，忍耐到自然趋势的地步了。但我们坐了一会，谈了一阵，忽然她说头痛，心里难过。要我让她安静的躺着，绝对不要惊动她，也许是喝醉了掺着酒精的酒的缘故吧。我弄了人丹给她吃，倒茶给她吃，服侍她上床睡了。这是应该的。我要报答上次对我的情谊，我竭力制止我的粗野的兽性。我不安的躺在沙发上。我欢喜她有病，能够麻烦我一下，那末，我相信会使她由于一种求助的感激，得到事业的圆满的完成。哈，哈，我把那当成一种珍

奇的事情啊!

“看样子，她睡得很平安，我时时走近她的床，觉得她睡得很平安。是真的睡着了呢？是假装呢是对于我的人格的试探呢？到如今我依然不知道。我每次走近她的床，始终不敢轻举妄动。我太爱她，我怕她，也不得不尊敬她，而且我也留着这点自重的人格作将来的地步，我不相信除了那时以后，便毫无机会的。

“啊！那晚我整睡不着，醒着。

“第二天绝早，她就起床了。我们匆匆的收拾好往车站奔。那次一路的用费，全是我负担的。在车中，她送了我一条绸手帕。我知道她很困难，借了三十块给她，她说开学时候，准可以还我。她问明了我在南京的住址，说过几天准来看我。

“在南京下车的时候，不巧得很，看见她同班的男同学，才晓得他们也搭车到南京来。我便独自匆匆的走了。那是学校里的捣乱分子，一向和我不对的。他们说我是什么派的走狗，又说我加入了什么团。其实，我什么派什么团也不加入，而这个讨厌的家伙，时常就喜欢和高鸣鹤弄在一块儿。

“在朋友家里等了好几天，没有见她来，真无聊的很。

“是第三天的晚上了，我独自到秦淮河听了落子以后，就去戏园里听京戏，一个人很无味，回来得很早。正是暮色苍茫的时候，在路上，是那一条街，我现在记不清了。我觉得后面有三四个人不即不离的跟着我，很久很久的跟着我。在南京街上虽然是冷清的，黑暗的，但是首都啊，谁料得到呢？谁料得到发生意外的事呢？你猜怎么着？他

妈的，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一天晚上。你猜怎么样？忽然有人从后面几步赶上来，插住我的喉，有的拖着我的腿，有的一拳一拳往身上送，妈的，喊又喊不出来。我不晓被什么鬼挡住了一顿，要不是后面有人来了。哼，说不定，我会……哼，那才不值得！他妈的，真险啊！我忍着痛，雇了车回来，对什么人都不敢提起，只当给鬼挡了一顿算了吧。我猜想那一定是高鸣鹤的同学干的把戏。妈的，他妒嫉，他是我的情敌。老子总有一天和他算账的。你看老子，总有一天……”

“事后呢？”我坐了起来，愕然的问：“事后你和高鸣鹤怎么样？”

“唉！莫提起，莫提起。除了在南京接过她的信以后，一直到如今，一直到如今，不知道她的消息。信是一封缠绵的感激的信。可惜没有她的通讯地址。我将它和手帕一起保存着。不但如此，就是半个月以后，我由南京回到学校，就没有接到学校里的聘书。大概也就是挡我的混蛋，画蛇添足的报告了学校当局了吧？他妈的，何处不可以混饭吃？这算不了什么？只是——唉！只是我现在还不能忘情高鸣鹤呀。”

“你这奇遇，我倒是知道一点，可是你这险遇，我今天才晓得，看样子，你还是恋恋于她啦！何苦呢？快一年了，何苦呢？”

“也不是怎样极怀恋她，不过一提起这事，总不能够不这样的。我觉得，在现代，恋爱只是有资本，没有资本只好忍耐，忍耐！”

我痴呆的瞧着他，觉着他对于那奇遇至今还不甚了

解，困顿到两三个月洗不起一次澡，还幻梦着资本的恋爱，我也无话可说了。

对于衣服皮鞋等等是无法可想的，我那同乡只在漂亮的脸上涂好了雪花膏。这以后，我掏出两块钱笨重的往茶几上一掷，便步出澡堂了。

月儿躲起来了，风在扬着威，在快到家门的时候，我那同乡颤抖的说：

“谢谢你，朋友，今晚这个澡洗得真痛快!”

“谢什么？只是你真的洗干净了吗?”

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

我们的犯罪

趁星期日下午有工夫，邀老邹到附近的通信图书馆去，在路上盛称这图书馆办得怎样好：职员都是尽纯粹的义务啦，看书不卖票还可以借出去啦，也不必查那麻烦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就可以马上借到心爱的书啦，老邹是想参观一下预备下次捐给这图书馆几册书，而我是老早就有这个志愿的。

走到图书馆，敲了几下门，门是锁着的。

“你们是借书的吗?”荷枪的巡警突然走来问，枪上有刺刀。

“是的，”我答。

“办事人把钥匙交给我们区上了，请到区上去。”

“到区上去?！不，不，不看书也行的，干吗要上区?”我一壁说，一壁往后退，心想到图书馆对门的朋友家坐坐，因为那情形实在有点蹊跷。

“上头有命令，请你们到区上去，只坐坐问两句话就没事。”

好，照着刺刀的指挥，我们到区上。

走进传达室，那里早有五个被请来坐坐的人在摇头叹气。

“你们大家相熟吗?”躺在睡椅上的巡长说。

“我们不认得他们，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得我?”我答。

“谁认得谁，都是前前后后从四面八方来的。”五人中之一赶忙插着嘴。

“这图书馆总有个人办的啊！谁办的呢？你们彼此不认识，全是看书的，这图书馆总有个人办的啊!”一个巡警目光四射着，好像查问不出就没有晚饭米似的。

“谁也不知道是谁办的，我们只是去看看书，就只这点子关系，正同我们到商店买货，不知道店里谁开的，也正同我们偶然被请到这儿来不知道你们的区长尊姓，您贵姓是一样的。”我答着，其余的人跟着笑。

“你们把姓名年龄写上吧，到这里来!”巡长说。

我们站在写字台前，台那边坐着个穿制服的，面色苍白，不很威武，该是个小小的官儿吧。他能写字，不惮烦劳的将询问所得的答话一一写上，最后还问我们想看什么书，这个，我们还没有决定，就没说出来，在我，也觉得把想看什么书的意见一一说出来似乎有点显示自己太高明

的嫌疑，而且觉得这私人的意见也似没有当众宣言的必要。

传达室椅子少，实际并没有请我们坐，心想到外面的长椅上去歇歇，又怕给拐回来，所以只得站，站着看隔壁拘留室里的犯人，看先我们而至的蹙额皱眉的那五个人，看室外来往的人，看太阳，看房子；同时也听，听街上的汽车喇叭叫，听车夫骂娘，听风声，尘沙扑扑声，起首是悠然神往的，一想及自己待在那儿究竟是干什么？也想及有些事情要赶办，渐渐的心上浮出了焦躁。

"没有事了吧？话问完了，该放我们出去啊？"我说。

"是呀，我们来了半天啦，我们全是看书的，放我们出去啊！"

"再坐一坐，等区长回，多说也没用，上头有命令。"

"那末，区长什么时候回？"

"上公安局去了，快啦。"

"那末，弄点茶喝喝啊！"

"我是来得顶早啦，还没吃中饭，请叫人叫碗面吃吃吧！真倒霉，前天借的书，因为怕失信用，所以今天来还，六点钟要上船到汉口。"

"是呀，虽然是星期日，谁都不能没有一点事啊！我还要——"

这杂乱的询问与恳求，巡警们敷衍得还周到，而且颇关心的盘问这图书馆的情形，甚至对这图书馆的办法还加以赞成，他们说办图书馆的人是为公，他们自己也是为公，我们看书本来没有什么，这全是党部里的命令，他们又说这图书馆从孙传芳时代就开起，七八年了，从没发生

事情过，这回告发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那弄堂里驻了兵，常有党部里的人来往，他们常常看见许多人晚上在图书馆出进，图书馆为什么常常只在晚上开放呢？这就可疑了，昨天“五四”，有人从窗口望进去，没有看见一个人，这就更可疑了，所以告发了，晚上，党部里会同公安局派来一架大汽车，预备装人了，落了一个空，这就显然证实是怯逃了。非拿办不可，所以今天又派警守候着，最后他们申明那并不是他们在多事。

“你瞧，我们吃公安饭，听命令办事，弟兄们一月拿十块钱，饭吃自己的，除了制服是上头发，其余的都得自己买，谁还高兴去多事，”巡长牢骚满腹的说。

“您多少钱一月？”一个青年问。

“比站岗的稍微多一点，唉，不够化的，巡官还只四十块呢，他干了八年啦。”巡长答着，随即反问那青年。

“你一月挣多少钱？”

“四十块钱。”

“你今年几岁。”

“二十。”

“哈哈哈，我们巡官今年四十岁啦！”

所有被请去坐坐的人都笑了，拘留所里的囚犯也笑了。最后是巡长问这些人的西服的价钱，问各人日常的收入与开支，佩服先生们的阔绰，欣羡先生们的职业，没有什么谈的啦，互相看着，注视着陆续被请来坐坐的七八个，东站一站，西靠一靠，揭一揭那没有水的茶壶盖，摇摇头，蹬蹬脚，忍耐的而精细的侦察着那有椅子坐的人，希望他一移动或去撒尿就预备把自己的屁股去补上，是这

令挤动过一厘。要取保固然是顶开恩的，可是星期日谁预先等在府上以备人们来请求作保呢？倘是作保的也犯着看书的罪的，谁有胆量和资格来作保呢？路远些的或是人地生疏的人又将怎样呢？犯人是得关着啊，保人谁给去找呢，这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吧？于是，我马上有了主意，我要来碰碰钉子看。我看见住在这家隔壁的是区的巡官，不管平常怎样瞧他不起，意识怂恿我谦卑的走近他，说：

"巡官怕不认识我吧，冒昧得很，我姓彭，我住在二十九号，您住在三十号，我们是贴邻，我在商务印书馆作事，为着到图书馆去看书，不曾进图书馆的门就给拘押起来了，要取保，以平常倒是不要紧，星期日可就为难了。巡官可以给我证明一下吗？我们出去之后，有什么事可随传随到的。"

"这件事我们不管的，全是党部里的人主办，我们区上的人不便作保的，你先生是好人，我相信得过的，看书也并没有错，可是我不便去作保。"

他说完，走进巡官室，看样子他没有把我们当下流的囚犯，况且既经攀上了一门"贴邻"的亲戚，我同老邹就老着脸皮，大胆跟进房，巡官并没拒绝，不过对跟着我们进来的那位犯人却没有十分的垂青。

彼此坐定了，略略寒暄过了，巡官敬了茶烟，将那天在街上的电杆的撕下的"打倒××总司令，"的标语摊在桌上，随即又搓了，然后开始畅谈着。他说贴标语没有用，到处捉人也没用，他说他干了八九年的巡官，只四十块钱一月，不够花的，有家小，区长原薪一百二，一年就加到快二百，科长原薪八十块，一年加到一百二，只有巡

“研究什么的?”

“教育，也研究文学。”

“你看过些什么书?”

这就使我为难了。不幸我很健忘，不能记起二三十年来的事。我在前清光绪皇帝时候就入了蒙馆，到民国还入专门和大学之类的学校，出了学校也看过不少的书，虽然没有毕过大学的业，文章也做不通，可是把读过的书造一个详细的表，也不免有些遗漏的，所以我随便的就最易记忆的说出来：

“我看过《悒郁》，《复活》，《木马》，《教育丛著》——”

大概熟习这些书的内容，回味着书中的描写去了吧，所以那青年裁判官默了一会儿就说：

“好，你去，在下面等着。”

依然等候在马桶旁边，我很怅惘，原先我有许多话要说，象平常教课时对学生演说一样，我是一向对穿西服戴眼镜的学生老着面皮的，但我那时竟没有一点的勇气，我是个犯人，我只想怎样开脱我的罪，能够马上被郝免就谢天谢地，所以也不敢这样反问着，“为什么拘留我的呢?”也不敢这样自供着，“象这种看书的罪我是犯了二三十年了啦。大人!”我想这样含默着，巴给着是最聪明不过的。

被拘押进来的人，并不减于走近的图书馆的，渐渐的一个一个由传达室升到马桶间了，我们又只得退回传达室听候发落，等了许久，命令下来了：

“审问过的，要取保。”

虽然为着这命令传达室起了小小的纷乱，却不曾将命

样，一点钟，二点钟，恭候着老不回来的区长的审问。

“这些囚犯是怎样生活的呢?”我又开始来打破这屋子的沉闷了。

“他们是吃区上的饭，凡是关到这里的就有饭吃，三天五天，不等，顶多十五天。”巡长说。

我正想说出“这倒是个慈善机关啊!”的时候，忽然汽车已多的一声，说是区长回了，后面跟着许多人，大概是党部里的诸公吧，我们以为得了救，全都站起来，不，许多人原是站着的，挤在传达室门口，只想占有那第一个被审判的幸福，然而等了二十分钟名单才呈上去，又过了十多分钟才开审，只许先审先到的，但我和老邹假冒先到的，捷足的跟着进去了，但又只许一个一个上楼去候审，于是大家在扶梯下的马桶旁边静候着。我是第三个受审的，走上楼，区长和党部诸公围着办公桌坐着，好象有八九个，我想一人审一个也够分派的，他们，大概要三辆汽车才能装来呀。真是，图书馆了大乱子，他们忙着啦，这样的劳师动众！清闲的我，真觉有些赧然的。

区长命令我站在穿西服的青年身边，青年的衣服很挺硬，头发也很光滑，戴着双料的玳瑁框眼镜，看样子总有二十来岁吧，这样的年轻，竟有这样的能力，真令我汗颜已极，好在他全不瞧我一下，两手在桌上撑着头，看着那名单，低声的问，其实名单上也写得还详细。

“你是什么名字?”

“我是彭家煌，”

“什么地方做事?”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官老是四十块。他没有在社会上多事过，全是听命令办事，谁也不得罪，这次抄查图书馆他也没有去。办公没有日夜的，有时不留神就会把性命送掉，谁高兴干这苦差，人要吃饭，没法儿的。在军阀底下作事，在贪官污吏底下作事全是想弄三十五十混饭吃，不过于今总算好一点，要是徐国梁当警察厅长时代，他想补一个兵也补不上，难道凭本事当不上一个兵，不是天津人不要，多说话还枪毙。于是他摇头表示对时事的灰心，随即谈到作证的事，他又说事情全归党部里办，假使他是一个别的人，随便怎样都可以尽力。最后等跟我们进房的那犯人走了，他低声说等其余的人取了保他不妨去说说，随后他去了，许久之后又转来说党部里的人不答应，以为我们既是好人，为什么不能找人保呢，没有办法啦，他又赧然的摇头。

老邹是找不着熟人的，就由我想出一个不爱出门的同事，巡官给了纸笔，我写好了，他吩咐一个属员去了。巡官是可感的。不久，保人来啦，好象初干这事儿的，面色不自然，我将他介绍给巡官，给老邹，然后把详情说了，他一口承担下来。巡官就带我们回传达室，叫那写字的小官儿在保人的名片上写了取保所应说的话，保人又回去取了图章，盖了章，保人同名片又见过党部的人，于是许可了，巡官用手一挥，通知了站岗的，于是我们和巡官握手，走出守卫线，那时候，太阳快和上海作别了。

“究竟是怎么一会事呢?”保人询问着。

“谁知道？我们只去看看书，老邹还是第一次去，而且只敲了两下图书馆的门。”我说。

除了唏嘘之声而外，大家只是垂头踱着回家的路，顺

便到保人家谢过恩，我和老邹各自归家了。

没有回答妻的“在什么地方逛了这末久”的质问，我头脑昏沉的把自己往床上一掷。丢开由那图书馆借来的一本讨厌的《窄门》：只静听在心门敲着的警钟的音浪：

还看书！？还捐书！？蠢才。索兴把头颅也捐了吧！

一九二九，五，九。于上海

Dismeryer 先生

反奉战争起后，S市华界的居民，大半因着前次战争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象，对于自己的生命，以及细微的家具，都感觉绝大的危险，稍拥资产的都纷纷向租界移去；因此，城北仁义弄第二十号的房子也在这时空了，只有住在灶披间的两个寒酸学生没搬走。

P和他的妻乘此机会，以较廉的租金赁了这所房子的前楼；初搬进去时，很觉寂静，自从楼下搬进来一位打拳的武士后，才渐渐热闹起来。

灶披间的租金每月只有两元，不到几天，那两位学生不知怎样搬走了，这间小房便入了武士的版图，他不是租

来自已住，却以每月六元的租金转赁给一个外国人。

这外国人搬来后，在房门上贴着一张 W.A.Dismeryer 的名片，窗子上挂起破纱帘，地上铺着旧地毯，小铁床上四散着工业书籍；室内除小柜，衣箱和烹饪的杂具外，壁当中还挂着袒胸赤背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图。

P 的妻见不惯外国人，这位 Dismeryer 颇引起她由对普通一般外国人的观察所得来的一种异样的可怕，因为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外国人也可委曲在这小而卑湿黯淡的灶披间，可断定他是一个旅华的起码货，她于是很不自安地对她丈夫说：

"我们又搬到倒霉的地方来了；楼下呢，住的是一个打拳的，灶披间呢，便住着一个蹩脚外国人，别的不打紧，若是这外国人在这儿贩手枪，造假钞票，一经发觉，可不牵累了我们吗？还有一层，我们白天都要去做工，房门的锁又不坚实，里面的东西说不定有危险呢？"

她发表这高深的见解后。睁着眼睛凝视着她的丈夫，等候一个妥当办法的回答。

P 笑了一笑，不假思索地答道："打拳的想不会无缘无故给拳头我们吃的，这外国人的举动虽是不能断定，总不会牵累我们罢。至于房里的东西，那怕什么，家里有看家的娘姨。"

她经过这番安慰，虽是有些相信，却仍不放心，时时背着 P 在娘姨面前刺探危险人物的消息。娘姨不时在她前面报告，说外国人也能说本地话，常在她旁边看她烧菜，有一次看见瓶子里没有酱油，连忙走到房里把自己的一瓶酱油拿出来送给她，她没有受。有时他又拿出胡椒粉

或加里粉来要她放在菜里，她怕是毒药，严词拒绝了。厨房里的东西他常常由这边搬到那边，放开自来水尽量地冲洗。罗罗苏苏使她十分生厌!

主妇夸奖她那谨慎的态度，同时又再三的嘱咐道："小心点，外国人是不好惹的，以后不要理会他好了。"

娘姨守着主妇的命令，从此绝对不睬这外国人，有时他又来管闲事，整理厨房，冲洗家伙，于是厨房里沸腾了诟詈的声浪。这外国人被娘姨斥辱，并不敢抵抗，他只静寂的退到他的小房内。从此，他停止整理厨房的工作，闲着没事做，便每天关着房门躺在床上，低声的念那朝夕不离的工业书籍。他不敢走出门散散闷，开开心，因为出了门，必定要里面有人出来，他才有进门的机会，若是晚上回家稍迟一点，他便会在街头作漫漫长夜的巡游者。

一天早上，P 在厨房提水，发觉这外国人在窗外站着，脸上惨白，眼珠通红，全身似给寒气裹住，战栗地望着 P 微笑。P 会意，连忙开了门让他进来。他谢了 P，渐渐和 P 攀谈。P 从此知道他是三十多岁来华已经两年的德国人，新近被摩托车制造厂辞歇了的劳动者。

P 夫妇移居后，转瞬又是两个月了，这所房子里除了武士和他的徒弟们角力的声音喧闹着外，没有什么危险发生过。娘姨因在 P 家收入太少，藉故走了，这位外国人 Desmeryer 也恢复了他整理厨房的工作；因为他极爱清洁，厨房就在他那房子的隔壁。P 的妻也渐渐对他解严了。

Desmeryer 的房里很少有人进去，只有打拳的武士板起面孔在他的房里坐索房金，有时在他的房门外责骂他，

说他假装睡着了，故意不开门；其实就是房门应声而开，难道以武士的威力能够把每月六元的房金在他那瘦削而枯焦的骷髅里榨出来吗？他刚搬来时，每天自己煮一顿两顿吃，两个月后，厨房里连他的足迹都少见了！

一天，好几个邻近的男妇从他的房里出来，那男子脸上满堆着笑容对他的同伴说："这根皮带真便宜，只花了四个铜子。"另一位男子说："这双皮鞋只有八成新，竟花了四毛钱！太贵了一点波？"从这般人得意的走了以后，Dismeryer 的房里才透出希罕的面包香味来，刀叉重新由尘埃里拿出来在厨房里冲洗。不常在家的 P，这种盛况，以后竟还看过好几次。

从这时起，P 的脑子里似乎受了一种强烈的袭击。他在放工回来时，躺在床上追忆旅京时和几位预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朋友天天从宣武门外步行到西城翊教寺法文专修馆去上课，飘舞的夹袄贴在身上现出高耸的骨头来，脚跟露在鞋袜外面，和冰冻的泥土直接的磨擦，每天早晨饿着肚皮和砭人肌骨的北风打十几里路的冲锋。以后呢，达到目的地的，能够被逐回国，这算是幸福，留在法国的，多是抱着他们伟大的希望在异域的坟墓里长眠，听说现在只有一位 C 君还活着。Dismeryer 不是横行世界的德意志的国民吗？他在积弱的中华所受的待遇，总可断其比留法的 C 君优越好几倍吧！然而这优越的待遇实在够人萦思缅索呀！

P 的脑中充满着异邦落魄者的悲哀，有一天终于被逼得走到他妻子从前认为危险人物的 Dismeryer 的房里去。那时他正对着打拳的武士枯坐着，死的沉寂给新进来的 P

冲破了。他向 P 微笑，眼睛四周逡巡，似在设法掩饰全室破烂荒凉的痕迹，免得刺激这位新来的贵客。P 和他寒暄了几句，便问道：

“你为何整天在家不去做工呢？”

“No work，找了交关人写介绍信，不行。”他微笑着，英语里夹杂着十分之七八的本地话。

“那末，不想法找工作，这房里的东西也不够你拍卖的。”P 问。

Dismeryer 没回答，仍然微笑着，渐渐低了头。

P 费了一番思量，又问道：“你的英文程度想必很好，如果你能教英文或会话，我能替你设法。”

Dismeryer 又微笑着，刚要抬起头来回答，那沉机观变的武士满面带着滑稽的笑容，抢着说道：

“他是德国人，很穷的，德文很好，英文只勉强能说话。你要请他教会话，每月给他三四十元就行了。”接连又指着 Dismeryer 说：

P 先生瞧着你可怜，要替你找位子，教会话，你得谢谢他。”

Dismeryer 仍然微笑着，没有答话。P 给武士过分的推崇，十分难以为情，心恨这多事的武士把麻烦的重担生生的搁在自己的肩上。虽是自己有意援助他，然而成功与否是不能预卜的，何能一开口就是“每月给他三四十元”呢？更何能就要他向自己申谢呢？P 对这事不好意思不敷衍，于是对 Dismeryer 说道：

“我到房里拿本英文书给你念念，看你的 Pronunciation 如何。”说完便拿了书来。

Dismeryer接着书，全部灵魂浸在书面上几个字，看了半天然后展开念起来，一字一顿，长的字便一音组一顿，一页一页慢慢地读下去，头上的热汗涔涔的流，嘴唇发颤，但是他的神情很镇静的。P已验明他的程度，无须再读下去，便要他停止。他没有听见，精神贯注的仍然读着，似在和强敌决斗，拚命的决斗，全生命都在这孤注一掷了。P心中涌着无限的失望，觉得很难对付这事。这时武士在旁看得很真切，于是他对Dismeryer说道：

"P先生有事去，你不必再读了。"

Dismeryer停止诵读，但眼睛仍注视书上，表示他还有余勇可鼓。P在心里打算，这事很为难，武士要外国人向自己申谢的话，邻近男妇在外国人房里出来时得意的笑声和拍卖者的结局，这些思潮在他的脑中一阵一阵的激扬起来。他不能白白地使这异邦落魄者受严格的考试，而且他也没有白白的考试他的权力。他是工人，不是教授；他应该生活，不是应该被侮辱的。但这事究竟怎么办呢？P想着，的确有些无可奈何了。这时他只好笑着说：

"我现在有事去，过几天回信吧！"

从那天起，Dismeryer便很专心的到P的房里听回信，渴望着会话教授的聘书的颁赐。他把这可靠的希望应付武士催索两月的房金，他也曾以这意外的生机写信安慰远处的一位很挂念他的穷友。他更欢欣庆幸，梦想着自己还有在S市立足的可能。但是聘书是用不着商量，P早就在心里决议，无法递送的了；没有相当的生徒用得着的这位教授了。在Dismeryer来听回信时，P常想回避，但是没法回避，而且假慈善家，滑头等的罪名好象都堆在他身上。

他心想不如直接截了当的回复了他好些，于是等Dismeryer又来探回信时，便把早经制造了的几句话回复他道：

“Dismeryer先生，我的朋友只愿研究文学，不愿学会话，你的意思怎样？”

他没有表示失望的悲哀，仍是低头微笑。他很能原谅P而且对P更加亲密，这是使P心里最觉难过的。就是P的妻也无形中动了妇人们软弱的慈悲，脸上替她丈夫罩了一层抱歉的神色，白眼珠对着P连翻了几翻，似在谴责他太不量力，轻于许诺，把这异邦漂泊者过于奚落，过于玩弄一般。

这晚，晚餐已经热腾腾的摆在桌上了：一碗稀薄的蛋汤，一碗白菜，一碗红烧豆腐，虽不是佳馐，在P夫妇看来，比贵人们的鱼翅燕窝还珍重，在Dismeryer的眼中，总也算是中华大菜吧！P的妻在摆筷子时，低声说道：

“怎么样？问问外国人要不要吃吧？”

“自然要吃的，”低微的声音在P的喉间半吞半吐着。

就这房里三个人看来，P夫妇算是贵族。一个有钱的人请外国朋友吃饭，似乎不能这样冒失，P这时只好带着抱歉而敷衍的口气对外国人说道：

“你没有吃饭吧？在这里吃了去，好吗？”

Dismeryer测量了桌上陈列的蔬菜和三人肚子的容量，于是努力的答道：“你们不够吃，我不必吃了。”

这样隆厚的情谊，这样难得的机会，他那能十分客气呢？经P再邀请一次，他便就座了。P把窗帘放下，深怕

这情景给别人知道。这是P家款待西宾的第一回。

这样的款待，一次两次，P是能够效力的，无穷次，确是P心余力绌的事，但这是Dismeryer想不到的。他在孤寂穷愁中妄想着在这慈善家有人类大同之感的P家寄海外落魄之身，在潦倒颓丧，生活绝望的时候，已获得希罕的无穷的快慰了。他相信忧人之忧，急人之急的P夫妇，必会长此以他自己得着慰藉为慰藉的。不是这样设想，他如何好意思常在吃饭之前走到P夫妇的房里去，等候他们殷勤的款待呢？不是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旧铁床，有钱的买去了，现在睡的是硬土；穿的只剩了身上破旧的一套；住的是武士势力之下万不得已赊来的一间小房；这样的境况，他不就食于P家又有什么办法呢？

Dismeryer常常吃完饭后，觉得不好意思，曾抢着替P夫妇买菜，打水，洗碗，但这些于P家没有丝毫的收入，这些他们自己能干得下，无须劳他的驾，P也不愿因为每天两顿饭的损失取偿于他帮同料理杂务上。P的妻很胆小，深怕过于牵累了自己，以为与其自己挨饿，不如不作假慈悲，但她又不敢说直话开消他，只想客客气气的招待他，使他自己怀惭而退，但是Dismeryer毫不体会这异样的情形，他有时不知道把什么东西换点牛肉来做送P夫妇的礼物，有时是一碟小鱼，虽经P璧回过，他还是诚恳地奉赠着，他以为这足够联络感情了。

一天一天的下去，P的妻觉得客气的方法不中用，好象哑巴吃了黄连，她于是怨怼丈夫，和丈夫口角。

“以后不要他再送菜来，送一点点菜，他便可仗着这点情谊更好来骗吃几顿的。我们也是穷光蛋，该天天服侍

他吗?”

她怒极时，常说出许多激烈的话，可是一见了外国人却始终不敢开口，只竖着眉毛，板起面孔，故意把房里的东西敲撞着响得很厉害，藉此表示一点怒意，等外国人出了门，便又诅骂起来：

“我们为什么要供养他呢？难道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受够洋鬼子的糟蹋吗？他们是野兽，南京路，汉口，广州，那处他们不横暴的作践我们！我们的血是猪血，我们的命是狗命，那一次奈何他们过！我们为什么还要饲养这种残忍的野兽啊？我真是越讲越恨呀！况且街上讨饭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专就蹩脚的外国人讲，本地也不知有多少，难道你个个去照顾的吗？我看明天还是老实告诉他，叫他别再在这儿讨厌了!”

“不要讲这样不近情理的话，野兽的横暴是不分区域的，不论国内国外，处处都有，它们张牙舞爪谁敢去抵抗，Dismeryer 比我们中国人的遭遇更悲惨，他和我们一样，立在被作践的地位，我们该援助，该同情，你讲这样的话，不仍然是表彰着你的兽性吗?”

她听着 P 这番教训，更加愤怒了：“好，你去同情，你去援助，随便你，你要怎样就怎样，反正明天的菜钱米钱，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衣服首饰上想法的。”

第二天，P 又和他的妻咕噜咕噜地过了一天，他对那异邦漂泊者的同情敌不过爱护家庭的观念，他不愿为着一个不相干的外国人牺牲自己家庭间的幸福，只得听凭他妻子去摆布。那天，他的妻子便故意把晚餐提早，好使外国人错过机会。她还怕计划失败，外国人进房来难以对付，

又预先把房门闩了，夫妻俩胆战心惊的，盗贼般把饭菜匆忙的吞咽着。“这的确是盗贼的行为，这的确是黑心的事?”P夫妇脑中都充满着这样的幻想。

一会儿，有人敲门了，P知道是谁，但他好象无力抵抗巡警的捕拿似的，连忙开了门，P的妻没料到这房门把守不住，一时手足失措，好象没有地方躲避，竟把灯捻灭了，室内便黑暗了，沉寂了，窗外的月儿给深云遮翳，仅仅街柱的电灯从窗帘的微隙中透入一线的光射在瘦削灰白的Dismeryer的脸上，一个僵尸的脸上。P夫妇很惊恐，很害羞，颈梗上似已被挂了一条冰冷而粗重的铁链，话都说不出来。许久许久，P才抖擞精神说道：

“那儿来的风，把灯吹灭了，快点着吧!”

P说了这敷衍粉饰的话，他的妻才燃灯。Dismeryer早就领悟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于是低着头，把手里的一碟菜放在桌上，颓丧的，仓卒的下了楼，走回他的灶披间去了。

这位可怕的落魄者下去了好一会，P夫妇俩紧张着的神经才弛缓过来，渐渐恢复了常态，P愤恨的责备他的妻：

“真笨！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丑态，竟把灯都捻灭了!”

“唉！这不知是什么玩意？我们不知犯了什么罪？竟这样的慌急！唉！真好笑！这样的事真不是我们能够做得来的！你还是去把他喊来吃饭罢!”P的妻说。

P很不安地下了楼，摸到黑暗的灶披间说：“Dismeryer先生，你如何回来这样晚啊？快去吃饭罢!”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是已经吃过了。”Dismeryer 凄惨的回答。

第二天早晨，P 由灶披间走过，只见房门洞开，Dismeryer 却不见了，而且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快过去了，Dismeryer 竟没有回来过，只有几件破烂的行李依然冷寂的躺在水门汀上。武士受了灶披间经营失败的影响，不久也搬走了，邻近的男妇们还不时在窗外探望着。

“他是到那里去了呢？破烂的行李又不一起带去？这穷无依归的 Dismeryer 究竟到那里去了呢？”

这是 P 夫妇在无聊的安静中，不能自己的脑子里时时萦纡着的问题。

蹊跷

在老资格的杂志上发表过两三篇文字，又出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的作家劲草先生，在编辑室内干完剪报贴报的日常工作之后，生怕岁月会荏苒，志气会消磨，很想打起精神努力一番。他认为要培养成一个势力雄厚的作家，非攻人生哲学和社会学，并博览些别的不为功，但这念头只一汹涌，便觉得那是汪洋的大海，以自己的处境和精力是决不能从事这种伟大的工作的，而且另一本小说集正等一篇代表作去完成，目前财政也很困难，这都是使他不能放胆去偿他的素愿的。种种的情绪在心中绞榨着，反而弄得他不自然起来，有时看看几行报，翻翻别的书籍，有时彳亍

着，仿佛手脚无安放处，觉得他那高大的个儿在空气中动来动去是很滑稽的。最后他就决心去创作一篇小说，借此得点稿酬，且借此完成一个单行本。于是他呷了一口提神的“龙井”，抽了两口兴奋脑力的“My Dear”牌香烟。身体在凳上左移右移的坐得四平八稳，将墨磨好，稿纸一大叠的摊开，然后握着笔，头垂着，眼睛死死的盯在稿纸上，由这神气去推测，他准会成功一篇盖世的杰作，每在动笔之前，他得这般排阵的。

然而思来索去，文艺的幻境在他的脑里并没有绚漫起来，仿佛眼前只是一片白茫，是沙石飞扬的戈壁，是烟云弥漫的渺无边际的天海。他这般呆呆的在这盘古时代一般的宇宙里观察出些什么呢？能理解一些什么呢？他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他能够以莫名其妙的生命去那混沌的宇宙中开创些什么呢？因为这劲草先生的笔永远朝天的搁在指甲上，天君也就从那种令人恼闷的宇宙中退回来，但这显然是懦怯，无能，而且在编辑室内是有碍观瞻的，于是心神虽然不属，笔是无妨动的，笔就努力动着；Something，anything，allright，my dear 等等的在稿纸上叠着罗汉。因为这办法本来颇容易凝集他的脑力，每次创作他都这末干的，而且成绩不坏。不过当稿纸上没有落笔的余地之时，这一叠罗汉的地位给别一叠罗汉所占住了，无数的罗汉都混成一团黑了，那文艺的思路却仍像无数匹暴烈的野马穿山过坳的分驰奔突着，一时简直难于就范。镗镗的时钟越是一计一计的敲着越使他要正式的下笔，创作的热潮越是汹涌澎湃，而他的天灵盖越使给撞打得晕晕沉沉的。行文之前怕是需要丰富的参考，需要机灵的启示吧，他就

拿了桌上一本《小说月报》来翻翻。

从前他极欣赏国内的名著，因为那些文字来得显豁，豪爽，内容表现在题外，没有使他费解的地方，但他看了之后也常常动笔写，写出来也偶然能发表，在文艺上简直有了素养，有了崇 高的地位，自然，创作在能手的眼中算不什么，渐渐的那些显豁豪爽的名著，在他这内行的眼中就落了身价，有时看来还有些腻。于是他才不得已浏览些翻译。起首，关于什么柴霍甫，芥川龙之介，左拉啊等人的文字，他认为是讨厌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些不通，看了印象很模糊，现在，他们的文字仿佛进步了似的，不但使他能看得上眼，而且不忍释手呢！

这时《小说月报》上的《安娜套在颈子上》啊，《头等搭客》啊，在他的眼底竟如一列一列的国府要人的花车，在一个聚精会神的乡下老的眼中行驶着。每字每句，都像每个火车轮在他心上辗转般的着力，深刻；譬如看《安娜……》这篇吧，看完一遍还恋恋的再来一遍，其中的语句之生动，简练，文意的含蓄，错综，无处不值得他欣赏；尤其“喊，父亲，够了。”那句，前后照应着，如同古名将的战术中的连环阵，这作风，这结构，与乎……总之，仔细的揣磨，那“颇有心得”的慰安已经是妥贴且软和的平铺在他那荒漠的心原了，同时，在那上面还稳稳当当的建筑着一座极其庄整且精巧的模型，是出好货的模型，只要将材料倾下去——无论是牛溲马勃——一经熔冶就会产生着柴霍甫式的杰作来，这是极有城府的。不过全文的精微奥妙都给他探出了，多回味几次，那“名家的作品也不过这样”的意念又兜上心头，他便憬悟柴氏小说之

所以成家，大概是洋文难于杜撰的缘故，若像中文一样，如刚过目的这篇，只要自己落笔审慎，处处精神贯注到，每篇脱稿多修改几次，十分满意过送去发表，则成家又何难之有，自己本有文学的天才，能干两下子的。接连那天才简直怂恿他起来了，那负着革命的使命的，为时代之前驱的“文学”，也责备他鼓励他起来了，又好像些霍甫们，国内的作家们，那些只是被人信口赞扬，而其实不值得赞扬的，都混帐的在他前面故意踱着老牌子的官路。这显然是鸱枭翱翔，方正倒直，回头一想，这也反衬出他已行年卅，还是个无名小卒。他就兴奋的自念道：“是呀，天天匍匐在‘生活’中不对，得努力干，靠这正途挣几个钱，欣赏之后尤其要创作，创出些杰作来，这不但将自己练成个光芒万丈的人物，使人们的眼中口中心中，所有的灵魂都为‘劲草’醉迷着，而名利兼收那还用说！”

主意确是这样打定了，于是眼珠儿虽是嵌在《安娜套的颈子上》，然而思想的泉源已在多方面的汹涌着，闪烁的流出许多珍奇的故事，俨然都是超于柴氏所描写的，在推挤，喧嚷，争着出风头。这正是所谓触类旁通，也是读小说之所有进步的所在。自然，故事中免不了有男女间的暧昧事情。虽则人们有批评现代小说总脱不了三角恋爱等的俗套，然而除了男女还有什么世界。只求事实不平凡，写作得细腻，遒劲，再加上新奇的思想作文章的背景，他敢断言这种文字正是投人之所好，再合口胃没有的。于是许多故事在他的脑中像龟兔竞走般的夺起标来，终于一个占了胜利。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军界朋友对他说的故事，故事中的

人物可忘记了，事情是出在常熟：一个流氓屡次向同乡一个阔老头儿借贷，老头儿很厌烦的想压制他那无厌之求，有一次竟用严词打发他，这流氓好生气愤，千方百计要图报复，末后就怂恿一个很生得标致的无赖，在戏院里勾搭老头儿的女儿，又暗中嗾使他们卷逃到一个繁华地方，他自己也偷偷的跟了去。不久，他设计将女子卖给娼寮，得了许多身价。那女子有个出洋的哥哥，回国后也到了那地方，这流氓听了信，又引诱他去嫖妓，将他的妹子介绍给他。不消说，暌隔多年的兄妹已经不相识了。当兄妹之间发生了肉体的关系，各人露出真实的身世之后，那留学生竟羞惭得至于自杀。

世界是向未来主义演讲的，文学又是引着世界到未来主义的向导，它是革命的，建设的，然而兄妹发生关系这已经太平凡了，而哥哥自杀岂不更是传统思想下的无谓牺牲吗？这有损于小说的伟大，至于说这流氓的举动是一个无产阶级者对于资产阶级者的报复，那更是无聊，最好哥哥不自杀，且出乎流氓的意外，兄妹竟是如胶漆相投的恋爱着，甚至将兄妹改为母子都不妨。劲草先生是这般想，觉着那是最新奇的思潮，他发明的，他颇自慰，从这思潮一推想，于是起首他在荒原漂泊着的灵魂，现在得着美满的归宿了。俨然一个辉湟绚缦的宇宙开辟在他眼前，不，他简直是万能的上帝，以他的文学之伟力才制造那末一个宇宙，他深入那宇宙里，在视察他的孩子们。那儿，天是永远嵌着阳光普照的天，风是摩抚着万众的温柔的风，一切景色都呈着异彩，大地上满是威严雄壮的建筑。孩子们都是些诗哲，在宫殿里艺术的生活着，孜孜的在满足那只

一动念就能满足的欲求。他仿佛在温和的命令着：孩子们，你们吹啊，唱啊，舞蹈啊，裸着体去找着任何的异性去享乐啊，你们的妹妹不在前面吗？啊，你妈在动着春情啊，去吧，任情的找着她们去求爱吧，这是在实现着未来主义，可是“未来”已经“现实”了，你们还得努力的探求着“未来”，在同种中“未来绝了迹，你们就找兽去，找禽去，甚至找昆虫，一切都找遍了，不是无所谓‘未来’吗？不，时代是不停轮的，今日的‘未来’，是从前的过去，是这般循环着的，勇敢的前进吧，孩子们，上帝在你们前面指点你们啊……”劲草先生相信文学是应该走这条路的。由这条路行去，到什么止境？还是循环着呢？究竟这意义有什么价值呢？他笑了。

然而笑有什么益处呢？那故事即是好题材，模型又现成，他得赶紧倾些杂料进去，完成那未来主义的工作。不过，从流氓借贷写起吧，可是文字嫌冗长，虽则稿酬可以多得点，但这写法太笨，不能成杰作，分做两部写又怕难贯气，他就皱着眉去寻小说月报上每篇的开头和结尾，沉思了一阵，便决定从借贷到卷逃做一段回忆，将兄妹之爱做全文的中心，这故事的结果当然出乎流氓的意外的，在流氓看来应该是蹊跷的事，于是他即刻在第一行写着《蹊跷》做题目，又恐怕埋没了《蹊跷》的伟大的作者，便在《蹊跷》的附近楷书着“劲草”，接着那回忆也就开始了：

“因为得到常子真由日回京的消息，六七年前的事又浮现在歼仇的脑中了。

歼仇和子真是同乡，子真的爹是有名的财主，……”

这回忆不知怎的变为第三者的口气，劲草先生真不知自己会这样眼高手低的，他就不惮烦的换纸再写，可是得了几句，好像心中又涌出许多比这更好的，于是又换纸写，写了一顿，仿佛还是起首写的比较高明，但这又可笑，作家是换纸的专家吗？他就咬紧牙齿将思潮猛烈一夹，才决心一直写下去：

“歼仇的生活真是平凡得可怜，每天除吃吃，逛逛，打打牌，想法交际些少爷公子或幻想宇宙间造些罪恶外，竟是无事可做。

“这天上午，他口衔着雪茄，翘着脚挺在睡椅上，想借着日报消磨他的上午，但在沉闷烦恼的心情中，报上的专电啊，战争新闻啊，像荆棘一般刺触他，像煤烟一般薰着他，于是他一目百行的将那些重要新闻浏览过，两目落到本城新闻栏就停顿了。他看了一段‘引诱’的消息，又看了一段‘骗奸’的记载，他玩味着，身入其境似的探索着，简直每字每句都有牛皮糖一般的味吧，新闻栏的一弯一角，目不都得仔细的扫过的。

“在满目琳瑯的记载中，‘常子真由日回京’的标题，忽然闯进他的眼帘，那如空中的闪电触着他的脑袋，蓦然传达到四肢。‘喝，他回来啦！’他惊骇的低语着，峨起身，凝神的一气将那段新闻看完，停了一会又再看一遍，瞠着眼睛，看看前面无限的穹空，口里喷着轻烟，身子又往后一仰，报纸掉在地下，于是，六七年前的事在脑里跟着眼前的轻烟在缭绕：

“‘我没有这许多钱养你们这种浪人！’畜生，那老而不死的杰三他竟当众骂人！妈的，家里虽道少了我这几个

钱？租谷，房金超过每年的开消几百倍，难道都带进棺木去？老子虽则由你通融过几次，那算什么，老子若不是因为赌博案子破了，警察厅要罚款，谁想到你家的瘟钱才算没出息，妈妈的，不肯便不肯，老子充其量被拘留个把月，可是老子得给点神通你瞧瞧。

“事情真凑巧，我跟黄崇德那小子在戏院里，我对他说：那前面坐着的小姐儿不是杰三的姑娘吗？妈的，真美，真风骚，眼睛活溜溜的，准是走草啦！孩子呢，你赶快把媚眼丢过去，她准为接你的，我是不成了，脸上太黑太瘦啦。……还不是果然崇德那小子真有点桃花运，哈哈哈，出了剧院他们俩还是眉来眼去的，第二次在戏院里可就成功啦。我出主意叫崇德跟着她，和她说话，骗她吃馆子，开房间。可是崇德那小子享福，难道老子站在一边也看着不成？老子会出主意叫崇德骗她卷逃，卷逃到这儿，老子又出主意把她卖了，八百钱的身价老子得了五百块，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杰三畜生，我告你，我得教你家女娼还男盗，你儿子出了洋老子就奈何他不得吗？别着急，你听老子的信。……

“歼仇眉飞色舞的躺着，欢喜与愤慨交战在心中，‘对啦，就这样干。’经许久的沉思他就这样叫起来，拾起报纸看明了子真的住址，便咬紧牙，握着拳，搥了一下腿就立起来，整理了衣服匆忙跳上车，往集贤饭店奔。”

为慎重起见，劲草先生的笔又搁了，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仿佛这杰作竟是意外的平凡，不像从那精巧的模型里制出来的，这和柴霍甫们的一比究竟差得远，但却能原谅这是初稿，再加修改当然要精彩得多，刊出之后定会好看

些的。他想再写下去，又怕太潦草，甚至离模型太远，走了样儿，修改是费事的，于是仍然翻翻《小说月报》，借以砥砺着。

他看的是芥川龙之介的阿富的贞操，看来看去，不知怎的，新公要强奸阿富的事竟和自己所要描写的兄妹之爱互相关连起来，一个在眼里，一个在心里辉映着：

“阿富恨恨的自语着，突然立起来，像不贞的妇女一般的，迅速的走进吃饭间里去了。新公见她这样决断，倒反现出惊异的样子……”

——歼仇在车上打算盘，他起首怕子真早知道他的奸猾，但奸拐的事，并不是他出头，也就放心了。车到目的地，他跳下来掏出名片，找着子真的住房，就推门进去。子真正闲着无聊，见了陌生的来客，愕然的立起来。歼仇介绍自己，说他是他的乡亲，在谄笑恭维中，将名片递过去。于是他们便成了相识，互倾着离愫，互道着中外的风光，歼仇就照着预先排好的阵势进行着。他说尽本地的名胜，尽力描写前门一带的繁华，说游艺园的梨花大鼓不能不听，某伶的天女散花是不能不见识。他又说沉溺在酒色游逛中固然很不对，但社会间一切的黑幕也是人生该知道点儿的——

“新公稍微踌躇一回，就运足进那吃饭间里去了。吃饭间的正中，阿富一个人，用衣袖遮着脸，安静的仰天横陈着……”

——当歼仇再访子真时，他那诱惑的言词，虚伪的殷勤，竟将子真麻醉了。他们就在那天下午一同去逛游艺园，在那儿，吃着大菜，喝着老酒，观瞻着舞台上的邪

剧，领会美艳的妇女们对他们丢眼色的用意，这年轻的子真，神魂颠倒了。兴尽之后，歼仇又提议干别的花样，于是他们离了游艺园。那夜好月光，疏星闪烁着，像是春情发动的少女们的眼睛，在窥看着，微风吹来，带着美人儿摩抚般的况味，前门一带，茶楼酒楼中的歌吹，凝红黛绿的缤纷，与乎高入云端的珍珠般电灯和那杂沓着的车马，凑成个闹热无比的夜景。子真在醉迷中被引到春莲班了。在那里，歼仇介绍给他一个叫做红菱的姑娘，那姑娘很美丽，和他们公然不相识。那就是子真的妹子。他们彼此用假姓名周旋着，融洽得非常——

这时的《小说月报》在劲草先生的眼里滑了，一行一行的字只像一条一条的绳索，又仿佛是一大圈数不清的黑蚁，渐渐的微细，渐渐的渺茫，终于消失了，只有歼仇和子真活跃在：——就在那晚，子真竟经不起红菱的请求，在春琏班度夜了。歼仇也另拣一妓奉陪着。他那妓的卧房就在红菱的卧房的隔壁。歼仇一面和自己的妓女应酬着，全部的灵魂却挂念着隔壁戏。他们密谈着微笑着，红菱唱着媚人的小调，子真却拖着她跳舞。爱的摩抚，爱的笑谑，充满在这对兄妹的房间里。他们用过点心之后，上了床，在脱衣解带，在抱吻，在温存，在……爱情之后又娓娓的互倾着衷曲，又缕述各自的身世。于是静默了一阵，欢愉的空气转为惨雾了，哭泣声，嗟怨声，一阵阵传出来。

这时的歼仇俨如奏凯大将，得意忘形，几乎使他的妓女疑心他发了狂呢！但。“妹子们，这在社会上一般人看来虽是乱伦的事，然而事情已经弄到势成骑虎了，还有什

么挽救的方法呢！况且这不过是传统的思想，假使我们不讲出姓名来，岂不还在抱吻着，相爱着吗？为什么知道了是兄妹便不能相爱了呢？这真是不值得羞惭悲哭，不值得懊恼的呀！”

——阿哥啊，想不到我们在这地方这般的聚会，唉，现在什么都不必说了，你就赶快给我赎出身来吧，我犹如不是你妹子，你也得同情我，援助我吧！哥啊，亲爱的——

——这真出乎歼仇的意料，晴朗的天空，忽然来了一霹雳，歼仇直气得血液都凝结了。他这新时代的落伍者失败了。第二天起床，当他看见子真红菱俩手牵着手，笑嘻嘻的走近他的房间来时，他铁青着面孔，说不出一句话，当他们离开了他时，他咬着牙齿，伸出两个指头刺着他们倩影，将恶骂的低语送过去：“世上没有看见这样不知倒顺的，畜生！”

想到这，劲草先生浓眉开展的，来了一回愉快充满天地的微笑。他觉着小说虽还没完成，照这样写下去不会错，这准有现实未来主义的体力，这也合读者的胃口，尤其这结笔，隐隐的切合着“蹊跷”，是杰作，无容谦逊的，有扬名，至少能卖钱，能解决目前的财政。于是他重行喝了一杯龙井，再点了一枝雪茄，起首茶烟是鼓励他的，现在的茶烟是庆祝他的。他无意义的又将《小说月服》乱翻翻，俨然那是新出版的，上面第一篇是《蹊跷》，题署下署着仿宋的“劲草”。这时和这一样的《小说月报》上的这篇文字在无数的有文艺嗜好者的眼中留连着，在欣赏之后，还有用好评作介绍的文字预备投到《申报》艺术栏

的。说不定不久就有知友前来称颂他说："朋友，你这篇《蹊跷》真是不朽之作！"而他那时虽是谦恭的回答道："要不得，要不得，浅薄得很！"然而心里却应该是这般的自慰呢："哼，这样一个短篇竟卖了卅元！合上以前的七篇又可出一个单行本！"

一九二八，二，二〇，于上海。

莫 校 长

要显赫便显赫；要兔子装老虎便装老虎；有门路可钻，干吗不去钻；人谁不想满足自己无边的欲望直往安富尊荣的道上闯啊！彰明的自私算不了自私；一个人始终不改变其固习的不真实，也仍不失其为真实。真的，这也是一派的人生哲学，而这派人生哲学的精髓，怕只有莫校长是最能豁然的贯通，而且宗奉得特为彻底！

莫校长似乎是办腻了乡村小学才离乡的，其实并非真腻，因为他是两个小学校的校长，身兼多职，而校长夫人只一位，这是一个应设法救济的缺点，兼之心慕S市的繁华，因此兴了远游之念，毅然的敝屣尊荣，到S市留学

去。

他在一个专修学校当学员，但校长的名分却藕断丝连的仍然遥领着长衣马褂穿得很整洁，一举一动，颇有文质彬彬的仪表。他不跟谁诙谐活泼，也不加入一切学事的组合，以示与纯粹的学生子大有区别；群居寂寞，少不的检出旧信和心目中认为优秀的分子谈谈：“这信是我一个学生写的，他十九岁就考上了省立师范，如今是二年级了呢！这是县长的孙子的信，写的不错，也是我一手教出来的。”言下唏嘘，追念他往昔的功勋；伤怀自己如今怎生的埋没；至于差不多的学友想和他攀谈，充其量，只博得他头顾左右的应酬的一笑。他除了做校长之外也随班上课，但只专修致书学生家长，说某生欠学米半升，某生欠学费几角几分，拖延至今殊属不成事体；或与职教员函商办学的大政，厕所里苍蝇太多，有碍卫生，窗纸破旧应赶早糊补。总而言之，在教室专修这种功课，显然是和讲师分庭抗礼，若是讲师不识泰山的瞟了他一眼，就该挨他的“哼，什么东西！”诚然的，从头至尾去研究他，谁都默认他就生成一具“校长”胚，兀自永远有做校长的福分！

他并非瞧不起人，平时看见同学老 C 常有国务院，交通部或陆军部的信件，证之老 C 那堂皇的像貌，与乎言谈之间的气派，又加以年初五的牌九席上，莫校长做了厄运的庄家，老 C 维持正义的阻止小子们对他的欺瞒，他于是万无一失的结交了老 C。

九个月的校长式的学生时代一刹那过去了，莫校长资格又增加了，自然不屑屈就原职；只是在 S 市永远闲居下去，究竟有隳令誉，而那时老 C 却是一个大书局的职员，

他乘此机会，便做了老C一个理想的同事，他关照朋友们寄信他只在信封上写着“CH书局编辑所莫休先生收”就万无一失。老C虽没受过他的吩咐，自然给他转去，这样，一个双料的乡村的小学校长，在人们的心目中，又是一个大书局的编辑，至少也是一个职员，谁不心羡他有“能自致于青云之上”的天才！本来，他和老C彼此一体，老C做了编辑，不就像他做了编辑一样吗？

虚荣究竟无补实际，许是不胜沧桑身世之感，莫校长终于掏出一张大号的排着队伍的官衔的名片，到CH书局去会老C。

“老C，尽住在S市，真是无聊，我想拿出一千八百在此地来独立经营，你看，开店啊，还是办学校？我筹谋了一向，至今没个主意。”

“开店未尝不可，办学校更是你的本行，反正S市这样的繁华热闹，什么都可干得好，只看各人的经验与兴趣。”

“如果办学校，第一是校址顶难找；热闹地点，房金太贵，冷静地点，又怕招不着学生，开店吧，也一样。我想最好在市东一带赁三上三下的房子，楼上办学校或租出一部分，楼下抽出一间来开纸烟糖果店。学生发达便取消商店，买卖发达便取消学校；但学生发达，商店却是仍然可开的，为什么，只要拉拢了孩子们的买卖，收入就很不少，你以为何如？”

“这是关乎资本亏盈的事，我不能替你作主。只是学校和商店同时开办，你有许多的精力照顾得到吗？”

“不成问题，学校方面我有许多朋友可以尽义务，商

店方面我可以叫父亲母亲来管，这是非自己的人不可的，而且他们也可以兼顾学校方面的事。”

“经常费呢?”

“经常费要不了多少。房金伙食每月五十元差不多了。学生每人每季缴十元的学费，这算是特别价廉了，只要能招到一百学生，每季便有千把块钱的收入。我想一百学生不难。”

大体的计划就这样决定了，以莫校长的资本的雄厚，又富于勇敢果断的精神，在一个多月中便校舍也找着了，桌椅等校具也在乡下做好运来了，校章也简单的草就了，教员是现成，只要供给膳宿，终有人来承乏；所难的，是专供给膳宿怕找不着女教员，但无论如何，一个是不能少，目前虽许办不到，缓缓的终须另行设法；其次是校名还待斟酌，校董还须接洽几位中等的名流或半边绅士；再次是学校的匾额最好是唐驼的字，只是这些非借重老 C 不可。他匆忙的带着校章和教职员录等又会老 C 去。

“老 C，一切都筹备好了，阳历八月可以开学。这是校章，教职员录，请你介绍印刷。”他很忙乱的将带来的一切拿出来。“你的名誉教授请不要推辞，还有几个相好的同学我也写了他们的名字，这是名誉职，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说着，觉得这样给老 C 和朋友们以不小的面子似的。“校董也拟就了，这要烦你去接洽，没有他们出名是办不成事的。唐驼是热心教育的，劳你的驾介绍写个匾额，该不会要报酬吧?”

“别的我可以代劳，但唐驼我不认识；至于校董，我觉着你既是独立经营，似乎不必勉强他们出名，办规模大

点的学校，不妨来得冠冕一点，小规模的可无须过于铺张。凡事只要脚踏实地，切于实用，就赁一间亭子间也可以办学校的。”

“亭子间里可以办学校，你真挖苦人！”

“什么挖苦人，在S市，亭子间里办大学都行，只要办得认真！如果要办得奇巧一点，不一定向办教育的标准上进行，那末，将亭子间装饰得精致一点，开一个小小的店面，里面置一张睡椅，自己翘着大腿坐着，学生一个个或两三个一排，站在店台前面听讲。铜元五枚一次或十枚一次，价钱随意定，交多少钱给多少货，当面交易，出门不换。一天真可教百把个学生的，这多经济而且实惠！我将来穷极无聊时，许就这样干一下看。”

“不和你说笑，真的，你看学校起个什么名儿？我打算起个‘世界公学’，不过这名儿虽是可以压服一校的校名，但我觉着太渺茫一点，‘五民中学’好不好？现在五民主义风行一时，我这个学校正是应运而生，青年们瞧见这时髦的校名，一定很踊跃报名的。你觉得怎样？”

“我觉得政局不定，这种名色的学校恐怕容易惹起官厅的注意吧？”

“不，讲老实话，这校名，我有个巧妙的解释：五民主义如果在S市行时，我的学校便可以说是宣传五民主义的机关；是发扬民衣，民食，民住，民乐，民工主义的机关；反之，便可以说是为‘士，农，工，商，兵’而设的。这样随机应变，政府查办也查不出什么，我想决不会受政潮的影响，决不会受政潮的影响。”

“好，妙绝，妙绝天下之伦！哈哈哈。”庄重的老C

也不禁敲掌的笑了。

"喊，听说密司H生活很艰难，我很想聘她，但不知只供膳宿行不行？如果将来学生发达，仍然可以支薪的。你可以替我游说游说吗？"莫校长始终不忘记往年的那缺点，找出一位密司H来。

"大家都是同学，她的住址你也知道，你不妨自己去试试喽！她和你也有相当的交情的。"老C早知道他的宗旨，推托着说。

距这次的商酌，又是半月了。市东一带的街壁上满堆着各色的"五民中学招生"的广告，而且"莫休"两字在"校长"底下端端正正的列着。十字街的电杆上，簇新的"五民中学"的小横匾，从许多的旧校牌里挤出来，峨峨的在迎接如梭的行人的面孔，表示它是大海中的塔灯，是盲目的青年们的向导，是闹智识荒时代的救星；多么有意思呵，那转湾拐角处的带剑的"五民中学由此往北"的小横匾，不拘日夜的牵拉着青年们到光明之路去！

老C久仰莫校长是富于办学精神和兴味的，很想去参观他的学校。一次他到市东访友，不幸迷了路，走到一个弄口，那"五民中学"的匾额忽然显现在他的眼前，他仔细看去，匾上虽是署着"唐驼书"，但唐驼似乎没有那门一派的扁形欧体行世。他曾听说莫校长的几百份校章不到半个月便给索完了，报名的必定很发达，现在的莫校长不知又是怎生的一个气派，于是他决计走进去参观一下，且和他再作一度的趣谈。

找着了校门，老C不待通报的闯进去；也不用通报，进门便是办公室，里面一位四十以上的妇人勒着袖擦桌

子，见了老C，即刻来接待。她的衣服很朴素，但不十分像一个娘姨。不久，隔壁的教室里一位穿蓝布衫的老者走出来，头上五寸多长的灰丝，显然存留着清代的古迹，面色黝黑，大类忠厚传家的田主。

“校长在家吗?”老C问。

“不在家，嘿嘿嘿，先生要会他吗？等一会许就回来的。”

“那末，我等一会吧!”

办公室仅有能容四个方台的面积，三个人在里面想走动一步，似乎很费周折；壁上挂着几片尺多宽的镜架，因为光线过门不入，看不清写的什么，但可决定其不是“财源广进”，“万事亨通”之类。校址是三上三下的房子，楼上有一间摆着桌椅，似乎没有学生坐过，余两间住了人。楼下一间是办公室，余两间打通，虽不很大，二十条二人椅尽摆得下。芝麻大的学生子足有的二十三四枚，在教室里散漫着，有的互相唾骂，有的在吃花生米，个个带着一幅鼻涕和墨扮成的花脸，追来逐去，口中时时发出一声声的“娘操”。也有三四个十六七岁的学员，在高声叫喊。振臂挥拳的左右大局。许是校长不在家时，他们趁此千载一时的机会尽情来快乐一下。

老C一壁候着，一壁参观，忽然二位太太推门进来，恰巧那时楼上走下来一位先生。

“先生，我们的孩子早就缴过学费了，书籍费也一文不短，开学快个把月了，干吗还不给他书念?”一位太太气得冒烟的开始质问了。

“这事，你顶好问这儿的校长，我是房客。”那位先生

昂然的走出去了。

别装腔，在学校青黄不接的时候，房客担任教授，不过正式教员却总共一位，就是莫校长自己；学监兼听差就是他的父亲，顶上盘着辫子的；舍监兼娘姨是她的母亲，擦桌子的那位；招生的期限没一定，以无人纳费为截止；招生的手续只考验学生缴费的能力，能一次缴足或分期缴足，便“进”，若仅缴一月的费而读过了三天未续缴的，便“滚”。莫校长教课很严，学生不听号令便罚跪罚站，甚至打，他的教育方针是采设计教学法，中国式的，他拿着书本照着讲，学生呆呆的坐着仰着头听就是，没有错，书，纸，笔墨大概用不着。那两位太太的质问，真是神经过敏，因为待遇既是一律，难道将她们的孩子特别优待起来给他们书念！

老C参观不久，校中的盛况已一目了然，只是脑中蓦然间涌出一个回忆：照莫校长当初的计划，三上三下的房子应有一间是纸烟糖果店。许是学生不发达，无开办之必要；不然，便是改变了计划，校旁的成衣店和柴炭店必有一家是他附设的。再次是女教员不知找着了没有，总共有几位。

近年S市的学校，很是当年，正如春雨后的杂草，在旷野漫无限制的自由自在的蔓延着，与商店的发达并驾齐驱，而且学校的内容之丰富，也和商店的“百货俱全”一样。莫校长的学校当然不会落后，在三四个月里，什么平民夜校啦，英算补习科啦，国文专修科啦，国语讲习所啦，无一不备，“五民中学”的校匾之下，陪衬着数不清的招牌。这真算他的能为！

被驱策于探险的意念，老C公然还去参与五民中学的休业式。不过那次去参观，着实是身不由己。他走到学校门口，发现“五民中学”校匾之下，许多的招牌里又有“女子中学筹备处”的一块。三间校舍，在冷静中似又粉饰过了，而且流通空气的窗户又多开了一个。教室里的墙壁上，还粘着许多印刷的彩色画。

“久违久违，老C,”莫校长见了老C，微笑着站起来。

“上次曾来看你过，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啊?”老C勉强的应酬着。

“上次因为有点事，失迎得很!”莫校长答着，按铃：“听差，泡茶来，快点。”

“来啦，来啦!”还是那位灰丝盘顶的老人应声端了茶来，退立一边，敬候别的吩咐，他的像貌和莫校长的相像。

“你去关照娘姨，早点烧饭，今天有客。”莫校长严厉的命令着，老听差还没进去，那娘姨，从前那擦桌子的，早在门口“是”的答应了。她好像很能体贴莫校长的旨意，故意使老C瞧见五民中学果然有个娘姨。

“不敢打扰，我就要走的!”老C的脸上很有些看不惯的神气。

“不要客气，多坐一会，咱们多谈谈吧!”莫校长忙里偷闲的应酬着。

他们谈着，谈着，老C察出他的气派，果然比前显赫多了。衣服很漂亮，也不像遥领小学校长时代的蹩脚。他在老听差老娘姨前面吆五喝六的支使着，真像只老虎，

在敬茶敬烟与眉目间所露出的笑容，仍然未改往日的真实。

“摇铃!”莫校长命令着。老听差摇了铃后，二十多个学生子，静静的，烂冬瓜似的滚进了教室，然后莫校长请来宾也入教室，一齐向国旗鞠躬。莫校长请老C训词，老C婉谢了，于是他自己上台，诚诚恳恳的演说，要学生下学期早点来上课，学费带足，欠缴的限一星期之内缴清。演说毕，休业式也就闭幕了。学生鸟儿似的散了，老C也就告辞。莫校长，很客气的送他出大门，在大门外，他们还谈了好几句：

“贵校学生倒很发达噢!”

“不，因为敝校取录学生比较的严格!”

“有几位女教员?”

“嗯——嗯——暂时还没找得相当的，但下学期无论如何是要想法的。”

“从前，你说要兼办商店，隔壁的成衣店和柴炭店是贵校附设的吗?”老C有意打趣的说。

“商店决计不开了，只打算下学期办个女子中学，现在正在筹备!”莫校长毫不迟疑的答。

在弄堂口一鞠躬之后，老C和他永远的分别了。

皮克的情书

一

涵瑜：

我们同在一个学校里，天天微笑的相见，天天不断的在书本上互相研磨，一月一月的过去，一年又快到了。无限的衷曲渐渐在彼此的眉目间流露出来，这恐怕你也不能饰词辩解吧。但是，我们只是缄默，只是把满腔的情绪闭在肚子里煎熬，这是多么苦痛的事呀。这几天我已处在无法煎熬的境地了。我似乎是得了神经病，一切失了常态。我为着自己，也许是为着你，不能不把我俩中间的幂幕揭

开，将两性间的森严的壁垒打破，把胸中的郁闷尽量的发泄出来。我本想和你面谈，但心里存着“恋爱”的念头竟羞慑的说不出口，因此就用笔来陈述。这封信出发的动机是这样的，冒昧虽是冒昧，但是你有拒绝和我笔谈之权。我想这样一次的通讯，总不能就认为我是大逆不道吧。我在神志昏迷中颤栗的写着，明知道这信发出后是凶多吉少，明知道因着我这次的失检，你会给我一个重大的难堪，将我数月来的经营毁灭，不，不会毁灭，我自已相信我已下了千万个决心要写这封信，一切的顾虑，实在没有力量阻止我这支笔。涵瑜呀，真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这支笔。我忍心的写了这些话，我手中已预备着明天和你见面时遮脸的大蒲扇了。我还怕什么，祝你平安！

皮克

二

涵瑜：

我的灵魂好像绸丝缚着，挂在天空，被狂风震撼，岌岌然要掉到茫茫的大海中去一般。绿衣使者的救星呵！你只将快乐与安慰一包一包的从我旁边递给那些不相干的安闲的人，全不理会我。难道我昨儿的信没有递到她的手中吗？难道这是犯了罪吗？所谓师生，这是何等庄严的名分！？这上面还能再加上一层别的关系吗？爱的嫩芽之上已铺着一层坚冰了，没有滋长之望了，枯萎就在眼前。我的魂魄给失望的恐惧惊散了。心灵给羞惭包裹了。我只是放开两眼眶的泪水涤去我的羞惭。通宵仰看着漆黑的穹空

忏悔当天的失检。但是这些思潮已成了幻梦，从你那珍贵的回音盼到之后，这些思潮已完全离了我的心境。我的一切，已完全恢复了常态啦，这是我应当如何感激你的呀，涵瑜！

我的寒微的家世，在平日闲谈中我已向你流露过的。你不是时常替我叹息吗，你现在又殷勤地勉慰我，我的枯焦的生命就同得着春风甘露样，自然的将来会生出鲜花供你的欣赏！我在潦倒穷愁的生活中，本来没有妄想过需求一个女性的安慰，也不曾和女人通过一封信。我从前见着女人就得红脸的，可是现在啊，“红脸”在我竟算不了什么，现在写信，那心的震跳，手的战栗，也都算不了什么。我不顾一切的要跳入爱情的网里才愉快呀！涵瑜，我真的喜得要流泪了！

战争发生了，炮声隆隆，看是谁成了谁的俘虏，我们明天看《晨报》的号外吧！再谈，祝你快乐！

皮克

三

涵瑜：

天天见面的我们，不知如何交谈的机会反而比从前更少。就是偶一交谈，也不比从前那样的自由，放肆，真是好笑极了。在我们和平常一样的交谈时，旁边的人似乎都在侦探我们，周先生的笑语似乎是讥嘲我们。姜女士在我们中间走过时，向你瞧瞧又向我看看。我真的很害怕，怕她已经知道我们的秘密。这或许是我的心理作用吧。

今天上午，我一连写了两封信，想乘着没人在旁时面交给你，但是终于没有机会。我只好烦邮差送给你吧。我想这种无聊的信，每星期写两三封就够了，多写是要耽误你的读书时间，消耗你的珍贵的精神的。但是这恐怕是一句口奉心违的话。我一接到了你的信，便失了我的坚决的主张了。本来我俩相隔咫尺，遥若天涯，众口悠悠，限制我们没有互谈衷曲的机会，我们不凭这枯笔寸纸来一表私忱，又有什么办法呢？已经九点钟了，想你已甜蜜的安睡了吧。

皮克

四

Centre Park，凡景佳绝！
假山之阳，花圃之北，
更是池水涟涟，荷花香艳；
惜那水榭当中，
少着情人儿一对！

明儿是星期，我真喜幸！
你随便梳妆，莫误良辰；
最好是背着人儿行，
那管你肯不肯，
到了钟敲七点，
我准在那里耐着性儿等！

涵瑜：

昨夜成邀游公园的新诗两首，这也是汗牛充栋的青年文艺中顶烂调的；撇诗论事，这也是青年们最流行的把戏。我们不是青年吗，虽则是师徒。诗礼之家的道德君子在超乎师徒关系万倍的中间，还背着人做他们的《红楼梦》咧！涵瑜，管他有没有人瞧见，盼你明天清晨堂哉皇哉来这里一趟。只要咱们自己够受，管他妈的礼教！

你的信前晚七时收到。房里有人，我将它贴胸的藏着，全身感着爽快。人家走了，我舍不得拿出来瞧，因为瞧完了，便要再等几十个钟头才有瞧的，不是太难熬了吗？而且随便的瞧了，似乎对不住你，因此我洗好了手，擦了脸，漱了口，脱了衣服，放下帐子，在被里安闲地仔细地玩味你寄来的那全副的珍珠。我一直睡到天亮，依然是微笑着。

来吧！来吧！来吧！妹妹！这封信有代表我的全权，明儿迎你到公园。

你的皮克

五

涵瑜：

你听见大炮响吗？恐怕你在回味着昨天初见握手时全身如着火般的况味，觉着自己也上了战场，听不到别的大炮声呢！

你的信今早收到了。你要我下次相会不必吃西餐，多花钱，涵瑜，你的盛意可感！我一个月的薪水本来不够吃

几顿西餐的，也不曾吃过西餐。这是破题儿第一遭，下次决以清茶相待，勿念。

努力求学，自是青年的快事，也是我念念不忘的。不过我每天教了两点钟代数，还要担任许多校务，晚上连休息时间都觉不够，实在没有余力用功；况且这晌时局不静，人心惶惶，也无意求学。这是暂时的，你以为我是服服贴贴安于现状吗？我时时苦恼着这事呢！缓一下子我要到教堂里的高级班学英文。下半年决计摆脱一点教务，到北京大学英文系去旁听。

你呢，你也得劝劝你自己；从前还按期交代数演草，这几天连课都不上了。我知道，这是我的罪过。我从此不敢和你通信了，免得分你的心。

胡先生说：上次月考你的几何试卷只有三十分。我听了替你担忧。明年上期就要毕业，为着无限的前途，实在不容是这样因循下去啊！我并不着急你的分数，我单怕你从此不努力了。我并不重视虚荣与阶级，我自己就没在大学毕过业，也不想定要在大学毕一回业，只觉得实际上要超越一切虚荣与崇高的阶级才好啊！

你的身体还发热不？很念！

你的皮克

六

涵瑜：

昨天下午，我同族弟到公园长美轩中小餐。我们觉得无聊，族弟很想见见你，因此我就打电话邀你。谁料接电

话的是密司王，她故意和我麻烦，弄得我进退狼狈，我就连忙改变自己的声调，免得给她识破，可是我那慌张的神情哟，若是有谁瞧见，必会骇然的。

你仅仅和我说了一句："你是谁?"便绝了线。我知道你不常接电话的，何况你旁边还有会开玩笑的朋友，而且打电话的是一位不能当众宣布的我呢！我在失望之中，觉着这世界无限的荒凉，这公园不过是我古木苍然的坟墓!

上星期日的晚上是我的值班期。教职员就只我一人留校，同学们出游的出游，回家的回家，你竟不回家，和一位朋友倚着我房子对面的教室的栏杆将幽雅的箫声一阵一阵送到我耳边。这箫声在诉你的无限的心事；这箫声递给我不少的慰语。我俩虽如隔着蓬山几万层，但我内心的沉闷，已给乐音遣散了。谢谢你，涵瑜!

有余的休息时间，都销磨在写情书里面，不笔谈吧，这颗心儿也是自鸣钟一样，一刻儿也不曾停摆，终日萦纡着你，考虑着将来的一切。这样本是太自苦了，但要这样才舒适，要这样才快乐。快乐虽是快乐，然而我的躯壳的确是害著病了，和你一样昏昏沉沉，如在梦中!

我记得英文里有这么一句话：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涵瑜，别再自苦了，你暂时丢掉你心中的我。我丢掉我心中的你。我们不仍然是从前的我们吗？赶快健康各自的身体，努力各自的前程。恋爱不是我们的职业，我俩在互爱着时那能放弃其他重要的一切!

皮克

七

亲爱的涵瑜：

好几天没接着你的信，查看点名簿，只见你的名字下面一直行的圆圈，我断定你是病了，心中好不难受！我疑心那圆圈是我眼眶里溢出来的。

午饭后竟欣然的接到你一封信，拆开一看，笔迹潦草，没称呼，没署名，“亲爱的”三个字什么地方也找不着。你以为我因此会生气吗？我更喜欢，我更感谢你！

前次信中“我丢掉我的心中的你”是相对的是暂时的，是积极的相鼓励着，是真正在培养我们的爱苗。谁料你竟误会了呀！你说：“你抛了我是应该的。你心中有无数比我好十倍的人儿将你的胸腔占住。自然，在同时同面积里那有我的容量啊！你干脆的和密司李甜蜜的谈着吧。不必敷衍我了。”唉！真是冤哉枉也！我有口难辩，我只好对天空发声长叹！

你想，全校都是女生，那能不理会她们呢？为着要保守我们的秘密，尤其要表面和你疏远，和她们接近。这是我一点苦心。不料这点丹忱竟招了怪啊！妒忌是美德，妒忌是爱的表现，近人有句诗：“有病方知妒妇贤。”这话我很相信。你惠我这样的馈赠，我真心感，不过，涵瑜，因为着我前次的信竟致你卧病几天，毕竟是我的罪过。毕竟是使我不能不泫然流泪的！

我俩原冀在生活枯燥的旅途中寻觅甘泉，这甘泉竟如毒质般在戕害我们，这是意想不到的事。短叹长吁，继以

愤怒，这是为的什么？我看这是束丝自缚，推着悲哀的石块，压在自己的身上。眼见得一切会断送在这中间啊！

明天又是星期日。我陪你到法国医院去看看病吧。如果大家身体爽快，就到游艺园去散散心好吗？别再提前次的信。我在这信里送你千万个“对不住”。

皮克

八

涵瑜：

星期日我们在游艺园看见密司何，你不知如何那样害怕。就是她看见我们，我们并没有手挈着手，肩靠着肩，两人中间还隔着十几步，怕什么。况且游艺园里并没有法律的规定，准了你去游就不准我去游的。而且即令手牵手，肩并肩又关着谁的事哪？涵瑜，我越想越气！

医生真奇怪，说不出什么病，只开药方，要我们静养。我几年不曾服过药，我决计静养几天得了。你恐怕非服药不成，因为你的身体问题太多了。

学校定下星期停课试验，你如果身体不好，也不必舍生命来赶试验，争分数。分数多的人不一定学问好。你们同班中有好几位，试验时要看别人的卷子，防不胜防，这样去求分数，分数是一文不值的。如密司宋，密司李，月考都要晚上不睡，弄得吐血来争这分数，分数对于她们有舍生命去换来的必要吗？

昨天接到表妹一封信，她说：“我们不得已或只能入学校，因自修经费实多于进学校；想好好的读书，自修实

在是较好的法子。现在的学校根本的是制度太坏，摧残个性。一句话包括，可说学校是杀人的机关。”她的话虽是过火一点，然而的确有她的理由啊。

你毕业后将怎样呢？再进什么学校呢？进女高师吧，但是有些学生考上了也不肯进去，不知是什么道理。进北大吧，我看你非再加紧补习的工夫不可。不进学校吧，社会上很少相当的职业位置你。难道整天只是烦闷着不成？生活便是战斗，谁都知道的，我们是在战斗吗？我看似乎是在自杀。空空洞洞的互相勉慰，没有用处，盼在最近我们来商量个办法。

皮克

九

瑜妹妹：

以后的信，最好信封上写："张寄""吴寄"，不要写"瑜寄"，给人识破。信封上的字顶好也换换样儿。今天听差拿了许多信走进来，教务主任偏偏拿着你寄给我的信看了又看，才递给我。我不知如何像贼一样的心虚害怕，不敢抬头正视他那铜像似的面孔。

舍监检查学生的信件是本校顶重要的规程，我是半个职员，自然也有知道许多趣事的机会。学生的信件里，情书占十分之三四，有的男生为着失恋要自杀的，但毕竟没有自杀的事发现。昨天上午有一封给密司周的信，信中用半通的悱恻缠绵的词句劝她万不可自杀，舍监要我去报告密司周的家里。我还没有出发，密司周竟摇摇摆摆又到校

了。那安慰她的情书还没有到手，她却仍然高兴的活着，可见自杀，不过是满足某种欲望的一件工具，并不算很值得注意的事！

由学生们的信里所发生的麻烦事件实在太多了。竟使学校当局放弃责任，自动的取消检查之议，真可惊异！这解严的消息一经传出，北京城里的男女学生怕不会裸体跳舞，白昼宣淫吗？

敝省的第一女子师范，从前不聘男教员，后来竟开禁了，不过像太后们垂帘听政一般，讲坛前挂着一大块白布，阻断师徒之间的电流。后来那白布也取消了，有一位男教员眼睛瞧着天花板讲授，出了教室，视线才敢落地。那教员后来教我们也不改他的习性，使我们非常的怀疑。当时引起了同学们的探讨，所得竟是这们一个来历。现在呢，恐怕是江河日下，世风不古，廉耻道丧，男教员和女学生的目光简直是平视着呢！

没有一点儿事竟写了这么多，无聊！无聊！你的信，收到。你的身体有进步，我很感谢！不然我会时时刻刻为你担忧，因为没有强健的体力，你便永远的不能站在生活的阵前勇猛的冲锋啊！

你心爱的皮克

十

亲爱的涵瑜：

由苏君处转来你一封信，奇怪！奇怪！我当时诚不知如何你的信会由他那里转来的。我看了信，肚子要笑痛

了！

妹妹，我这破旧的行李，从我进初等小学时起一直到现在。它跟我乘火车，乘洋船，它跟我漂泊到天边。我交了多多少少的时离时合的朋友，只有它对我永远的不曾有变迁。朋友们说："你制一套新的都制不起吗？"我不理会这样的怂恿。学生们取笑着说："先生，你的帐子被窝究竟是白的还是黑的？"我不解答她们的怀疑。听差的说："先生，拿去洗洗吧？"哼，进洗衣店一次，就会白受糟踏，窟窿累累的拿回来，我索兴给他个不理。不让我那亲爱的行李离开我一刻儿。

昨天发狂了，允许听差将行李拿去洗了。你以为我是为着爱了一个女学生给学校撤了差搬着行李走了吗？洗行李，在我，本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你忽然到我房里不看见它，自然要起恐慌，同时也不看见我，自然更加恐慌。不过你太浮躁了，太粗心了，在情书中写了这们一页可笑的事实，你自己何等羞惭呵！一刻儿不见我的行李便值得大惊小怪东奔西走去探听吗？算了吧，你干脆一口把我吞了，免得发生意外的危险和未来的虚惊！涵瑜，我写不下去了，眼睛给眼泪塞住，为着你发生了这样珍奇的可笑的事件，我应该报答你以眼眶里掉出来的珍珠！

密司熊为什么老跟着你和暗探一样呢？如果她知道我们新近的事情，那她就不应时时伴着你做我们的眼中钉。如果她不知道，你就不必告诉她，免得将来受流言的痛苦。我是本无顾忌之必要的，全是为着你，全是为着你要受假面具的礼教的遮掩啊！

皮克

十一

涵瑜：

现在要学期试验了，你功课都预备好了吗？如果身体不好，就不去特别预备也行。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在仓卒之间没有充分的预备，想操胜算，这也是和某将军一样，还没有进关，便侈言着走马看洛阳之花，投鞭断长江之流，同一可笑！

学校的房子小，人多，你不如搬回家去，比较舒服些。昨晚舍监不在校，密司刘在半晚上发生了骇人的病，没有人负责。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

这几天，我拟不多写信给你，免分你的心。我自己很忙，你也少写点。过了试验再畅谈吧。试验，不过五六天就完了，暑假就在眼前，忍着点儿吧。到那时随便要怎样我都承认。

密司王邀你同去会她那未曾交谈过的情人，去不去在你，何必问我。不过她既是你的好友，她害怕会晤陌生的人来邀你同去，你似乎应该援助她，和她同去一趟。以后少去些为好。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了一位你，究竟是使他们不方便的事。这事听你自己作主好了。你要我替她守秘密，自然，我们都是有经验的人，不会乱说别人的隐事的。勿念。祝你好好的用功！

皮克

十二

涵瑜：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

“一个孩子写好了一封寄给朋友的信。他母亲问道：‘孩子，你的信怎样寄去呢？’孩子没有寄过信的，他说：‘妈，我亲自送去！’”

我的天，我俩的信不都是亲自送去吗？在没有人瞧见我们的时候，不是常常互递着情书吗？我俩距离，有时只隔着一层皮肤，两张嘴儿有时简直可以相接触，还要用笔谈话，这恐怕不同语言的两国人见了面，也不会闹这样的笑话吧。最可笑是我们没机会互相递信时，各人的信都不敢劳听差的驾，亲自出门绕个大弯，送到极近的邮政局。再由邮局转到刻刻相见的人儿的手中。这是什么玩意，我的天！

昨天下午真把我的肚子笑痛了！我俩竟在邮局里相会，互交了情书以外，还加许多口述的最近的报告。这真是出乎意外的可笑的事！

去年的你，不是在嘉兴吗，谁料到会在北京认识我这笨蛋。谁料到由相识而忸怩的互倾衷曲，心坎中萦纡地进行各人的神秘的问题，着了魔一般，在爱之途中相周旋呢？人事的变幻，真是光怪陆离！我很害怕，害怕我俩将来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不身入其境，来玩这套把戏。我想和天使一样，生对翅膀，比飞机的速度还快万倍，在全世界的最高处翱翔，俯瞰着人世间一切的变幻！

涵瑜，你愿做天使不？不过天使多了，也会有男女之分，甚至也有师徒之谊，终而玩我们现在这样的把戏的。

试验明日就完了，你搬回家后，我们虽是不能日日相见，心里到觉舒适，而且寄信也方便得多；把晤愈少愈难，愈是痛快。不过在暑假中，我们不能只是作这种痛快的打算。我盼望你加意考虑你毕业后的升学问题。我把“不要安于现状”几个字依然奉还给你。

皮克

十三

亲爱的涵瑜：

我们的照片虽是相互交换过了，但都不是现在的我们。现在的我们没有照片上这样的呆板落寞，也没有这样枯槁。现在的我们是满足的，快慰的。我想和你合照一片，把两个满足而快慰的灵魂融化起来，成一结晶的个体，在卡片上留着永远的活跃的纪念。这事想你是不会拒绝的。为符生死与共之意，我们就到廊房头条同生照像馆去拍吧。同生是北京顶著名的一家，如果你愿意的话，后天上午九点我在那里候你。

拍了照片后，我们到陶然亭去游，好吗？陶然亭是北京郊外的名胜，那儿有古代著名女界的荒冢，值得我们凭弔，那儿有一望无际的青碧的芦苇；芦苇高没人影，中间的纡回小道，值得我们穿插；登亭远眺，全郭的佳境都入眼帘，凉风吹来，芦苇形成了海水般的波浪；附近的古寺，遗老的花园，我们都可以不消破费去玩赏。半日的乡

间生活，怕会使我们不愿重回都门吧？这样乌烟瘴气尘土飞扬的都门！

本来在劳心之后，我们是应该有相当的休养的。我想那天午饭后，顺便到游艺园去玩玩。游艺园虽同旷野一样的可憎，但是我们以另外的一种眼光去细心观察那舞台上的花旦和舞台下拥挤的违厅谕大声叫好的人们，或是随便去侦探那许许多多攒来攒去的似乎带着重要职务的人们，一定有许多神秘的有趣味的发现。游艺园的这项特色，恐怕只有我们能玩赏领会吧？信到后，请即刻复我。

皮克

十四

涵瑜：

在游艺园玩耍的男女真不知有若干，偏生我们这一对逃不过姓林的绅士先生的明察，在你哥哥前面告发了。真是倒霉之至！林君是大学快毕业的人，这样的关心风化，其学问人品，必定很可钦佩！不过他听说的“殊属不成事体！”你哥哥和你第二个嫂嫂是怎样结合的呢！你哥哥严格的责备我们，对于他那兄长的尊严名分上有什么极好的影响？我顶恨那蒙着虎皮的狗摆老虎的臭架子！

据你的来信，知道林君是你暑假中的英文教员，是世家子弟，而且是要到美国去的候补留学生。听你平日的口气，你哥哥要他教你的英文，这中间……我很理会得。你们已是师徒了，你哥哥勉强你和他自由恋爱，这正是礼教的明文，这真可叫做“殊属成事体！”你要我以后不邀你

出游，这是当然的。他们我本不相认识，现在我已恭敬的认识了，对于你也真正的认识了，多承他们赐教，请你为我代致谢意。

涵瑜呀，我在平时就对你流露过感激的意思。我本够不上在这世上有什么非分之想；能够和你通通信，已经是感激涕零！你放心吧，涵瑜，我怕委屈了你，很欣幸你有这样的一位林君。或者将来还有比林君更优越十倍的一位情人。

我的家世曾再三对你说过了，家里虽是有许多人读书，但我的兄弟都是农民，满身有牛屎臭的农民。换句话说我就不是世家子弟了。在大学毕业，家严就没有这种力量。我自己也没有这样的决心。到法国去做工，前几年倒是很想去的，至于到美国去留学，得博士，我却不敢有这样的梦想。因为种种的缘故，我不敢和什么女学生谈恋爱，没有这些好听的世家，留学，大学毕业等玩意，我见了女学生是永远抬不起头的。

前几年，我每次由学校回家度寒暑假，父亲母亲常常对我说某人来说媒，姑娘像貌怎样，人品怎样，也读过书。媒人再三的麻烦，只征求我的同意。我常常一笑，把这问题抛开。有一次，父亲说有一个师范毕业的女学生，问我要不要。那是一位有面子的亲戚介绍的。那女学生家里还有钱，是一个寡妇的唯一的宝贝。我心里跳了一跳，觉得很高兴，但又觉得这总是非分的事。我在省城里读书时，对街上的来往的女学生，从来不敢正视的。觉得她们是时代之花，是天上的仙子，无产阶级结婚，这中间是不能有这般仙子的。那几年我常常有这样的思想。我父亲

呢，也觉得农家养不起女学生，家里也不请老妈子的，难道要母亲去服侍媳妇吗？于是，我从此听见人家说女学生，便不愿意听了。于是那使我心里跳了一跳的女学生便不久成了营长夫人。我那亲戚还时时无聊的对我表示惋惜。

涵瑜呀，我对女学生的念头是这样的，现在依然是这样的，我对于你，心里已经跳过好几跳了，虽然我不过是你一位朋友，但是自从接到你这次的信，承认了林君所告发的“殊属不成事体”是势理之当然以后，我心坦然，坦然，永远的不会心跳了。你放心罢，祝你多方的快慰!

皮克

十五

涵瑜：

接读你十五日的信，使我怅惘的追悔。为着我，破裂了你家庭间的和睦。为着我，你便不要那世家出身的林君教你的英文。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你要这样的来安慰我，不过使我心里难过罢了。你哥哥要检查你收到的信件，这很好，我写给你的信并没有触犯戒严条例的语句，不怕他以军法从事，尽可乘此机会把所有的信都拿出来传观，表示我们的清白。那怕什么。

我俩时时通信，除学校当局以外，大概有许多人知道。我也曾告诉父母，他们听我自己作主，不过要慎重些。我对于他们的态度非常的感谢。

讨婆娘，在我觉得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我从来不曾有

这样的打算。讨男人，我倒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女子讨我去，但是还没有到时候呢。我以为起码这是二十五六岁以后的事。因为要过相当的时期，女子的学问才有相当的修养，体力才有相当的发育，意志才能坚定，然后她才能养活一个男人，养活将来的子女；或者万不得已时，要男人也负担一部分生活费也行。这不是笑话，因为我是能力弱的男子，不能不一反以往的习惯要婆娘来豢养。如果像从前一样，要我来负担婆娘和子女的费用，我便是负了千斤的走不动的羸骡，徒然悲惨的喘气。这不是笑话，我那里理想的婆娘应该有这样高的地位，即令退一步讲，我的婆娘也不能像从前的女子一样。她应该和我一道到工厂里去，找寻自己的面包，早晨相互的握手道别，晚间仍然欢聚的抱吻，夫妻间相互的义务，除了快乐的晚上同眠以外，其余是不必谈的。

我将来讨婆娘，或是一个女子讨我做男人，我不愿交换戒指首饰，因为我没有这样多的洋钱。我不愿在结婚的那一天打锣打鼓故意使不相干的人知道。因为锣鼓是扰人清睡的东西。我更不愿在牧师前面发誓，或是当着许多人的前面行礼，因为这全是假的。如果没有这些玩意，将来我的婆娘要散伙时，没有这些礼教缠住她，不让她自由的他去。涵瑜，我讲的这些话，不知你赞成否？

皮克

十六

涵瑜：

你对于我十七日的信表深切的同情，我很感慰！那末，我们将来就向这条路上走去吧！

像片我已于昨天取出。我看照得很逼真，我舍不得她，把在手里看了又看，心中潮涌了万千的情绪。我记起我是一个乡农的儿子，现在竟成了漂亮的西装少年，还依傍着一位天仙般的女学生，这何等欣幸啊！但是不知怎的这张小照由我的泪光中透过，竟是在雾中一样，含糊得可怕！隐约得可怕！涵瑜呵，这小影中的一对，他们果然的是这样永远相依傍着吗？我兴念及此，不禁全身颤栗起来！

昨天晚上，我又将像片拿出来把玩，我忍不住，对你侮辱了。我应求你的原谅。我把玩了以后，随即用钢笔在小照上写了些小字。这些小字很模糊的，现在我把它抄在下面：

> 仔细看，你相貌端详，那有半点轻狂！蓬松的发儿，浅淡的衣裳，胜过那黛绿凝红艳丽妆！男才女貌不相仿，你委实错认了我皮郎！唉，我一刻儿不见你，心坎儿上总悒怏！那值得悒怏！那值得苦思量！今生如果不是并蒂莲，为什相偎傍，影成双？

这些语句，在我心里很熟习的，顺便写了出来，这或

许是抄袭的，但是由什么地方抄袭来的，我可记不清楚。好在写在这小影上面没有谁瞧见，是不关事的。即令有人瞧见，我拿别人的话来表示我的情感，也没什么要紧。这像片，不愿由邮局寄给你，请你到苏君的寓所来取。明下午二时，我在那里候你。苏君的寓所是你知道的。祝你平安！

皮克

十七

涵瑜：

昨天真热，我们在先农坛树荫之下，吃了许多西瓜汽水，尚且热汗淋漓，若是在家里闷坐，真会要生病的。

你哭什么？问你，始终是不答复我。我随便说一点“要改变姓名”的话，这没有什么费解的地方，怀疑的地方。昨天我就对你说过，我为着爱你，我所以改成同你一样的姓。你是为着这点小事哭吗？我不是对于你个人有什么阴谋，要改名换姓逃避一般人的耳目，我也不是共产党，赤化，要改名换姓避免警厅的侦缉。我说那句话实在没有什么动机。不过我觉得名字是一个人的符号，这符号改不改是没有关系的。我又觉得氏族的观念是可笑的，为什么一定要有氏族呢？男女的结合，女族的姓上为什么要加上夫族的姓呢？为什么产出子女，一定要冠夫家的姓呢？这不过是传统的思想，夫权极盛时代的把戏罢了。古代一妻多夫的时候，产出的子女应该姓什么？妓女生了子女应该姓什么？这不都是费研究的小问题吗？

你常常鄙视阶级与虚荣，我十分的钦佩，但昨天的话，一定要我在大学毕业，这语句似乎是自阶级与虚荣出发的。在国立大学的学生中，我的朋友也有好几位，他们将来有什么成就，谁也说不定。背着大学毕业的招牌，能不能在社会上有所建树，更不必说了。我看只要自己有自修的能力，能够认真的自修，那就行了。要讲虚荣，最好是到外国去留学，最好是到美国去。我们在日报上不是天天看见了一批一批的到美国去留学的吗？这些留学生将来都是带着博士硕士的头衔荣归故国。国家有这许多留学生，有这许多博士硕士，真是邦国之光！历年花了多少万的国币，真是不知买回多少邦国之光！将来最好是将全国大学停办，都到美国留学。这更可炫耀于全球各国了！

前几天有一位同学快要起程到美国进什么大学，他说："我将来回国，大学教授是无论如何当得下的。"语意之间，似乎是"我，美国出身的什么士，岂仅在国内大学任一教授而已哉。"我当时觉得好笑。我心理在回答他说："那自然，不必一定在美国得博士，回国任教授，就是在这一刻，你就了不起啦，而我也可以自豪的逢人便说，某也吾友，吾莫逆之同班生，行于某日赴欧，将来学成归国，予小子以同班生之资格，亦敢昂然列欢迎大会之席矣！"

涵瑜，在科学昌明的欧美，有什么发明，真不容易！听说在外国考博士，全靠一篇有什么发明的论文。中国的留学生们，常常搬出本国的古董，去巧取博士的头衔，辄如意以偿。又听说某人在鸟肾里面发明了一极微渺的细胞，于是昆虫学博士的荣冠又加诸其头了。在外国科学昌

明的时代，中国人能够发明一个鸟肾的细胞，的确可以算个博士。不过稀烂的中国，待救的中国，花了许多洋钱到外国去造就一个鸟肾的博士，那鸟肾的细胞对于中国有没有什么伟大的贡献？这恐怕谁都不敢说吧。在待救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中国，鸟肾博士们能不能够以一鸟肾的细胞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甚而至于以之反赤救国，这恐怕谁也不能说吧！

涵瑜，讲得太多了，因为你一句话，使一部分的博士们，留学生们，被一个不识之无的中等学生侮辱了，真是臣罪当诛，不过现在是共和时代，言论自由，不能说我是中学生就以人废言。我说的不对，这是私信，不会有人看见。即令有人看见，骂了一声“放你娘三年勿来的屁。”我就承认这是猫屁狗屁都行。有什么要紧。不再费话了，祝你快乐！

皮克

十八

涵瑜：

你要回乡去，忽然的要回乡去，我很怀疑。你说母亲病了，非常的思念你，她老人家只有你这女儿，儿子全到外省去了，你要回去侍奉老母，这是重大的名义。我不敢阻止你。不过除了回乡省亲的名义以外还有别的意思没有？我很怀疑。不过交通便利，盼不久我们仍然在北京相见。

我几次走到你家里的门口。始终不敢推门进来。你虽

然是要我到你家里坐谈，但我不知道你兄嫂的态度如何，怕祸从天降。我是农民的儿子，猪头闷沉的笨货，虽然是穿了西服，拿了自由棍，戴着金丝眼镜，也会吃挨死狗林，也会抽雪茄，然而这能掩饰我是农民的儿子不呢？我自以为的时髦漂亮，但是能使你兄嫂瞧得上眼不？涵瑜，“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我一到你家的门前，就给这对门神阻住，呆呆的痴想，觉着这家是诗礼之家，这门是礼教之门，我是农家的浮薄的我，终于我躺在洋车上被拖回去。

你仓卒的起程，我没有什么送你，糖食果品恐怕你吃坏肚子，而且这些东西最易消灭腐化的。我预备了四本书：一是《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是《呐喊》，一是《结婚的爱》，一是《飞絮》。这是最近买的。这些书我知道你是不曾瞧过的。它们或许能安慰你旅途中的孤寂。或许能使你暂时的抛开一切的牵挂。我呢，我只祷祝着这是暂时的别离，在暂时别离中，我决计在册籍中探索些安慰。嘉兴怕不是你安身之所，盼不久我们仍然在北京相见。

你决定了后天起程吗？那末，我们还有相见的机会不？你家里，我是不愿来的。如果白天相见，又会加我们一个“殊属不成事体”。那末，我们就在昏黑的晚上到中央公园的后门荷池边相晤吧。这样炎热的天气，在黑暗中的数不清的游客中，或许不会给绅士先生察出我们这渺小的不要脸的一对。涵瑜，这是一个重要的把晤，在我个人的心坎中，觉着是个重要的把晤，极珍贵的一回把晤。在这回把晤以后，我就只能在车站的远处晕晕沉沉的立着，看你跟着行李上火车，看你的丽影隐在车箱中，看这长蛇

般的箱子把你装了去。风驰电掣的把你推着走，只剩着挥巾拭泪的孤伶伶的我。涵瑜，我写到这里，信纸忽然给什么水一滴一滴的浸湿了。

明晚五点钟我在中央公园后门荷塘边候你，谅你是不会失约吧！

农民的儿子皮克

十九

涵瑜：

你很怪我没送行吗，当你离京的时候？

今天下午，我在你家的门外盘桓过几次，又在胡同口逡巡了点把钟，但我始终不敢到你家里去。当你家附近有人出来，我便将窥伺的头缩了。我不能忘记故乡割耳的故事。我虽没有被割耳的资格，但我不知如何那样的胆怯！我没有勇气见你一面，便怅惘的踱回学校。学校是怎样寂静凄凉呵！我坐不住了，立不稳了，昏昏沉沉躺在床上，情火热烈的将我的心烧焦了。我就起来写信，但几点钟内你如何能收到呢？我只得搁笔拚命按住震跳的心，静候着黄昏的到临。等呵，耐不住的等呵！黄昏终于惠临了。我便兴奋的雇车赶到车站去。

我七点多钟到车站，棺木般的车箱两边排列着，车头缭绕着令人打喷嚏的煤烟。蓦然间，放气筒毒毒的几声叫喊，我便惊惶失措的窜到询问处一问，幸喜京津车要十一点开行。我当时觉着自己的灵魂给希望包围着，心想你在都门至少还有三点多钟的勾留吧。我得到安慰了。我倚着

这根屋柱，一会儿又倚着那根屋柱；因为心神过于专一，仿佛房子都旋转起来。匆忙的旅客们在我眼里就同走马灯里的人物。等着，等着，所有的屋柱渐渐都给人们占去了，我便在人丛中茫无主宰的彳亍，眼睛不断的远远的探望，一个一个去认明。好几个女学生装的模糊的黑影曾引诱我追逐着，奔到她们的前面，但偷偷的回头一看，却不是你。我赧颜的又走开了。我想在行人来往的要冲鹄候着，但总怕你兄嫂瞧见，他们虽则无情，总得送你上车吧，我想。

等呵，等呵，跟着夜的延续，失望与悲哀也就层层的将我包围了。直等到十一点，不留情面的京津车开了，长蛇一般的婉蜒着走了，我卒致没有看见你。你坐的是卧车吧？但我的确瞧遍了车箱的呀！为什么我看不见你？我失了魂了，真心慌了，东窜西窜的结果，我给一块西瓜皮滑倒了。当我无力的缓缓的爬起来时，茫然四顾，车站已是人影稀疏，只有我的孤独的影子跟着我踌躇，话别的机缘难道这样难逢吗，涵瑜？

我真对不住你，没有送行，但又仿佛送了行。我送你到车站，和你密谈，吻抱，送你出了京，伴你到天津，到浦口，到……我岂是没瞧见你，你在我眼前，在我身边，在我怀抱中呢，永远在我怀抱中，在我心的深处，我们何尝别呢，我又何尝送你呢！

瑜，这信是由车站回来写的，时钟已经敲着十二点，我的眼睛睁不开了，不是因为疲劳，不是因为夜深，实在，我身上的水分太多了，它爱从眼眶里排泄。我想你在轰轰的车箱中纷忙着，或在许多陌生的脸子中缩慑着，意

识里怕不由你将我捉住在你身边吧?

这信在你后面追逐着，相隔没几步。你到家不久就会和它把晤。但我何时得接到你所赏赐的一包一包的安慰呢?呵，不必急急要接到你的赏赐品啦，我是很安慰的，我现在就在和你对话，你在我眼前，在我的怀抱中，在我的心的深处呢!

你亲爱的皮克

二十

涵瑜:

当我没接到你抵家后所寄的信以前，我曾写好寄信的第二封信。我写好了就觉着几日来的离愫都已抒尽。就觉得已和你会过面了。我不管你挂念我不，糊糊涂涂地将那封信搁起。两日后，别绪又萦绕在心头。我想写第三封信，但一握管，就猛然的想得极其玄远：我想就只我会挂念你，该一封一封的寄信给你，你难道就将我忘了，一个字都吝啬的不给我吗?我太自苦了，当了呆牛了，我不愿永久呆下去。我非接到你一封信，我才写第三封信。我情愿将第二，第三，或连第四，第五封信做一捆掷给你。可是现在啊，我发觉我是一个卑鄙的自私者，这样空幻的愤恼，报复，多么自愧!多么可笑!涵瑜，这深深隐藏在我心底下的话不说不成吗?不成，不成，我情愿说了出来，再向你道歉。

你的灵魂皮克

二十一

涵瑜：

那个母亲不关怀远游的儿女？当儿女远道归来，母亲最注意的是儿女的操守和体态。你母亲检验你的眉毛，按你的鼻梁，她说什么吗？

这算交代清楚了，涵瑜！你让你母亲检验吧，我幸没有使你带着妇人的身体回去，不然，你将如何的难堪啊！

你兄嫂寄给你母亲的信，我都仔细看过了，“烂污货”在北京简直是窝窑子，就为这罪名将你遣回去，多毒辣呵，他们。你母亲既经检验你了，她相信谁是对的？你没损失你的所有，他们却暴露了他们的原形！他们遣开你就算减轻了负担好一心一意的独自享乐吗，他们心上是永远压着内疚的石块的。瑜呵，你也不必恨他们，遣你回家的是我，是我使他们这样办的。我誓竭力补偿你兄嫂所加于你的损失，如果你家里和兄嫂绝不理会你时，我能将一个钱一个钱积起来，供给你的费用。只要你有再出外求学的决心。

现在天气还正热呢，你不必就筹划为我织绒绳褂啊！即令严寒到了，我的心炉是时常有燃料烘烘着的，只要能接到你的一字一笔记取，瑜呵，严寒时节盼你寄我以笔和墨所织成的绒绳褂！

皮克

二十二

涵瑜：

收到你八月二日的信后，使我深感不安。你这次回家，虽说被卖，能在母亲身边多亲近几日也很幸福的，而且你从此认识你的兄嫂，认识了什么叫做同情，认识了世界的一切，总也算大大的收获。母亲虽说你如自由行动，便给你生平所储存的四百元，任你逍遥，不负责任，我想这是她的恐吓话，你是她唯一的宝贝，她真忍心的关你在笼子里消灭下去，更忍心让你在外落魄漂流吗？

别后，我不知如何越发爱你。我想男女刻刻相偎傍着就腻了，就感触不到新鲜的意味。因为接触的机会多，不如意的事也就易于发生，情感也就容易受挫，至于已结婚的男女，免不了生殖力疲惫的苦闷，一经生男育女便负担加重，儿女叽嘈，最容易使家庭间的空气恶化。相爱的悠久，就要注意生殖力的保持。那末，精神饱满了，他的宇宙便是乐观的，前进的，不然他会疲倦，愁烦，为着一点细故就会焦燥的生事，跟着吵闹就来啦；经过多次的吵闹，慢慢的就会分居，甚至离异的事也跟着发生啦。不过男女间没有极深的隔膜，暂时的分居却仍希冀同居的，同居的开始的几天又回复到新婚时的乐境，然而老是同居着，不爱惜各人的生殖力，或者又会走到分离的歧途上。我想男女疏隔与接近的机会若适当，也可增加爱情的。爱情这东西极神秘，你心中愈感着缺陷便愈想去满足，惟其愈难满足便愈觉你所需要的之珍贵而愈要努力去寻求。不

是吗，容易找到的东西在你心里就会以为不算什么，你许会敝屣你所获得的一切。不过你对于某种欲求已经满足了又会厌倦起来，凸在你心中的便仍然是个缺陷。这正和月一样，盈了便缺，缺了又盈。所以要满足就不能不有缺陷，要使爱情的悠久，就不能不保持生殖力以避免疲倦与愁烦，要领略同居的滋味就不能不有相当的疏远。我越说越糊涂，恐怕离了论点好远了吧。我是爱的粗浅的尝试者，经验是很幼稚的，我不敢说我的话很对，但我常常这样纷乱的设想。我要举个例，这事实能不能恰当的嵌在我纷乱的思想里，我也不能判断呢！事实是这样：

我的表兄结婚已经三年，生了两个孩子。他是无产阶级者，自己还在大学校读书，孩子的费用多半是表嫂靠当教员赚钱负担的。我不知他俩是为什么才分居的，但他俩同居时双方都感着苦痛，口口声声要节育，要抑制性交，有时还吵闹，看不出他俩是怎样的相爱。但分居后，一感受别离的滋味，在频繁的通信中，却很可看出他俩情感更加浓厚，像片是时时互相寄赠的，好像和另一个人在甜蜜的恋爱着。但是隔绝过久了，生了一点波折，因为一个人的心目中除了原始的爱人以外，不能说绝无其他可爱的，当他们起了肉欲慌，感到空虚与寂寞，于是第三者便可轻便的乘虚而入。我表兄对于表嫂的爱是比表嫂对他的爱更专一，因为上述的缘故，表嫂就爱上一个小学教师，不过她心中的缺陷，没有要求那教师来填满就是。她写信给我表兄说：

“我近来颇欢喜一师附小教员周君。他的温柔，学问，人品都使我欢喜。但我虽颇欢喜他，他究竟在我俩的爱河

的岸上，他不过是在我俩的爱河里隐约的浮起的一个倒影，他不会在我们中间起什么波浪。你放心我吗？信任我吗？亲爱的，暑假时请你回来住个把月吧！若不是孩子的累赘，我就来会你呀！”

我表兄的回信是：

“亲爱的，我对你说‘亲爱的’，恐怕是一支箭射在你那情丝蔓延着的心上吧，我怕没有资格这样称你了吧！周君一切都优于我，都比我可爱，我也很爱他。为了他，我盼他能占有你，不，为着你我更盼你能占有他。渺小且不值什么的我，配在你心里占个地位吗？这不是妒嫉话，实在的，为着我牺牲了你的学业，拖累了你的精神，阻遏了你所有的机会。我真百死不足以答报你的恩典，你能与周君结合，我将这你所固有的一点自由，攫为赠你的礼物，请你收受了吧，欢愉的收受了吧！请你允许我的要求。这正是要满足我爱你到极点的表示，请别误会以为是我不爱你才愿意离异。你能离弃了我，你才是我所亲爱的呀。因为这才成全了我对你的爱。”

这信发出后，表嫂不相信表兄的态度。她回信说：“海可枯，石可烂，你我爱情不可灭。你为着圆满我和周君的爱才要离异的吗？那是你的错觉，我很感谢你这伟大态度，但是，人啊，我和你一样，非得你有新恋时，我才肯和你离异来成全你的。你果然不是妒嫉吗？如果是，那你对于我的爱……”人类毕竟是自私的，他们不愿实现他们的理想，表兄终于妒嫉，怀疑，他觉着丧失了一切，他觉着爱她只有占有她，他癫狂了，至于自杀，幸自杀没成功。当时，我和朋友们商议发电给我表嫂，她接电，即刻

拖儿带女奔到北京。她感激表兄为她牺牲性命，他俩又如新婚的过着爱的生活，表兄的癫狂病也好了。可是过于亲爱就腻了，许久以后又厌倦了，吵闹起来了，表嫂终于逃回去。许久以后她竟至和周君同居。她和周君同居总算得到满足了吧，但是，又蹈了覆辙，不到半年，她和周君又离异了。我想这样翻来覆去的，这中间总不免有前面所说的原因吧。写的太多了，脑筋糊涂起来了，我不知道这段情节合不合前面的理论。

瑜，我们不能别离久了，久了恐会变卦。我不相信谁永远只爱一个人的，虽则我俩目前没有别的爱人。

有爱才有天地，没有爱，一切都成枯木死灰，爱是流动的，也是固定的，我不承认有什么纯洁的。爱，人们只骂一个人爱了这个又爱那个如旷野中的淫兽一般：这个雄的爬在那个雌的背上，一会儿这个雄的又爬在另一个雌的背上，情形错杂，这不是纯洁的爱，是兽欲横流。我闹不清人欲与兽欲，我不信，兽欲中间就可断言没有一点爱。它爱爬在它的背上，它爱它或让它爬在自己背上，这中间没一点爱吗？爱有什么方的圆的纯洁的，污浊的呀。我是人，但我不反对兽的行为，我只反对那自己有兽的行为而反对别人有兽的行为的人呀！

你的皮克

二十三

涵瑜：

什么无聊啊，乡村生活比扰攘的都市生活无聊吗？你

目所接触的是幽静的山水，诚朴的农民的脸子，耳所听的是鸟雀的清歌，是村民发自心坎的谈论，鼻所闻的是素洁新鲜的空气，是花草的芬芳，这无聊吗？恐是自然美包围了你，你不觉着它是美吧！

日来，我除写信给你时便觉沉闷。学校没有丰富的图书供我阅览，没有知心的同事伴我谈天，来看我的朋友大半是为着神秘的目的而来的，谈不起劲。出游吧，我受不住燥热的空气的炙灼和灰尘的侵袭，我为着热与灰尘流过不少的鼻血了，我不愿出游。聊慰我无限的寂寥的要算是托尔斯泰先生。他的《Twenty Three Tales》给我以安慰不少。这部书是英泽，浅显的文字，我读得颇感兴味。我在中国小说里没找着过这样有主义有思想有趣味的。这小册子很有引我舍数学入文学之境的魔力。我明知科学比文学需要些，在今日的中国。但生机枯涩的我，或者文学比较能滋润我一点吧。

我写不出别的话，但总舍不得停笔，有时话多了，又争着要跑出心境似的，写了这又忘了那，找不着头绪，常常写得极其纷乱潦草。我想，写给爱人或至友的信，总免不了这毛病吧。要糊里糊涂去想，晕头晕脑去写，才算是真正的情书，作古正今写的究竟有些像试卷。写试卷式的情书世间有多少呵，哈哈，太滑稽了，青年们！

皮克

二十四

涵瑜：

我在哭了，我爱在写信给你时哭。今天我受了欺侮啦，我没有抵抗力，只在那欺侮我的人离开我的视线时，我将身受的创伤，用滚滚的泪流去洗涤。孤独而软弱的我向谁要求援助啊，没有援助，没有同情我的人，我哭有什么意义啊，我只想倒在你怀里痛痛快快地哭。

"你不去逛逛中央公园吗？这样的好天气？"星期日正午，也常逛公园的国文教员吴先生来校时，我正在午餐，这样的问他。

"你以为我是专门逛公园的啊，你以为我是专门逛公园的啊，吓！"吴先生突如其来的板起面孔用愤恨的语句向我顶。我莫明其妙的软弱的瞧着他，低下头，我咽不下饭了，即刻乘他不备，往卧室的床上一躺，眼泪似乎可惜的由眼眶滚出来便往耳朵里灌。"他是铁面无私的正直人，是个道学家，大概我们从前逛公园时，他瞧见了，不然，我俩的关系许是谁向他透了点消息。在他的眼中大约公园是我们下流人逛的，凡是我们逛过的公园，公园便污浊得不堪了。"我想。他顶了我几句后，似乎觉着我太不是他的对手，也就索然寡味的走了。

晚上，吴先生又和两位教员——他的同乡——来了。他爱在这时，和舍监——他的同乡——熊女士谈天。我那时恰在写寄给你的信，他可拿着了真凭实据啦，"吓，不出门吗？西装不穿了吗？呵，我知道，你已经吊上了膀子

啦，你没工夫出门，没工夫收拾，你忙着写情书，是不是？”他偏着头。睁开眼睛盯着我，脸子滑稽得可怕。我被逼得没有退路，只得报之以惨笑。我的脸烧得火热一样，说不出什么。我是贼，我心虚，怕他理直气壮而且帮手多；我怕他又来第二手，我告诉他说：“熊先生不在家。”这是好意，告诉他们莫久候。但反而招了祸：“我们是专来会熊先生的吗？见鬼啦，见鬼啦。”吴先生可不能不愤怒了。他骂着，旁边两个凶狠的脸子连忙打接应，视线集中在我脸上。我那敢再多嘴，用手掩着脸，遮住灯光使眼泪在暗中好舒畅的淌。我怕滴在桌上难为情，即刻转头取毛巾擦着脸，擦了半天。他们得了大胜，便高兴地凯旋了。我这才痛痛快快的低声哭了一阵。

我是泪人，受了点委屈就淌泪，泪呵，你是我的武器，你是替我复仇的恩人。外侮之来是无尽期的，泪呵，请储藏在眼眶边候着，烦你预备为我拼命的抵抗着。这次便这样行了，我已发泄了一肚子的郁闷。瑜，请别为我不快，因为你，我快乐了。请别恨他们，为着他们愚笨得可怜，我饶恕了他们!

爱你的皮克

二十五

涵瑜：

不瞒你，最近我被邀到妓院去参观过一次，虽然只去坐一坐谈一谈，也得花几块钱。他们以为这是对我很客气的应酬，他们的钱都是千方百计想法借来的。

嫖赌在北京的学界公然成了一种风尚，固然，有的以此为消遣，有的怕不免成为一个嗜好了吧。我不知这是学校制度不良抑社会制度不良，总之礼教之防太严，男女接触的机会少，政府，业余又没有正当的消遣的场所和组合去愉悦他们的灵魂，消磨他们的剩余的时光，致会他们不能不往嫖赌的路上奔，这恐怕是一个大原因吧！

大规模的赌场中的生活我不清楚，但嫖客与妓女的情形却给我以极深的印象：

他们向妓院出发前，须经几点钟的筹备，借着了钱还得借马褂，长衫，借这样那样。打算逛多少家妓院时，预先包定几辆洋车，表示自己有包车。各人的钱搜拢来通盘筹算一下，装进一个皮匣子，到了某人的妓女家，这皮匣子便暂时归某人保管着。因为在妓女家掏出皮匣时，钞票一大叠，谁敢说他没有钱！明明在家里吃的是馒头，偏说在宾宴春和朋友宴会；明明在家里躺在床上苦恼着，却要说看梅兰芳的戏去来，这谎话不会漏马脚吗？不会。他们预先打听好某处演什么戏，几句重要的牛皮是经过了一番会议的。他们自以为是很阔气的，但这样的阔气每每不能得到她们的欢心，他们便暗中偷她们的好香烟，那晚他们只逛到两三点钟才回家，大概忘了学校还没开课吧。

至于妓女方面呢，“头等”以南方人为多，初见她们俨然是处女和大家闺秀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多坐了一会便原形毕露了。她们的年龄老是十六七与二十岁之间。妓女红第曾对我一个朋友说她是十六岁，但我另一个朋友知道她极清楚，那次他特意同去了，他说：“红第，你今年到底几岁？”她无可掩饰，便敷衍着说：“随便随便”就

一溜烟跑了。她们对于生客很忙，每每只有几分钟能奉陪，但我们撩起帘子一看，她们却在大门口歇凉，或与仆役们谈她们的老故事。

“二等”妓院没有“头等”里面清静美丽。因为价贱，逛的人也特别多。那次可真巧，我们在里面遇见我们从前师范学校的校长。他偕着一个专门学校里的有圣人之称的学监，也是从前我们师范学院的学监。校长一见我们便说：“吓，你们也到了这里啊，好啊，好啊，在学校里太疲倦了，也应该出来走走。古人有句言，要及时行乐。哈，哈，不过常来是不好的噢。”吓吓吓，他不忘他的师长的身分，谆谆的诱导着。他很知道及时行乐，他只生过三回杨梅疮。至于那圣人，只将背朝着我们，我们出那家妓院时却听见他朝校长蹬脚道：“我本不肯来的，本不肯来的，好，一来就……我知道会碰鬼的。”

朋友们只肯逛头二等，没有见过世面的周君和我却定要到三等里去见识见识。我们两人就违了众议去了。刚进门，夫役们廉谨的嚷着：“先生，走错啦，走错啦。”我说：“没有错，没有错。我们是来打茶围的。”妓女知道客人来了，都站在各人的房门口，任我们挑选，有的穿着领褂，有的赤着上身。她们取笑我们，有的私议着：“一定是车夫逃了，不然，就是听差的开了小差啦！”

在“头等”里我所感到的是她们的那种纸老虎似的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只要衣服穿得差点就会受她们的气。在“二等”里呢，我觉得她们过于辛劳，过于苦楚。而在“三等”里呢，那便是绝对的肉的贩卖所，是纯粹的咸肉商场。为着生活，忍着创痛去逢迎各色的不相识的无情的

脸子，将残败的躯体向人们贡献。我不知如何世间会有这样的一块天地。瑜我真写不下去了。

拿几毛钱走到二三等妓院去消遣，这在北京人真是同每日三餐一样的平常，但我是不以为平常的。你以为这不值得报告你啦？

你真实的皮克

二十六

涵瑜：

我预料你接我的信后，必定怀疑责备的；即令你不责备，我也不愿而且不忍再去参观的呀！

你说妓女怎样卑鄙，我以为不尽然。一部分苏常女子，养下女儿就教她以当妓为出路，其心自然可诛，但有些却是情非得已。我以为妓女们以肉体换面包换金钱，这和平常的女子在真爱的境界以外只一心一意将自己的身体贡献给有钱有势的政客官僚，她的行为和妓女有什么严格的区别呢？我不是爱嫖妓也不是为妓辩护，我觉实际情形是这样。

你说凡事要杜渐防微，这话不错，但我也无所谓“渐”，也无所谓“微”，不过勉强去参观过一次。这次参观所给我的印象，并不能使我淫欲滋生，却是使我心中印着永不磨灭的悲哀的影子。你以为我会常去消遣吗？

暑假开始的一天，我不是和你骑骡去游城外乐道庄吗？表兄要我们在溪边垂钓，他自己便到田间采西瓜去。我俩在绿树参天的丛林中密谈，四野无人，自然美将我陶

醉了的时候，我忽然心中起了冲动，我坐在石板上开始逗你，你也知道我在逗你就挨在我身旁了。我用手指拨你的手指，你的脸就红了，低着头不知在痴想些什么。我说："将来我们到西山去逛逛好吗?"你说："路这样远眙!"我说："那怕什么，你高兴骑骡就骑骡，或乘洋车或坐长途汽车都随你的便，西山有幽雅的旅舍，不必自备行李。天晚了我们就在那里歇一晚也行。反正你还没搬回家去住，有谁晓得。"你还是低着头，脸更红了，一句话也不说，只用手擦着石板。最后你不是抬起头，眼睛迷迷的向我斜睃了一下，说了一声"那末那天去呢"的话吗？这不是你允许我了吗？一个未婚的青年在起了肉欲慌时，得了情人的允许，他应该是怎的喜跃啊，但我猜想那事不过就是那末一回事，实现一回，于我们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好处，留着那神秘的乐境，虚幻的去玩味着，这或许比实现的滋味更优美。我还怕你是一时的冲动，当时允许了我终归又后悔的，我于是更加慎重了，我说："我刚才是说的笑话。请别认真吧!"我那时很抱歉似的，很留心观察你的态度，深怕这拂了你的心意。不久，彼此的心中所起的波涛终于平息了。你记取那回的事，你该明了我不是只在肉欲上求满足的，更不会在妓女身上有什么"渐""微"可"杜"可"防"的吧!

虽然我对于你的忠告，应该非常的感谢!

皮克

二十七

涵瑜：

多日没接你的信了，你是不相信我吗？你是很忙，或是身体不舒服吗？我时时挂念你，心里好像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天天想写信给你又生怕我的信刚付邮时你的信即刻收到了，我又得重行来回答你。

本来多写几封信算不了什么。但我写信给你实在不是一件极轻便的事。我每次握管时，好像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但一动笔就写不完，写的时候好像上了战场，拿着长枪和强敌在酣斗。听不见谁叫我吃饭，听不见谁和我谈话，也不觉夜已深，灯油完了。我的灵魂里单单只有一个你，此外别无所有。我的心神凝聚在你身上，萦纡在你左右，不这样便显然觉着我俩隔离得太远，你便会是一个捉摸不到的仙女。仙女呵，我一提笔就好像你款款的站在我身上，偎傍着细语着，但又分不出是两个人在对话，分不出有两个形体。那时候，我的心头便油油然起着极强烈的感应，爱的液体就荡漾起来，分泌起来。我不知这感应是酸是甜或苦。我一写信给你就这般费劲，所以我说写信给你在我不是一件轻便的事，因此，我逆料那几天可以接读你的信时，我每每欢忭的，预备接待久别重逢的密友一般的等着。如果出乎我的逆料，我便惶惶然的猜想你一定有什么事发生。(邮差送信来了。我看完了再写。）瑜你的信我看完了，看出了我两行的清泪。这回不幸竟给我猜中了，唉，为什么我这样背时竟一猜就猜中了你是病了呢？

"咯血"，我怕看这样的字，我的伯父，我的三个叔父，我的几个朋友，都是这两个字把他们葬埋了，我现在看你又落到这悲境中，我非常的胆战心惊。你如何自暴自弃弄到这田步呢？你该不是故为危词探我的态度的吧。我希望这是借此探听我的态度的。因为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悲哀使你有这样的现象，没有什么排不掉的抑郁要凝成血块由口腔喷出来，即令有，你难道是呆子吗？你该忍耐的去应付你的环境啊，你该拿出打不死的程咬金的精神去开辟你的前程啊！你为什么怯弱无能到这样子啊。你拿把刀子向脖子上一抹不就爽快的完了吗？瑜，你不替你设想，也应替我想想。我接到这封信真手忙脚乱了。我很灰心气愤，恨你不替我留点余地。好，什么都完了，我决计陪着你挫丧自己，毁灭自己，走，大家一道向坟墓走去。

在你病中，我本不应说愤激的话，但我是个急性人，我除非也害起病来我再没有安慰你的途径。我看你一定也欢喜我咯血的。不然，你就该努力的养养。我的愤语，你别看得生气，我的情致缠绵的话，你别看得动情，因为这于病人很不相宜的。

最近我作了一篇小说。这是第一次创作，一壁作，一壁哭。我作好了改了又改，我觉得还要得句句是从心坎中流露出来的。我将她送到报馆去了。送去后忽然又觉着要不得。很后悔。因为我虽觉着好，似乎要个个都说好才行呢。文字要不得或许不致刊载吧，如果刊载了那才丢脸呢！我署的是真名姓。我悔不该署真名姓的。

你的好友皮克

二十八

涵瑜：

我的心上好像钉了一颗钉，时时作痛。我全因你咯血的缘故。你好些吗？别再害我了，请你给我好好的保养保养吧！

每天送报的来了，我爱抢着去接，头二张给别人，副刊留给自己看。我只看目录上有我的大名没有，没有，便什么也不值我一看了。昨天的副刊上我的大名竟巍巍的载着呢，心里打鼓一样，碰，碰的在恭贺我中了头彩一般。我怕谁看出我这可笑的表情，我就故意不看那张副刊，我想留待大家都看了再安闲而自然的欣赏着。因为这样才可表示我是并不以为在大报的副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是怎样的有名誉，虽则同事们也常夸着他的朋友曾在这报上登过文章，学生也羡慕的称道某教员登过一回评论。

后来，他们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迹似的，看了我的大名，就匆忙的报告我，不消说，读完了还结结实实的赞扬了一顿，跟着他们的地位就降低了似的。留堂的学生们也都爱看副刊的，自然，她们也就用“不可轻视”的眼光向我瞟着。“低年级的代数教员公然发表文艺作品起来了。”在谁的心中不都这样骇异吗？不但如此，当他们和我谈话时，还发现我桌上有封副刊编辑者托我陆续惠稿的信，他们瞧了，还拍拍我的肩，不过心中的“顶刮刮”和那个大拇指不好意思顶出来就是。我在他们中间真是有了相当的名誉了。但我是个幼稚的作者，对于发表了的作

品虽然以为满意。但我没有名誉的观念在心中，我比老作家的态度还老练呢！

“名誉”的定义和界说是怎样我一向不大明了，大概这东西也随各人的观点为转移吧。譬如一个好木匠，他在木匠界当然有名誉，但在文艺界他便不为人所知道，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名誉瞧不起他吗？一个人的作品，你以为好，我却以为坏，那他的名誉的好坏不是随人去颠倒吗！因此，我以为一个人他要干什么尽可根据他自己认为正当的意志努力干去，名誉的好坏，大可不计。为“名誉”而努力的他不一定有真名誉，因为这动机就是不名誉的。有名誉的人，他是由种种伟大的努力之中自然获得的，他在有名誉的空气中安闲的活着，并不觉着怎样，和鱼不知道自己在水里一般，否则他将为名誉所累。你说对吗？

越说越远，再说下去，恐会连自己都莫明其妙起来，连你也没有精神看下去吧！请了，祝你快乐无疆。

你的好皮克

二十九

我至爱的瑜：

接到你病愈的消息，我如大将得到破灭强敌的捷音一般的愉悦。我祝贺你永远是胜利者，别教那病魔又将你征服了啊！

久别之后，觉着光是通信还不能使我那软弱的灵魂有所慰安，很想生出一对翅膀来，突然无声息的飞到你身边，使你大大的骇异，惊喜，但这幻想终于是个幻想。可

是现在啊，说不定真会飞到你身边啊。因为交通大学一位朋友回南，他的乘车免费券里可以多填一个名字，他已经允许我同行，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学校已开学几天啦，我虽依然很忙，但我顾不得那些，临走时请人代理就是。校中没有什么大变动，只有那未曾结婚的何学监因为肚子大了辞了职，国文教员周先生抛了他的故乡的妻儿和密司姜在暑假中同居了，自然，本学期他们不再到校了。还有那陈学监的女儿的爱人有人看见他在舍监室和那未来的岳母在操体操，这都是和我同乡的学生由住堂的学生处探听出来对我说的，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黎校长脸上有圈圈，驼背，笨重的身体走路时随着脚步两边旋转的，那副尊容你没忘记吧？你常和她接近的那廖某，她是年轻貌美，谁都没想到这两人中间会发生有趣的故事的。

星期六的晚上，学生们有的回家了，有的出去逛去了，那廖某却在校长房里坐在他的腿上补化学，给一个姓林的闯着了，哈哈，他那件整洁的外套恐会永远的留着折痕吧！这事本不值一谈，不过他是维持风化的首领，他是整顿校规的校长，他可以独自那末和学生补化学吗？但我也很能原凉他们，因为那廖某学膳费着实无法付清啊！再，我觉着恋爱之国里是无奇不有的。谁说校长脸麻背驼，但这中间也有女性能体验出他的美的。谁说周先生胡须多，鼻梁高，密司莫粗鲁，肮脏，但他有他的美，她有她的美，那正是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我只觉着那奸滑有曹操脸子的，的确不可爱，但这也许是我的主观，因

为曹操他也有爱人和知友啊！

在本月里这恐是最后的信吧！不，在动身之前，我还许写几句报告你的。

夜深了，颇有凉意。月是皎洁的冷静的在天空中旋转着，星儿也稀疏的无精打采的在闪烁，四壁的昆虫不断的唧唧，好像诏示我现在是深秋了。何处无月呵，何处无鸣虫啊，恐怕到了嘉兴以后的我，不会有这般的怀想吧！

你的好友皮克

三十

我的瑜啊：

这几天我真是发狂了，我假借名义向同乡处借钱，对那些不十分知道我的朋友说我急急于要钱治病，东奔西走，七借八凑，几天之内公然筹集了一笔可观的款子，我将一部分买了些上等鹿胶，高丽参和一些北京有名的出产，我将这些做见你母亲时的礼物。不然空手空脚的由远道来看她老人家，这像话吗？

我真是疯狂了，现在我真是疯狂了。我不知怎样心里会那末急燥，只想马上就飞到你身边，仿佛没有立刻飞到你身边就连吃饭，睡眠，甚至写这封信都觉乏味，都觉无意义似的，其实在你身边又将怎样呢！假使不认识你又将怎样呢？人啦，你怎会使我心灵这般昏迷颠倒啊？

飞呀，飞呀，穿过那浓云，绕过那叠嶂，飘过那急流，一切山，川，云，雾，廛市中的建筑，盘旋于工厂的轻烟，一切，都在我眼底电闪一般消逝，远远的那丛林的

深处一座幽静的瓦屋呈现在我眼前，我在那瓦屋上的空间翱翔，我看见回栏的枯枝旁一个年轻的美女含愁的倚栏遐想，我一上一下的，笔直的，轻轻的落到她旁边，我听见她惊骇之后又欢忭的叫喊道："谁呀？……哎呀，皮克，我的……"我们沉浸在甜蜜的抱吻中……哟，见鬼啦，瑜啊，我要后天晚上才能上火车啊，我现在怎会和你抱吻啊，我在做梦吗？哈哈！

你的皮克



瑜妹：

仅半个月没给你信，我预料你也就会淡然的过去，谁知你的信竟如雪片飞来，怀疑，伤感，谢罪，最后的那封信还流露出自杀的念头，我不料我自己，这般渺小的一具没价值的躯壳，却会有人要为我自杀呀！难道我真有值得人家为我自杀的原素在吗？这恐怕是你的观察错误了吧！

涵瑜，我那创伤的心正在极力图谋保养，恢复，这半个月以来，什么事都不做，什么心事都抛却，每天到陶然亭看野景，到法源寺看和尚参禅，我的心神是多末清静恬适啊！可是现在啊，接到你这样悲伤的信以后，我以前费尽无穷气力所排去的愁烦苦闷又一齐退回旧垒了啦。我本想从此不过于爱你以自苦，但那恋爱之火却已燎原了啊，不可收拾了啊，我只好将这残败的躯体葬埋在那中间罢。

我的穷和忙你该知道，这次将校务托人代理，跋涉长途，虽然是为着要见你一面，也是想到你府上看看，使你

母亲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东西，而我也藉此知道你家庭的状况，居心不过如是，谁料你们会拒我在数十里之外啊！虽说到了你们那市镇上便算有碍风化，但只图一晤，难道对于远来的我也绝对不能变通办理吗？你要我在嘉兴的客栈里候你，但是直侯得三天才见你们来，你知道这三天的日子，我是怎样消磨的啊；无论在白天晚上，我是坐立不安，在旅舍中只是不断的出入，在江岸徘徊，在床上睡倒又爬起来，饭吃不下，书看不进眼，听了那小楼窗外的枯叶哚哚的响着，看了那远水中的一叶扁舟，万千的悲感都集在我心上。瑜啊，我若是失了魂，我便不会觉得旅况的凄其的。若不是为着跋涉之难，我恐怕等不了三天就会跑上回家的道路的。孤寂愁苦且不管他，可是旅舍的开支并不算小，箱里的钱包一天一天缩小，人地生疏的我，随便什么都要吃亏上当，怀想着那遥远的归程，你想我是如何的恐惶呀！

在旅馆里要我抢着去付你和母亲，弟弟和我自家四个人的五六天的开销，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打肿脸做胖子的事，但这且不必管他，你母亲弟弟的土话我是一句不懂的，你当着我又只是静默，生怕多和我说几句话便算失了节一般，只将一幅泪眼和忧愁的面容给我看，这是为什么呢？昏昏沉沉的五六天一刹那就过去了，为着职务关系，为着旅囊羞涩的缘故，我不能不说要即刻回京的话，而你们竟干干脆脆的先我就走，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你想我是怎样失望，怎样悲哀啊！

当我送你们上船后，我孤伶伶的，头脑晕晕的不知自家站在河岸是干什么，痴痴的向你们挥帽，对你们道别，

看你在舱口露出头来又隐藏了，我恨不能变个水鬼，跟在你们的船底，听听你们是在谈论什么，看你最后的一眼，但是那逝水却一程一程的将你们飘去，终于那船影在我的泪眼中，在水天杳渺中消失了，我才恍然憬悟，眼睛机械的一眨，将盈盈的泪水排了出来，陌生的江岸的秋色射入我眼帘，急行的帆船一叶一叶往西流去，瑜啊，那时候种种的情绪一兜上心来，我才发现我自家是身羁何处，我便跄踉的奔回客寓，付清账目，提着空的皮箱，那只有五六元剩款的皮箱，匆匆搭着上苏州的小艇，我是在小艇中将两手蒙着脸躲在硬床上到苏州的。在苏州的客寓中揽镜一照，我的眼珠是通红了，我的眼皮是栗子般浮肿了，我的脸色是消瘦惨白了，我便关着房门痛痛快快的呜咽了一阵。

一夜糊糊涂涂的过去，第二天绝早就搭车到常州。因为常州有我一个失业的穷朋友，我想到了他那儿再说。可是在常州，因为种种不方便，依然落在旅馆里。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安安静静的病了一场。剩余的款为拍电到京筹款用掉了，零星的开支都由常州朋友借来给我的。挨了不少的日子，我那朋友看见我收到两次由北京寄来的款不够付清旅馆中的费用，这样下去恐怕是即令能够付清旅馆中的费用，路费是没指望的，于是，他当尽他的衣服，我也押尽我比较值钱的东西凑足二十七八元就赶紧搭车回京。这次南行，总计费时一月半，用钱一百八十余元。

回京后满想在学校里跬步不出，努力图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恢复，可是回校一看，我的职务校长已另聘人担任，听说那缘故是因为我抛弃职务去会情人。至于我请的

代理人，校长始终没让他代理一天。受了新的打击，于是我又病了。于是我负了重债，而且职位被革，所以我迎来的心情是非常的颓丧疏懒的。这就是我半个月来没寄信给你的原因，请你曲谅些儿吧！

以上所述的种种本算不了什么牺牲，损失，为着恋爱，这点点磨折是应该受的，但是回顾我未到嘉兴之前，和你把晤之后与乎目前的景况，我终觉着牺牲太大，而更大的牺牲，就是我那有限的泪泉简直干涸了，我受了这种牺牲，受了社会的这种待遇，而你却只是深深的躲藏在旧势力之阴影里没有丝毫的勇气来和我握手，我想迟早终归会被拒在你的爱情的圈子以外的，我写到这里，我的心儿碎了。

尘土飞扬的都门，使我无丝毫留恋的余味，我看不惯曹操的脸子和神像的面孔，我尤不愿将自家流浪的情形使人们看得称快，我想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人地生疏的上海流浪下去，我要在那儿过着新鲜漂泊的生涯，浏览些陌生的曹操脸子，我是勉强在活着的人，渺小得不为人类所看见，那或许不致再被革再受践踏吧。涵瑜呀，你愿意我距离你比较近一点儿吗？请告我。

此后赐示请寄报子街苏君处。

你可怜的人皮克

三十二

瑜妹：

没有什么能驱逐盘据在我心脑中的烦懑与焦忧的，除

了你的信，今天收到的你的信。不过这又使我痛苦，因为你的信，我又流了一回泪啦。你说你天天对母亲哭着吵着要到上海去，你母亲竟然答应全家搬到上海去，这不是使我感激涕零的事情吗？我们到了上海之后，我虽不敢到你家里去，你总可以偷偷的来会我几回吧，就是彼此通信也可以少耽搁些时光吧！

我觉着痛苦也有趣味，漂流也有趣味，虽然最近一位同乡热心的替我找着了一个小职位，但是我对北京恨透了顶，我已决心到上海流浪去，我现在已买好了到上海的轮船通票。同行的男女有五六人，目的都是进一个不花钱的××速成学校，校址在法界×××路，不管那校的情形如何，但我只取它不花钱；到校之后再看情形吧。我们准在双十节——曹锟登基的这天晚上起程。

瑜呀，新的生活在等候着我啦，是乐境是悲境我全不打算，我犹如上了另一个战场，在新的战场里是不知敌人的枪弹从哪边打来的。我不怕敌人放的是什么弹，我即令中了弹，我还得往前进，倒在那儿便那儿是我的归宿。我现在觉着生趣油然，好像前途的希望在招引我似的。我毫无牵挂，一身觉着极其轻快，精神也有说不出的充足。总之，一切在我都变了一个形相，我们的恋爱在这时止也可算是一个时期，或者就将以前的恋爱账一笔勾消，我们从新恋爱起。换了战场，换了环境，也换了一付精神与观念不可以说是从新恋爱起吗？

瑜呀，新生活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准备在新的战场中重行握手，都门呀，永诀了。

你的灵魂皮克

三十三

我最爱的瑜妹：

我刚到上海的学校，你的两封信却早在那儿等候着我，你真是太性急了。你难道不知道我是搭轮船吗？

你的信我看了又看，晚上躲在帐里还不断地看，微寒袭人的残秋的晚上，在清静的寝室中的帐子里，迎着那射进来的半明半暗的电光，由温软的被里伸出头来漫漫的一行一行的玩味着你寄来的两封信，你猜想我是怎样的安适快活啊！我追想在北京和你追随的情形，黑夜中在中央公园的荷池边的树林中匆忙的吻抱的况味，恐万万不能过此吧。瑜啊，你说你们准下月动身来沪，我非常的欢喜，我想你最好也进我这一个学校，将所谓“师徒”变成个实际的“同学”，我想我们的青春决不像留京时如耗子般的消磨过去的。

学校方面对我们颇优待，除免收学宿费外还有供给伙食的消息，这因为校长在京招我们来是想毕业后好替他做事啊！至于功课呢，虽还没上课，但没一门合我的意的，好在我并不专为学那些玩意而来的，我不过借这学校为宿舍而已，我还有别的重要的打算。

户外的汽车“哆哆”的声音渐渐的稀少了，“敌打”的时钟悠悠的敲了十一下，瑜呀，我们在梦里再见吧。

你的哥哥皮克

三十四

涵瑜：

已经是初冬了，自从接到你前次的两封信到于今没拜读你的只字，你是在收束家务吗？是在检点行装吗？或者你的信在邮差手里失掉了吗？或者还在途中传递吗？我整天的期待着，期待着，但是既不见你的人来也不见你的信到。因为不知你的行踪怎样，十几天以来写给你的几封信终于不敢付邮，撕的撕了，烧的烧了。

瑜啊，因为得不到你的消息，我的精神又呈现着萎靡颓废的状态，正如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的往下坠落，精神是如此的消沉，而物质方面又渐渐感到困苦，我想翻译点儿童文字去骗几块钱免得将现在正用得着的旧大衣押去，然而照这情形看来，显然是办不到的了。瑜啊，你没有消息传递给我，也始终不到上海来，往后，我的消息恐只有增你的愁怀，你盼我振作的期待也恐会归于幻梦，我其所以致此之由，你也该任点相当的咎责吧。

在京接洽好的几位允许源源接济我的朋友，也至今一字不曾寄我，家中虽来了几封空头鼓励我的信，徒然使我憧憬着龙钟的父母在穷愁中度着残年的苦楚，白日里的一切纷纭的色相徒然使我达于极点的沉闷，在夜里通宵的展转只觉着冬夜的漫漫，静听着窗外的簌簌的寒风与庭前的萧萧的落叶，那落叶就仿佛是我的生命的象征，瑜啊，什么都消寂了，我如木槁死灰，仅余着一颗微温的心还在勉强的期待着你，欢迎着你啊！

不过，瑜啊，我觉着人生一切都是虚幻，有时候我觉着自己凄切孤伶，但有时候我却能从那“凄切的孤伶”里找出些味道来，因为像我这种贱骨头愈是日子过得太平安适，我愈是没长进，甚至会堕落到不可收拾的。生是战斗啊，不去战斗，生是没有价值的，我认定这是人生的实际，我觉悟过来我之所以要到人地生疏的上海来的用意，我何必再啾啾的向你呻吟呢？去年的今日我是如何的有钱用，有饭吃，有衣穿啊，然而那于我又有什么呢，我那会料到有现在这般困窘呢？将来是不是这般困窘下去呢？这不都是虚幻吗？这种种虚幻不在凄切孤伶的时候能体验出来吗？

你接到这封信必定心襟坦然的，不然，那就失了我的本意了。再会。

你的挚友皮克

三十五

涵瑜：

星期日的静如庵寺的校舍中闲坐着的我，脑中正不知道有多少愁思在这里汹涌。看看那些男女教员一对一对的出去，无事忙的朋友们都成群的直往街上跑，听听那校门口哑着嗓音的卖杏仁茶者的叫喊与乎黄包车夫们相骂相打的声音，我不知道自家分成了多少片段，我几乎又要将那不值钱的眼泪流出一些的，蓦然窗外一位同学向我叫喊：

“喊，密司特皮克，有人找。”

我大大的一惊，我到上海已经一月了，整天孤寂的闷

坐胡想而外，偶然和人家周旋的都是一些新交，我那会有人找呢？我张开口睁着眼的问道：

“是怎样的人?”

“女的，好像是学堂里的，嘻嘻，还不快去!”

我失神的慌张的往外奔，我来不及掸掸身上的灰尘，擦一擦破皮鞋就往外奔，我明知道这付模样无论怎样收拾也美不起来，我没有方法，心中就只祈祷着那来找的是你，幸而我的祈祷成了功，不然，我再没有第二条出路。瑜呀，你怎会忽然来了的呢?

学校里没有好的会客室供我们畅谈，这饭厅式的客堂一有了女人，就会有许多不相干人不近不远的坐着，看着，旁听。好像他们知道我是曾经被革的赶出都门的人一般。终于使你也坐了不久便走了。我送你出门时痴痴的瞧着那黄包车无情的将你运输去，我是那末的怅惘呀！校门口除几条懒狗垂头卷尾的躺着而外没有半点生物的动静，远处的几枝枯枝僵直的如同耸立在霜花的月色里，更有那急驰的车夫在灰尘中奔走，如烟如梦的浮晃着，我仿如看把戏一般痴呆了，若不是记取你赠我的一大包黄豆还留在客堂里，我不知会在大门口痴立几时呀，痴立几时呀!

你的那黄豆非常的清脆可口，我时时刻刻的咀嚼着，虽然有那末一大包，我还是一粒做三两口吃。尤其可笑的，我竟不肯分半颗给我那些所谓朋友吃的，尤其可笑的，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粒一粒由枕边掏出来，一嚼一萦思，当萦思极其玄远时，不知不觉那豆儿失了踪了，我也就含笑的入了梦。等醒了在被里触着它时，又如孩子获了珍宝般的将它塞进口，呵呵，只有孩提时母亲用小豆儿

赏赐我，抚慰我，我也这般珍惜的细嚼着聊答慈母的恩惠。除了慈母之外就只有你是这般安慰我，就只有你是这般安慰我啊！

本星期内我们总还有一回笔谈或面谈吧，虽然往后聚谈的日子那末的长。

你的爱人皮克

三十六

涵瑜：

昨天早上刚吃完稀饭，你就来了，手中又挟着一大包，打开一看，是一件米红色的绒绳褂，一双手套，也不说“送给你”，也不说别的，只将这大包向我身边一推，还暗中塞进我手里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里面却是两张十元的钞票。涵瑜，这时候的我的情绪不知是怎样的错综，我的心弦不知是怎样的紧张，总之那形容不出的感激与自伤。那表现不出的哭与笑，简直把我的心神弄成惝怳迷离了。我只要你能来看看我多谈一刻就感到无穷的幸福的满足，我好意思接受你这隆重的恩典呢？

从昨天起到现在，我的心念中只是蕴蓄着一种分析不清的意义，难道我那瘦长的身躯，落叶般的脸色，呆直的眼波，无血色的嘴唇能够诱惑爱美的女子，我这懒散颓丧的无价值的灵魂能使人迷恋倾倒吗？瑜啊，我深信你这举动里至少带点慈悲的怜悯吧，我需要的是什么啊？是物质的慰安吧？如果是，我那真是太堕落，你也是不能生活独立的人，那你也就太自苦。盼你以后别再这样周济我啊！

你说你已经得母亲的允许在一个男女同学的和我这学校性质相同的学校报了名，下星期一就可以上课，我非常的喜悦。饱食暖衣专在恋爱里打滚，究竟不是生活的正轨，大家努力前进吧。

听说法国花园很好玩，有山有水，你下次来，我们吃过午饭同去一游好吗？我想在那花园中，我们攀援着树枝，爬过一级一级的崎岖的石砌，站在那小山的绝顶等候着皓月的东升。

皮克

三十七

瑜妹：

在这群蚩蚩氓氓的同学中过日子，达观的我，终不免于有时候心情被搅扰得极其缭乱的。这是上星期日早上的事。

“你忘记一件事。老皮。”范君慎重其事的走来说。

“什么事啊？”我也认真的回问。

“吓，今天是礼拜日，你的爱人马上就会来。这时候还不剃光胡须吗？”范君说着引起旁人的一阵谑笑。

这是每周照例的功课，本已味道索然了，但他们还是努力的津津的嘲笑着，我呢，也从不因此表示过一点厌恶，到了极无聊的时候，不过冷静的微笑着，将一团不高兴轻轻的压下去。然而他们却定要在这嘲谑里表现他们的天才，话匣子似的向我盘问，那时我正在吃稀饭，我指着同席的陈君说：

“我是素来不齿那些鞠躬尽瘁来取悦于妇女们的，我每星期刮一次脸这算什么？他每星期刮三次你们将怎样的批评呢？”

“我没有爱人，随便刮多少次脸也不要紧。”陈君大不以为然的反辩。

“那末，难道你就不是想修饰得漂漂亮亮去找个爱人吗？”我笑着说。

这就使他那面孔板起，凸起的蓝色的脉络织成错综的河流，他终于愤怒的立起来，将手翻转，把那手中还有半碗稀饭的碗砸得粉碎，稀饭与碗片纷纷的向四周飞溅，他骂了一声“混蛋”就红着脸走到窗口立着。

“老陈，你对我砸碗干吗？就是我说话太唐突，也不必动气啊！因为我这句话使你动怒，砸碗，我真是心里不安得很，抱歉得很！”我断断续续的鼓着勇气说，那眼泪一齐涌到眼眶边，仅仅没有流下来，因为许多的眼光集中在我脸上。这时，那祸首悄悄的走开，饭厅里充满着不和谐的冷静。各人也就都把那话匣子收起来，无精打彩的走。

陈君的姣好，和蔼和一切，都素为朋辈称道的，他和我尤其要好。然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过于亲密反而跑出礼貌之外像至亲骨肉之间一样更易发生纠纷吗？这真是意料不到的事。或者他为着别的愤恼急急忙忙找着了这条出气的路道吧！

从此我们不再交谈；同桌吃饭，或在路上相遇，总是各人低着头连目光都不偷视一下，合定的一份报也只有他一人懒悠悠的翻阅，都像失群之鸟，失了常态，我们之

间，俨然竖着一座墙壁如巍巍的喜马拉雅山分离了欧亚。素爱沉默的我，平常已饱尝着凄切的孤伶的况味，唯一的陈君又对我如此，涵瑜啊，所谓“知己”对我是这样，世界是如此的奇离，像我这种无力的庸奴，只要宇宙不毁灭，我终有给浓烟硝雾毁灭的一日，我真生活得够了够了。我只有在夜阑灯灺时躲在清冷的薄絮中向自己的心灵诉述那无边的哀怨。是的，我是这光明辉灿的宇宙中大杀风景的厌物，早就不应生存于斯世的，我的平心静气的语音，我的谦恭的笑脸，一切，徒然暴露自己的丑恶罢了，我憎恶自己，我想毁灭自己，我简直不愿在人烟稠密中悄悄地占去空间，但愿悄悄的死去。我于今没有灵魂了，如僵尸一般在黑夜中的孤寂的深林里踌躇，暗淡与阴风笼罩着我，看不见一切，听不见一切。呵，没有我了，我是渺小得至于看不见的灰尘，当载重的车轮压下时，我挤到那边，当禽兽之巨足践踏着我时，我又逃到这边，终于无可遁逃时，天啦，你赏我一阵微风，把我吹散了吧！把我吹散了吧！

瑜，这点小事本不打算告你，因为写些这样的话也许是使你讨厌的事，但我不知如何还是说给你听。为想消灭这一种内心苦闷的缘故，我才想出个游法国花园的方法来，可是一出了花园，在你去后，那种种苦闷又汹涌起来了，瑜啊，我真不想再说什么啦！

悲哀的皮克

三十八

亲爱的瑜：

一切的事要在一种顶了解的情绪之下才能下结论，定办法。你说你的朋友看见我在外面追女人，又看见我常跟女同学女教员到外面去。不管是不是你设词探听我，我不妨将我所知道的告诉你。关于前者，上海滩上男女杂沓，是谁追谁，很难一目了然，暂且不说，至于后者，确有其事。在无聊极了的时候，她们邀我出去走走，要去就去，要到法国花园就到法国花园，要在校中和我谈谈就谈谈，这不是秘密行为，鬼头鬼脑，算不了什么。谈得对劲就多说两句，谈得不对劲，就骂她们两声，或者一个人冲走去了，也是常有的事。横竖我已经有了爱人，足以自傲，在情场中曾经受过一点磨折，在她们中间简直是老气横秋的。

那个姓姜的同我从北京动身时她就被一个姓何的爱上了，在船上，他替她打脸水，买水果，运行李，到上海后他朝夕不离的陪着她，请她看电影，吃和菜，他们瞒不过我，虽然曾请过我，我并不曾加入过。为着她一次不了一次的请我写英文贺年片，曾得罪过她一回，她曾关着门哭了一回，而且兴奋的要进商务印书馆的英文函授学社。不过因为我后来还是和她谈谈，那进函授学社的计划也就无形取消了。

那个姓林的是经姜几次的介绍才慢慢的谈起话来，虽然她是我的同乡。混熟了之后，我曾被她请到卧室里坐。

她是小学部的教员，又还教外国女人的国语。她很怜惜我的景况，但我绝没有向她借过钱，谈过半句与爱情有关的话。虽然她曾问过我的家世，我的年龄，我有没有结婚，有时请我帮她理绒绳，趁着机会说些牵丝攀藤的隐语，我却是“一刀两断，两刀四断”的将她的热情消灭了。末后为着她请我教英文，自己却常常缺席，终于给我说了一回，她也痛哭了一回，于是英文也就不学了。

总之无论怎样的美女，她们的矜持，骄傲，在我简直失了效力。我是不肯低首下心于妇女之前的，何况是她们。我生平顶恨情书中有“你诚实的仆人”那句话。一个男人要用逢迎谄媚的手段去博女性的欢心，那便是欺骗引诱，真正的恋爱中能有卑污的“逢迎”“谄媚”吗？

因为你常常对我有无聊的妒嫉，有人向我建议说：“恋爱女人，有时不可不有手段。”那言外之意仿佛就是先骗骗女人的钱用，再骗到手她的肉体，然后她便死心踏地的爱着那男人，男人即令有些地方不对，她也只能听人家的操纵。涵瑜，你看我是不是这种谬论的附和者啊。想你一回想我两年来的种种，你该了解我，你该会少妒嫉我一点的吧？

星期四的下午，我想来看你，请你在校中候着。

你的皮克

三十九

我爱的瑜妹：

前次我对你说不必耽误正事来写信给我，其实我何尝

不盼你的信呢？我用这极笨的方法来安慰你落得自己陷在空虚的想念之中，我为自私起见，非常的后悔。

你以为我在校中常有女友相伴，你便在你的男友前故意表示亲热来报复我吗？当我来看你的时候？如果我的猜想没有错，那你真太不了解我。不过也许是你对我的爱情在转移，在变换，也许是我在妒嫉你，但是我如何能禁止你有别的爱人，我更如何能占有你呢？我并不是现在有了爱人才这般轻便的说，实在，你如果有别的爱人，你尽管热烈的去爱，努力的去寻求以前未有的满足，我决不因为难堪，悲伤，孤寂，消沉而减少对于你的爱，这是我颇能自信的，一个人同时爱上几个人决不是不可能的。我昨天就在报上看见大约是这样的一段记载：

> 一个女学生爱了一个本校的教员，同时又爱她的表兄，而她表兄和那教员又是好朋友。那女的为节省时光与精神起见，写了两封同样的信，但匆忙中却将封套中的信装错了，她的表兄接到信，很以为怪，将这事实告诉那教员，那教员也将情形说出来，大家觉着好笑，但他们并不妒嫉，友谊始终维持着，他对他说："看将来谁是胜利者。"

我近来又接到一个落魄江南的老友的信，信中夹了三封情书，他要我将这件事做成一篇小说。言情的小说像我这样粗鲁的人是做不来的，但事情却真有趣。我那友人从丧妻，失业以后，闲居在本省已经半年了。他说其所以能在本省闲住半年的，全因为两个在中学读书的族妹爱了他。那两个女子是嫡亲姊妹，姐姐是已经订婚的，妹妹虽

没订婚却另有情人，她们各爱各的，并不妒嫉，在妹妹的信中便有“她——姊姊——近来对你还好吗？”“请你替我问你的她的好。”等的语句，而在姊姊的信中便有“那小妮子近来怎么不写信给我啊？难道她……”那情形真复杂得很，将来你一看就会知道的。尤其是妹妹的信中“他”“你”都赤裸裸的写出，那里面绝无一点虚伪的话，令人想起真正恋爱的神圣。瑜啊，我的恋爱观是极同情于她们的，倘若你永远的爱我自然非常的感谢，若你还爱他，他，虽则我受了打击，悲哀到万分，但我却不能反对你，阻挠你。

瑜啊，我悔不该到你学校里邀你看电影，但邀你看电影却是一种手段，出自某种动机。不过我即令不邀你去，我那能禁止自己有那种动机呢？我是活的人，自然的人啊！我为什么不邀你去呢？看着那银幕上半裸体的男女在甜蜜的吻抱。我们在黑暗的角落里为什么不偷偷的轻快的吻抱呢？我为什么不用手指刮你的手心，按摩你的乳峰，你的……呢？我决不以为这是轻狂的。你的手心不是湿滑滑的吗？带点战栗吗？心房在撞打吗？头啊，身啊都紧紧捱着我吗？让我怎样吗？然而我问你：“到别的地方去玩玩吗？”的时候，你却装痴痴呆呆的说；“到什么地方去啊？”我说：“到……到……幽静的……”这样的说不出口的，你还不明白吗？瑜，我不以你是害羞，是桎梏于礼教之中，你是男性的玩弄者也说不定。

这样深的我心中的缺陷，在费尽精力还得不到一点满足时，我一面感觉着无限的虚空的沉痛，一面又感觉着时起时灭的羞惭，终日头脑昏昏沉沉，处在两种情绪的交战

之中，再煎熬下去，我准会生病，准会大病的。

不过我有时又觉着自己不对，当我起了那动机，渐渐的在逗你时，我又在心里划算：唉，可怜的瑜啊，你的朋友在引诱你，在进行毁坏你，你是多末的精致，多末的美丽啊！你应该珍惜你的童贞，男子是靠不住的，你能知道我准和你相偕到老吗？我知道你需要我和你偕老吗？我能知道自己靠得住吗？如果谁有那“从一而终”的念头，我们对于“一”还是审慎点好。……我这样一怀想，我又感谢自己并没再按着那欲念去猛进，又觉着我自己还不算怎样的不知耻，不应该无故的羞渐。

总之，我现在的心情非常的迷惑，纷繁，矛盾，我对于你起了那念头，真侮辱了你，真对你不起，以后不敢了，不敢了。我们恢复原始的我们吗？

你可怜的皮克

四十

涵瑜：

我总盼你有那末一天能了解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你爱要你送我东西或种种的体贴干什么。没有人来理我，看我，我顶多是想念人家或恼恨人家，但有人来后却给我以重大的难堪，无尽期的创痛，我却不十分情愿。虽然生活太安定太平常没有趣，时时起一点波浪也有意思，但杀头大概也是很有意思的吧。

昨天没料到你会来而竟来了，头发衣服都给雨淋湿了，脸孔板起，一见我就说：“你做得好事噢！你做得好

事噢！你到底在外头干了些什么花头啊！”这突如其来的严厉的质问，令我愕然的无从答复起。你把那封信丢在我的前面就冲走了，简直不给一个解释的机会。我只有哭，我只有将悲哀毁灭我自己。我是不值得你如此逼迫我的，我应该努力的赶快把自家消灭，免得你再这般的为我劳神。

近来为磨炼自家，束约自家常常话都不爱和人家说，也不和任何人出游，只孤独的坐在书案旁看些英文，译些文字，不顾腰驼背胀，头脑烦纷，晚上成了个不眠症者，然而我却自以为能领略孤寂穷愁中的味道，以为勉强可以对得你住的，谁料到你还以为我太过分的在生活着，我知罪了，我知罪了。

那封词句不十分通达的匿名信，我已仔细的拜读过了。句句是实话，我是流氓，地痞，瘪三无学识，寒酸，已经骗过女人的，这都是实话。他要你谨慎，免得上我的当，他这般的关注你，指点你，我是如何的感谢他！因为他的信，竟使你明白过来，不致上我的当，我更感谢他，而且感谢你！除了感谢之外，我是没有话可说的。

我要取消这信开头的那句话，我不愿你有了解我的一天，我不需要你的了解。那有什么用呢？我不敢再向你那里要求一点安慰，因为这安慰徒然延续我那讨厌的剩余的生命。我只盼有人为我唱着葬歌，吟着死曲，或是寂沉沉的将我装进黑的木匣里，四堵木墙把我眼睛挡住，那石膏炭末紧紧的将我耳朵塞住，这时候，我快乐了，满足了，这是真正的新的生活，天啦，这生活该离我不远了吧！

夜深了，催我别太发愤了的朋友们都用鼾声陪伴我，

此外便无一点声息。我恋恋不舍的，从书案慢慢的移到床沿，我将枕头垫在床栏上将头搁上去，将薄被围着全身，把电灯灭，我准备幽幽静静的，缕缕的想他一通宵，灵魂在渺茫的冥暗的黑夜中漂游他一通宵。

夜的漫游者皮克

四十一

亲爱的涵瑜：

好啦，从你接到那封毁谤我的信以后，你竟还接了两封匿名的情书，笔迹和从前那信一样的，现在你还责骂我吗？你明白了从前那信的用意了吗？我现在不管你对于那匿名的情书的感想是怎样，总之我对于你的内疚总算减轻了一点。

你说下星期日将两封信拿给我看，那可不必，你高兴就把它留着，他写信给你，总算是爱你，你无须愤怒的怨他，大家都爱你，这足见你是十分可爱的，那写 信的人我想你该知道是谁，如果绝不知道，那便更有趣。

每天吃了晚饭，既怕冷又找不出爱做的事情作，只好一个躲在被里玄想，玄想的事也是时时刻刻玄想惯了的，无论怎样想也终归是个玄想。不过那种玄想也许耗费了你一点精神和时光也未可知，我不是你，固然不敢决定是如此，然而女子的心里我不相信绝没有那种玄想的。既有那种玄想，为什么不求满足呢？生活便是冲动，一切的冲动便出发于欲，有欲才是人，要满足他们的欲才是勇敢的人，人类啊，那怕谈得欲的虚伪的人类啊，你们真是卑怯

的东西！

你说母亲要回乡去料理家务，你不同回去她能放心吗？哈哈！

大风大雪，街上那些筹备过年的人还是那末热闹，我却只在冰冷的薄被上加盖几件零星衣服，那爆竹呵，那恼人的爆竹呵，还没到年关就把我的心炸成粉碎了啊！

孤伶的皮克

四十二

涵瑜吾爱：

想不到我们竟有这末一次。这恐怕不能不感谢你母亲的回乡吧！

我的灵魂现在是充满了获救的甜蜜的感觉。最困难而又最柔嫩的事情，总算干过了，玄想已不成其为玄想了，现在我能够微笑着听那喧嚣的腊鼓，欣赏着天空中的开花爆竹了。我好像征服了倔强的敌人做我的俘虏，我感到不可名言的高贵。

当你刚来时，我就觉得很惊恐很颤栗，我探悉你的母亲已经回去了，你已经住在学校里了，我的心在旌摇之中不管一切，决计邀你出去。那时我的头脑是昏昏沉沉的，等你答应了，已经走出门了，我觉得已出了危险似的，渐渐脑筋清楚起来，精神振作起来，不过有时又觉得自己无耻，觉得人家一注视我们就非常的胆怯，不过无论怎样乱想，那脚总非走不可，脸色虽是很苦闷的样子，然而我却将那事应该怎样办，前前后后的想了一番，已经胸有成竹

了。

你呢，只是低着头，红着脸，贼一般的好像要将头躲到我的身后似的挨着我慑缩的走，那时我已完全认识你的心了，我不禁憎恶我自己，哀怜你起来。假使你在我的身边扯我一下，说一声“不”，你的话是有力的，我会服从你。但是，你不那样办，实在的，你也不想反抗我，你也再没有像那天这样热情的了。你终于跟成我匆匆忙忙的跳进了那家旅馆的后门。

到了房里，关上了门，你开始哭，脸胀得血红的低着头哭。我简直惊惶失措了，居傲的我在你的膝前跪了半天，你恐怕也不知道吧！涵瑜啊，你依从了我，我那时也不知道感激，也不觉得我是胜利者，对你应有那种的权利，我只感到你的青春，你的处女美，你的难攻的德操，都给我毁坏了，我只感到我们是已经热烈达于极点的一心一意相爱着了，回想过去，推测将来，我只有和你偎抱在被里伴着你尽情的哭。

你回校之后，身体舒服吗？身体没有什么大变动吗？将来母亲回上海了，她如果发觉了，你也用不着害羞害怕，如果她逼迫我们，我们索兴同居起来。至于同居的开支，自然要先筹划每月的收入。昨天我听说我的一个同乡到了上海，我马上去看他，他是一个公司的经理，在京时，他非常的关注我的，我将苦楚的情形对他说，他极愿替我设法，他说谋个五六十元一月的事很容易。我想将来倘能如愿以偿，两人同居是不成问题的。我写到这里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在爱河漂流着的我们，已经备尝风波与辛苦了，可是风波越大却彼此越拥抱得紧。魔障愈多，我

们愈是小心，愈是老练，往后只要彼此遇事谨慎力求谅解，康庄大道，许就在眼前也说不定的。瑜啊，我现在非常的快乐，我背诵一首词给你听听：

> 我不是轻轻宋玉年，艳艳潘郎面，合上你不是脸泛桃花，眼角情丝挂，好姻缘，(?)可不是一对神仙下洞天，顾影空相怜，更添上愁肠万转，百样回旋，你这般那能支持到几十年。只要双心恋，急起直追莫误延，何怕故障堆堆砌眼前，人定胜天，自有一帆风顺水推船。

你的亲爱的哥哥皮克

ISBN 7-5405-1645-3

9 787540 516451 >

定价(全八册):76.80 元
本　册: 9.60 元

小说

